

張維翰題

雲南文獻

第六期 雲南文獻

版出日五十二月二十年五十六國民華中

羅韓



影攝前林石在長院蔣與公蔣 總統

(後為裴委員)



(供提藩存員委裴) 視巡滇至年六十二公蔣 總統

前排右起第四人為蔣夫人第七為裴夫人，後
排右起第六人為張委員韻璧。



影留下觀奇一第下天題觀在林石遊重年六十二人夫蔣
(供提人夫員委裴)

目 次

- 總統 蔣公與蔣院長在石林前攝影(封面) 新中國出版社提供
總統 蔣公巡視雲南(封裏) 裴委員存藩提供
蔣夫人重遊石林(封裏) 裴夫人提供
天縱聖雄 總統蔣公頌 張維翰(一)
雲南起義六十一年獻詞 簡爾康(二)
護國軍戰役實錄(下) 張維翰(四)
我寫雲南起義身歷記的意義 李宗黃(一四)
復國首須復邊芻議 朱心一(一六)
從史學觀點談鄭和下西洋的時代背景 宗霖(二二)
偉大的鄉賢鄭和 露(二六)
江洪雜記 李拂一(三一)

緬族出於西羌及入滇考

迪生(三五)

東陸大學創校記(附照片劉家樹先生提供)

張維翰(四八)

雲大通訊發刊詞

高直青遺著(五〇)

民國初年的大理省立第二中學

王文中(五一)

瀾滄縣概況

楊德明(五五)

今之開遠昔之阿迷

李時(五八)

馬幫開發的當陽

趙銑(六一)

記憶中的滇越鐵路

孫秉權(六六)

陸軍一級上將朱培德將軍傳

張維翰(六八)

懷念隴均府縣長

熊光勛(七二)

緬甸幫會與洪門的關係

寸尊德(七四)

匪幹潘朔端與朱家璧的下場

黎棄疾(七七)

詩聯

遊昆明詩

繼（四七）

登圓通山贈滇中諸友

繼（一五）

癸丑上元雅集

張維翰（八三）

散步癸丑上元雅集

何敏（八四）

乙卯九生日詠懷

張維翰（五〇）

鶴慶龍華山妙明居聯

李宗黃（一五）

鶴慶石碓山玉皇閣聯

李宗黃（一五）

黑龍潭薛祠聯

李宗黃（一五）

如煙往事記當年

何敏（八五）

雲南參與護法電文彙誌

本刊資料室（八六）

唐繼堯

章太炎

庾恩暘

孫洪伊

王文華

雲南後援會

滇緬北段未定界

交涉及英人侵略事實

本刊資料室（九一）

雲南同鄉會會務簡報

周爾新（一〇九）

雲南同鄉會獎學金幹事會報告

狄文光（一一三）

天縱聖雄 總統蔣公頌

張維翰

英明偉大的蔣公，實天縱之聖雄！

五度當選連任總統，為八萬萬人心所推崇！

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最高領袖！

是掃除軍閥，統一全國的主峯！

是堅決反對共匪暴行的先覺！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興滅繼絕的元戎！

是發起聯合國五強之一，自由世界無人不知我公！

行天下為公之道，至誠無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處變不驚，慎謀能斷，莊敬自強，鎮定雍容！

任他姑息逆流的氾濫，絲毫不能搖動其光復大陸之初衷！

中華五千年歷史命運，全操於我總統和自由同胞的手中！

本着頂天立地百折不撓的定力，

追隨總統達成復國救民之大功！

倫理、民主、科學的倡導，已放光明於亞東！

自由、平等、互助的宏願，期致世界於大同！

大哉總統，達孝精忠，智仁勇毅，浩氣如虹！

承國父之心傳，為萬流所景從

比唐堯之眉壽，申三祝於華封！

雲南起義六十一週年詞獻

簡爾康

雲南首義擁護共和，今年已整六十一年，依照我國的說法：人生年屆「六十」為花甲，據唐詩紀事所載：「趙牧大中咸通中徵李長吉為短歌對酒曰：『手接六十花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山』」認六十年為一輪。照此說法，今年應是我雲南有新轉機的一年，在六十年前，我雲南首先舉義，摧毀袁世凱的帝制迷夢，建立再造共和的大功，際茲時會，吾人應挺起胸膛，豎起脊樑步伍護國先賢，有新的貢獻。

雲南由於僻處西南，在交通不便之世，專制政治，鞭長莫及，因而得保自由的習性，獨立精神，如遇國難常成為匡復之憑藉，護國以前，雲南之舉措影響於歷史者已多，始皇併吞宇內，而有莊蹻之不臣。孔明北征，得力於雲南的安定，而無後顧之憂。吐蕃之入版圖，由於南詔的內附。元代一統中國，而以革囊渡江為先導，元末明王珍之抗元，明末吳三桂之抗清，國父致力國民革命，於第七次失敗之後，發動江口之役，都是顯明的例子，護國精神，推本溯源，實係歷代相傳不屈於專制，不屈於暴力精神的累積。

我滇由於地理環境的特殊，而其人又具自由獨立的精神，對國家的責任感，也特別重。回憶當

護國之役，雲南將反對帝制各電發出後，北京政事堂統率辦事處曾有電勸蔡松坡先生，查問虛實，蔡復電中，曾提到對雲南的觀感說：「出都以來薄遊日本，取道赴港入滇，耳目所接，羣有曷喪備亡之感，人心若此，為在京時所不料及」。因而決定「豪傑並起，勉從其後，衛此民國，死生以之」。足見護國之役，雖成於唐繼堯諸先烈之倡例，究其實，多數人亦同此心，同此理，故能得以迅速成功。

大陸陷匪以後，我雲南救國軍，曾在滇緬邊區，首張義旗，轟動一時，時人以總指揮李炳仁先生，比美義大利三傑之一的加里波的，雖因國際形勢的壓迫而撤離，但忠義之士，忠義之民，繼之而起者日衆，厚積的反共力量，不亞於任何地區，接近大陸邊緣，反共有利的形勢實優於任何地區，雲南省內反共力量的雄厚，亦甚於其他地區，因而共匪早列為「黑區」，並劃為八個「防暴區」。自匪酋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斃命，大陸的大奪權、大分裂、大動亂，加以華北、滇西、陝南、川北的大地震，河南、山東一帶的七次黃河大決口，相繼發生，滇中抗暴益行激烈，更敲響了共匪偽政權的喪鐘。

我們反攻基地的情形，誠如蔣院長所說：「已在復興基地的整體整面，完成萬全的應敵部署」。同時也「完成攻勢戰備，創機反攻，以摧毀匪偽政權」。最近復以執政黨主席的身分勗勉「大家要以復國的尖兵自居」、「為國家民族打最先一仗，立最後一功」。我們何幸既生於此有為之地，又遇此有為之時，豈可不本護國精神，勉為復國的尖兵，為光復大陸國土打最先一仗！

護國軍戰役實錄（下）

張維翰

第二軍出桂及後方平定龍軍擾亂之軍情

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蔡公鍔率部入川與袁軍作戰經過已具載前篇，第二軍總司令李公烈鈞則於民國五年二月二十日率部由昆明出發，其時廣東將軍龍濟光受袁偽命負責由廣西及其富良江外土司地兩路裏應外合，進兵擾亂滇南，進而會攻昆明，使護國軍策源基地根本破滅，電袁特命其兄龍觀光率所謂定滇軍假道梧州南寧直驅百色，一面命令其子龍體乾自其土司地糾衆向箇舊蒙自進攻，故李公出發前與唐公商定作戰計畫以所部張方兩梯團趕速集中富州廣南附近，派兵扼守剝隘天井關一帶要隘，並自率新編一混成支隊策應廣富，以當敵之正面。復由挺進軍司令黃毓成，第三軍第一梯團長趙鍾奇各督所部由黔境改道東下趨百色，協擊敵之側面，唐公從之。三月二日午前七時，龍軍前隊，攜帶機關槍大礮，進犯剝隘。我軍連長陳憲廷率兵據山抵禦，戰至午後三時，敵軍大增，我軍以子彈將罄，援兵未至，向者棄退却。途遇二營援兵，遂同至版朝，扼險拒守，張梯團長開儒率兵星馳往援。十一日與龍軍激戰於虹山，龍軍三千餘人被我軍擊斃百餘人，我軍毫無傷損。十二日復與龍軍激戰一晝夜，斃敵高級軍官一員，士兵三百餘名，擊壞機槍一挺，敵軍退出二三十里之外。十三日敵援復到五六千人，乘我疲倦，猛力攻擊，我軍仍激厲士氣，堅守陣地，至夜半以休養兵力，暫退版朝固守。十六日我軍悉衆出戰，龍軍大敗潰走。我軍奪佔大碉，俘

獲砲彈三枚。揮兵追擊，龍軍懸五色國旗，遣使請暫停戰。同時僞司令黃恩錫，復率衆由西林八達犯廣南，據龍潭。方梯團長盤濤督兵拒之，並就地形，實施工事防禦，敵集東北方面由八柴來犯。我軍奮勇擊之，敵軍潰退。十六日我軍反守為攻，進擊龍潭，破之，敵軍棄龍潭遁，我軍奪獲輜重子彈無算。

趙梯團長鍾奇所部，於三月四日由黃草壠出發，從巴節方面渡江，向西隆前進。八日行抵西隆，敵軍望風先走，我軍仍先後直取西林。時廣南敵氣甚惡，趙梯團長所部，乃暫駐西林附近，與廣南軍隊聯絡，尋暫向八達襲擊敵軍後路，敵軍敗潰後遂向百色前進。挺進軍於三月五日由興義分道出潞城，至則潞城一帶所駐桂軍，已先撤退，遂直趨百色。黃司令官於十六日午後一時由黃南田地方督隊，與僞司令朱朝英所部千八百餘人接戰，敵軍每排一紅旗，遍插山谷間，全線約長二千米地，憑險據守，勢甚堅固。我軍縱隊長楊杰，率前衛第一營，帶三生的礮四門，由河左岸攀登山嶺，又越數山谷始達距敵八百米地，當即以礮試射命中，擊退其前進哨，旋令第二營展開，分兵直進猛攻，敵負固不屈，延戰至夜，敵軍幾次反襲，均被擊退，黎明我軍復派第三營並機關槍一挺，五生的礮二門，警衛連二排，由道路正面進攻，敵軍不支。黃司令官因督催前線猛攻，擊破其一部，斃敵營長一人，排長二人，兵士五人，敵大潰，向百色飛奔，直追至塘升，奪獲鎗枝子彈衣物旗幟甚夥。適廣西已於十五日宣佈獨立，義聲大震。桂軍陸旅長裕光，由百色專催我軍速往會商迫龍觀光繳械。

至於對龍體乾方面，先是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箇舊砂丁局總辦何國鈞宴客，余應邀前往，有龍濟光之子體乾在座，與余各居一席之首。陪賓有箇舊錫務公司總理吳琨（前清翰林）、箇舊警備大隊長王協吉（前清總兵）及其他紳耆十餘人。至席將終，而應邀之電報局長敬某始到，袖出電報二通，謂因候機攜電來，故爾到遲。余即接閱，其一為雲南宣布起義出師討袁之通電，其一為改組武將軍督理雲南軍務行署為雲南都督府，仍推唐公繼堯為都督，統轄軍民坐鎮後方之通電。當傳觀時，在座諸人情緒皆極興奮，何吳兩君並謂將於明晨赴省，襄此盛舉，祇覺龍體乾神色稍異，使余至為注意。回署後即命警務長焦樸，立派得力警員秘密監視其行動，並電陳軍府請示如何應付。次晨黎明，即據焦樸來報，龍體乾昨晚於何寓散席後，並未返其原住之馬榮宅中，多方偵察，知係已向江外潛逃。當命選派機警探員施化澤等多人，分道嚴密偵查，隨時飛報，一面將此情形電陳軍府，旋奉復電，對龍體乾之逃回江外，亦未如何重視，僅命督飭圓警，維護縣境治安。其實軍府對於龍氏兄弟父子極為顧慮，因本省主要武力僅有陸

軍兩師，已擴編爲護國第一及第二兩軍，由蔡鍔、李烈鈞兩公分任總司令，率向川桂出發。唐公則自兼第三軍先遣趙鍾琦徐進兩部入黔留守部隊僅有警衛第一二兩團衛戍省垣，其他補充隊伍，尙在徵募之中。滇南防務極關重要，雖由師長劉祖武駐守蒙自，旅長李修家駐守建水，各祇有兵一營，人械均嫌不足。一旦龍氏以其內外實力，配合進攻，可使滇省根本發生動搖。因龍氏世爲蒙自縣屬土司，有富良江外縱橫數百里土地，形勢旣甚險要，其佃農皆土著夷族，性極强悍，向爲土司奴役。又因龍氏自清末即服官兩廣，位至封疆，平日運回私槍，固自不少，而箇舊又爲錫鑛最富之區，與龍地僅一江之隔，全廠鑛丁常在五萬人以上，有時且逾十萬，廠商亦多置私槍，且與龍氏有經濟關係者，頗不乏人，其在雲南境內潛力如此。而龍氏時又身爲粵督，手握重兵，袁氏之以龍督粵與其以陳宦督川，同爲對付西南革命勢力之要著，其對龍尤更倚重。數月前曾召龍子體乾赴京，授以陸軍少將，派爲侍從武官，籠絡有加，體乾旋即返粵，借名掃墓回滇，自係陰受其父之命在鄉預爲佈置。待機裏應外合，從後方攻佔滇垣，進而與在川湘之北洋軍互爲犄角，使護國軍腹背受敵，徹底歸於消滅。

龍氏潛力之可慮既如上述，證以余派往江外密探之報告，龍體乾於逃回江外後，事實上確已徵丁修械，着着準備。余每得情報，皆立以文電轉呈軍府，唐公正以後方空虛，至爲焦灼。時何國鈞在省，自以與龍氏爲三世深交，有向龍氏父子說服把握，挺身願負安撫之責，唐公深然其說，遂派其出任蒙自道尹。何抵任後，選派曾以龍氏資金開鑛致富之馬榮爲代表，馳赴江外，以大義開導體乾。一面派人招撫建水石屏一帶之土匪流氓，預備編組義勇軍爲護國第二軍之後續部隊，向桂省出發，其爲謀後方之安謐，自亦未可厚非。但志大才疏，於龍氏父子牢不可破之封建思想，及土匪縱受招撫亦不願遠離故鄉之習性，均似無所認識，以致結果適得其反。當時余知如此做法，勢必僨事，曾向軍府切陳，然何爲本管道尹，其說又深爲當局所信，則一青年縣令，雖啞口曉音，亦難邀聽矣。

余以南防情勢，日益險惡，屢請派兵增援皆屬徒勞呼籲，復請辭職，迄亦不准。最後僅於警衛團抽調唐榮山所部步兵一連到縣協防。軍府之意以爲箇境原會駐有警備大隊長王協吉所部六百餘人，人械均較蒙自師部及建水旅部之營爲強，今又於警衛團抽調一連，對箇舊防務，自係特予重視。其實警備大隊官兵，就不盡可靠，後來僅賴唐榮山之步兵一連與全部警察二百餘人，隨余抵抗龍體乾萬餘之衆，無異螳臂當車，然猶與之血戰三晝夜。迨彈盡突圍，復遭伏匪夾擊至於傷亡枕藉，爲此役後方犧牲之最慘烈者。

五年二月底，馬榮歸自江外，即逕赴蒙自，向何道尹復命，報告與龍體乾接洽經過，何極滿意，即回省面報唐公紓其南顧之憂。馬榮於送何登車後，始返箇謁余，力言龍體乾深明大義，絕無擾亂桑梓意圖。其返鄉後點驗所編保甲，原爲每年冬防自衛之慣例，不過今年因其本人回鄉，形式上比往年較認真而已。體乾特囑以至誠之意奉達，請勿輕信謠言云云。而余所得情報則完全與之相反，益證所言皆爲飾詞，欲蓋彌彰。更據警員施化澤等馳回面報，龍體乾自稱爲定滇軍前敵總指揮，並會見其旗幟。馬榮及陳聯芳（王協吉所部隊長）朱朝政亦已被派爲僞旅長，在暗中準備，以待體乾渡江即實行叛亂。

三月一二兩日先後由建水方面開來服裝不整之隊伍甚多，數在二三千人，槍械頗雜，皆佩有義勇軍臂章，駐於馬榮爐房及其附近民居，市面人心頓形緊張。在此情勢之下，已不能不有所處置，余即函約馬榮於二日下午六時至縣署晚餐，意擬就此將其扣留，並商請警備大隊長王協吉同時將陳聯芳扣留，不意此一計畫竟被王協吉之副官宣洩，致馬陳二人相率藏避。

三日清晨，馬榮爐房門首，竟高懸義勇軍總司令何字大旗，兵衛森嚴，環架機槍，明知馬榮身居其中而無法下手。連長唐榮山欲先發制人，即向馬榮爐房砲擊，意在將所謂義勇軍擊敗。余則以爲此種隊伍，內多著名股匪，可一擊而潰，名義上又係何道尹兼總司令所部，未宜操切從事。當以火急電向軍府報告，請示辦法，旋奉復電謂何道尹病臥在省，已飭力疾回任處理。

四日據報第一僞旅長馬榮即係以現駐其爐房及附近之何部義勇軍三千人爲部隊。第二僞旅長陳聯芳係以所部現駐卡房之警備隊及附近各廠之有槍鑄丁爲基幹，已編爲三團，其數亦在三千人左右。第三旅長朱朝政所部則係其佃戶壯丁及新招土匪游民共約二千人以上，已由建水西莊廟出發。而龍體乾本人在江外徵集之夷兵，即所謂總預備隊，其數不下四十人，合計總數已達一萬二千人。尙有臨時拉湊之鑄丁，無法估計。我方則王協吉所部警備大隊原係分爲五隊，除陳聯芳一隊叛迹已著不計，其餘四隊共約五百人左右皆分駐各地多不可靠，而唐榮山所部陸軍步兵一連爲一百三十餘人，縣屬警察一百八十人，消防隊六十人，合計不過三百七十餘人。以此禦敵衆寡懸殊。

五月據報龍體乾已於四日率其所謂總預備隊渡江，全市商店多未開門，居民紛紛搬家，謠言四起。余仍照常外出巡視，故示鎮靜，一面與王協吉唐榮山密商佈防。由王協吉將所部警備隊集中於縣治西南高地，扼阻由普雄卡房

兩路進犯之敵。以警察一部由代警務長高鑑扼守天君閣碉堡，監視馬榮爐房。余率其餘警察與唐榮山連則就縣署構築臨時工事，堅守待援。（因無城池惟縣署地勢較高四隅原有碉堡）佈置既定，仍不斷以電報向軍府及蒙自師部道署告急，以爲即使援軍不能速到，而何道尹在省，旣經軍府飭令力疾返任，日內當可到來。此次所有說服龍氏招安士匪之惡果，皆其一手造成，繫鈴解鈸，彼實不能辭責。故盼彼速回之心情與盼省軍增援同一迫切。

六日晚據報在縣治西南佈防之警備隊已先後與敵接觸。入夜後縣署警察之一部，仍更番出外巡察，市內尙然異狀。我天君閣警察與馬榮爐房哨兵，互相戒備，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余與唐連長則在署督率兵警，嚴陣以待。有在鄉軍人蘇明齋者，年已六旬，平日於捍衛鄉閭，夙孚衆望，以余與唐連長均爲二十餘歲青年，恐少作戰經驗，自動來署相助。余等雖不必問計於彼，然於急難中有此年老人前來相伴，亦殊難得。

七日午前四時，忽聞天君閣方面槍聲甚密，接警務長高鑑電話，知馬榮爐房之敵向我開槍射擊，已發生激戰。俄而四郊槍聲，漸密漸近，縣署對面老陽山上黑影重重，有如蜂屯蟻聚，淒緊惡厲之呼聲，時起時落，知係龍體乾親率之江外夷兵已到。唐連長以三生的口徑小砲，對密集黑影連發多次，始稍岑寂。天明以望遠鏡瞭視，山上伏屍纍纍，多數爲黑衣夷兵，負傷未死者不少，亦未見有人救護。是時槍聲愈烈，彈如雨下，縣署已被包圍。余與唐連長率部沉著應戰，下令非對準敵人，不得輕發一彈。自晨至午，敵軍之著軍服者以密集火力向縣署前門猛攻多次，我軍憑高俯視，均以機關槍將其擊退。午後向縣署冒死猛衝者，多爲黑衣夷兵，異常頑悍，其前列甫被我軍以機關槍擊潰，後列又繼之而來，前仆後起，如潮漲落。蓋有僞官以手槍迫促於後，有進無退，而夷兵屍積如丘矣。

八日戰況愈烈，我軍警傷亡者不過十人，然此係指在縣署防守者而言。至天君閣應敵之警察，則自敵軍迫攻縣署，電話線遂被割斷，消息隔絕。其在西南郊佈防警備隊與敵軍接觸後之情況如何，更無從得知，料必已被解決。最可慮者，我軍警彈藥均不充實，唐連每槍配彈百粒，警槍則平均不足六十粒。至是日晚每槍所餘至多不過十粒，軍警紛紛退縮，情勢異常險惡。此時心中惟一指望，祇是援軍快臨。故對軍警說話，亦以省軍明日必到爲安慰，命令各還崗位，堅守待援。而余與唐連長密商，皆以待到明晨，若援軍不到，亦祇有率部突圍而已。第念蘇君明齋，同陷重圍，年老不能隨隊奔馳，頗以其安全爲慮。蘇云年逾六旬，生死已置度外，請不必以我介懷。但公等突圍，亦必凶多吉少。如對親屬有何囑咐，可以告我。我意公等突圍後，監所中人犯，必破門而出。我就混於其中逃出，

倘獲倖存，自可將所囑者函告公等親屬。其情令人感泣，故余曾有致家兄仲武一書，託其代寄。後余突圍傷愈，生還故里省親，家兄曾以此書相示，並囑就書中原意，綴成韻語，入詩集中以爲紀念，自重圍中與蘇君別後，遂不復與之相見，但聞其脫險未久，遂已病故。

九日晨，敵軍圍攻愈急，縣署四隅碉樓，已被佔其三，祇西南隅碉樓，尚在我手中，敵竟以消防帶噴射煤油燒燬署門，而援軍仍杳無消息。余乃與唐連長率衆由西南隅衝鋒踐屍踉蹌而出，馳經綠春花路，又被頑敵前後夾擊，而傷亡枕籍矣。時余連中二彈，傾跌於路旁一水塘中，遂昏迷失其知覺。越日始甦，見一陌生僕人，侍立於床前，頗以爲異。據言此係錫務公司吳總理臥室伊仍侍役，剛纔駐廠常務董事李成柏先生曾來探望，今公既醒，當去請其卽來。少頃李君步入，相見有如隔世，李君頗以爲喜，余則悲不自勝。李君乃爲具述，前日午間商會會長杜石箴先生派人來言，聞縣長突圍受傷，昏臥於綠春花路邊斜坡下一水塘中請公司就近設法救護。遂派公司開採部長鍾載亭率廠丁數人前往，以帆布床席公來廠，經公司醫師檢察，左臂及右腿均受槍傷，神智昏迷，自係疲勞過甚之故。所以塗藥裹傷後，卽任靜臥，不復相擾。但龍體乾於當日下午五時在商會召集紳商談話，成柏應召前，往被龍責問爲何要迎護張某。當答以因商會杜會長派人來言張某負傷路旁，念其平日對於地方，尙能愛護，所以把他接到公司，經醫生檢察，傷勢甚重，現猶昏迷未甦，卽令不至於死，亦必成爲殘廢。今少將軍旣佔領舊，似宜收拾人心，若以張某抵抗大軍，罪無可恕，俟將來大功告成，再爲處置，亦未爲遲。同時在座紳耆杜石箴、謝懷之、彭靖鋒、李雲清等多人，皆以匪軍久留境，恐至發生搶刦爲慮。並料省軍卽將南下，意在促其開赴蒙自平原就殲，免使地方糜爛。相率以言語相激，彼於十日清晨卽傾其全力向蒙自前進，故日來箇境內甚爲安謐。

余聞李君所言，對其愛護之意，自甚欽感。復向李君詢悉與余同時突圍之唐連長榮山及軍警等多已陣亡，悲痛無已。自念余雖幸存，義不宜留箇境，當請李君代備筭輿送余往滇越鐵路之芷村站，搭車回省。而李君以余傷勢尙重，力加勸阻，余乃口述請李君代筆書上都督唐公一函，報告經過，請速派兵南下對龍逆迎頭痛擊，並派兵繞道封鎖富良江各渡口，絕其歸路。函末由余自簽姓名，正欲專人賚送，適有突圍時衝散之衛士趙之華尋找前來，卽命將此函縫於其衣領中，馳赴省城。唐公閱函立派趙支隊長世銘率兵一支隊赴援蒙箇，馬支隊長爲麟、鄭支隊長墳，各率兵一支隊赴援建水，並委劉師長祖武爲南防剿匪軍總司令，十六日趙支隊長所部，於碧色寨下火車後卽與逆軍激

戰斃匪數千人。解蒙自城之圍，逆軍潰退。十八日取道鷄街，向大屯進規箇舊，匪據鼓山拼死抵抗，鏖戰一晝夜，轟斃悍匪約千人，餘匪潰散，我軍乘勝逐節進剿，於二十日遂克復箇舊。

余臥錫務公司二樓靜室中，除醫生外，凡來探視者，李君均代爲婉謝，意在使余得以靜養。而余因神經過受刺激之後，心跳不寧，每聽侍者開門窗或步履之聲稍重，皆以爲槍砲之聲，無端驚悸，日夜無片刻得眠。李君精於國醫，謂係怔忡，以養心寧神之劑爲治，亦無效驗，後服安眠藥片，雖得稍睡，而醫生每夕只給一片，服之遂等於零，食欲亦因而大減，僅能略飲牛乳，精神萎頓而轉易興奮。

二十日黎明，遠聞砲聲隆隆，至爲驚恐，李君趨來相慰，謂省軍南下已解蒙自之圍。趙支隊長進駐鼓山，今日可到。言時砲聲愈近，李君命人以藤梯畀余同入地下化學室暫避，忽聞啓門之聲，有戴紅邊軍帽者數人擁入地下室，爭欲扶余出外，余殊驚異。諦視之，則余派送信赴省之趙之華亦在其內，蓋彼於到省投信後即隨軍南下，昨晚在鼓山奉趙支隊長派先兼程趕來衛護，至此，余乃轉憂爲慰，李君等皆大歡喜，仍命工役畀余回二樓臥室。日午趙支隊長世銘已抵近郊，路經錫務公司之前，即先入晤余於室中，備致慰勞，並盼余能復職辦理善後，余以傷既未愈，復患怔忡，請電陳軍府，准予辭職，回省待罪。次晨奉軍府電令，派趙支隊長暫行兼理縣事，並對余慰勉有加，命回省療養。乃派人召集原任縣署僚屬之尙在者十餘人移交於趙，至署中文卷及公私器物則於突圍後即被匪兵劫掠，蕩然無存，祇縣印一方，當突圍時係交隨身衛士傅有德佩帶，被衝散後即匿其母處，聞余現住錫務公司持印來歸，故尙有印可交。他如監管公欵，以錫稅爲鉅，但向由廠務局經理，張觀宸於經收時，即交富滇分銀行撥解省庫，毫無損失。所損失者僅縣署徵而未解之田賦一千八百餘元而已。於是余得然所牽掛，扶傷回省。行前地方紳耆以余一無所有，爭爲治裝，並由商會公贈旅費，惜別之情，至今猶有深刻印象。

余回省後，傷勢日以漸愈，而怔忡失眠，頗以爲苦。寄寓小東門外李君潤泉園宅，得以靜養，友好時來存問，告以省內外軍情。因悉袁世袁於封龍濟光爲郡王後，復派其兄龍觀光爲雲南查辦使督師征滇，其前部隊伍由黃承北率領深入滇南之文山邱北師宗彌勒瀘西等十餘縣，經我趙馬等支隊與由桂邊回師之挺進軍黃毓成所部內外夾擊，將其消滅。又因護國軍第二軍入桂促成陸榮廷宣布獨立，將龍觀光主力截斷，並予繳械，而雲南後方始得安定然亦險

矣。

論者謂袁世凱利用龍氏兄弟父子從雲南後方擾亂，意在予護國軍以根本打擊，倘雲南策源地爲龍氏所據，則前方軍心必生動搖。更由龍氏出兵與在川湘之北洋軍互爲犄角，則蔡公所率護國第一軍滇軍全部及戴戡王文華所部之黔軍，皆腹背受敵，必至被其消滅。洪憲帝夢，仍可圓滿完成。而龍氏以雄厚實力及有利憑藉，仍不免於失敗者，最初由於龍體乾在黃承北所部尙未入滇，即輕率發動，先被省軍進剿撲滅。迨黃承北入滇境，則省軍已別無牽掣，得與由桂邊回師之部隊，合力將其擊潰。其後龍觀光主力，又在南寧被陸榮廷阻退，並予以繳械。於是所謂雲南查辦使所領之定滇軍，遂完全歸於消滅。倘龍體乾能待至黃承北深入滇境而後發動，龍觀光又能先離桂境，緊接黃承北之後入滇，則內外聯成一氣，其勢誠未可禦。縱雲南全省不至被其囊括，然欲以當時後方軍力，將其消滅，亦非易事。

黔湘方面之軍情

按護國軍初定出師計畫，以第三軍參謀長韓鳳樓，率第一梯團長趙鍾奇所部李植生華封歌兩支隊，入黔會師略湘。挺進軍司令官黃毓成，率所部由黔直下辰沅，出沒武漢荆襄。嗣以川桂戰略之變換，華封歌一支隊由參議殷承𤩽統率，改道松坎助護國第一軍右翼攻綦江。李植生一支隊，由梯團長趙鍾奇統率。協挺進軍改道西隆助第二軍攻逆軍龍觀光所部。入黔先遣徐進混成縱隊，步礮機兵亦分撥入黔軍東北兩路，而湘事遂委之王司令文華所部軍矣。

黔軍以規湘爲東路，文華卽東路司令，所部共四混成團，當黔中未正式宣布獨立之先，已集中鎮遠銅仁一帶準備作戰，一月二十五日晨，晃州敵軍前哨，來向我軍襲擊，我軍即行反攻，敵退却歸晃，我軍仍回大魚塘防禦。二十六日晃州大部敵軍，向沅州東却，於便水大關實施防禦工事，黔陽麻陽前部敵軍，亦陸續向後方退却。二月二日，敵軍復以一混成團，由沅州直上，其前衛仍據晃州。我軍於三日黎明進攻，敵軍營長及其嚮導前鋒遠道尹林炳華據城抵抗，激戰三小時，擊斃敵軍三十餘人，奪獲槍支子彈甚衆，我軍遂進占晃州。敵軍退距晃三十里之吳公關，

特險抗拒。我軍攻擊一晝夜，至四日下午，占領吳公闢。擊斃敵軍官長數人兵士八十餘人，獲戰利品多件。同時黎古支隊吳國長傳聲，亦在瀘平鑽山等處，與敵軍接戰，擊斃敵軍兵士十四名，生擒數名，擊傷敵軍連長一名，兵士十餘名。敵軍殘部潰退，我軍乘勝追襲，勢如破竹。五日攻克黔陽，六日攻克洪江，敵軍死傷無算。約期會同本軍進攻沅州。十三日本軍向沅州開始攻擊，黎古支隊由右夾出，兩面夾攻，自夜達旦，於十四日午前，占領沅州。敵軍燒燬多數房屋民船潰退。我軍吳國長傳聲亦以劇戰陣亡。十六日晨我軍復進攻麻陽，敵軍千餘死力抵抗，我軍節節進攻，酣戰十餘小時，敵復背城抵禦，戰至更深，始紛向鳳凰廳方面潰退，敵軍死傷凡百餘人，我軍奪獲機關槍一挺，罐鍋帳工作器具無數，遂進占麻陽。又我軍游擊隊統帶王華裔亦聯絡湖南步兵統帶周則范，於十二日進攻靖縣，敵軍兩營，抗戰一夜，天明時倉皇奔逃，我軍乘勢追擊，連占通道綏寧諸城。敵退守三天堂要隘，復鑿戰一晝夜，棄械潰入武崗一帶，我有軍所軍隊，暫分兩路集中，補充整頓，從事休養。第三軍參謀長韓鳳樓，亦於是時由黔蒞軍指揮。總計此役戰績我軍連勝十一次，克復晃州黔陽洪江沅州麻陽靖縣通道綏寧諸城，擊破敵軍三混成團，死傷者甚衆，下游諸省震動，我軍除吳國長傳聲陣亡外，連排長及士兵亦先後傷亡六十餘人，耗去子彈二十餘萬，戰事之劇烈，我軍之猛勇，於此可見。

時則敵軍大隊悉集川境，聞我軍直下沅湘，意圖恢復，逐漸增援向湘西，欲包埽銅麻，爲川湘聯絡之計，又以鉤械助鳳凰廳鎮守使田應詔，令將所部分布麻陽大興場一帶，掩護敵軍。寶慶方面，則招募退伍兵約二千餘，合前敗退北兵，牽制我右翼。我軍王司令以待攻非計，因令盛國寶營集中大興場，楊營駐麻陽，程營駐高村，截斷敵軍聯絡，並迫田部內潰。傅國胡營駐江口一二營及三團洪營集中沅州攻敵左翼，韓團陳營出洪江攻敘浦，嚴營及湘軍爲援應，王小珊率所部攻武崗，牽制敵軍，並與我右翼聯絡，王並親率砲機赴銅，相機策應。三月初武崗敵軍進擾綏寧，我軍於九月分由高汰梅口反攻，血戰四晝夜，斃敵連長一名，士兵三十餘名，敵軍潰入武崗城死守，隨復分四路來攻。武崗一路，仍襲綏寧，重浦一路，襲我洪江，游擊支隊長周則范所部，與戰失利。三十日沅州一路，敵軍第三混成旅，及張作霖所部馬賊數百，在沅城與我軍激戰三晝夜，敵軍傷亡甚衆，顧仍頑強抵抗，我軍以兵力單薄，子彈缺乏，遂暫退出沅城。麻陽一路，敵軍約四千，我軍趁其尚未開動之先，急令三團及一團第二營、一團第

二營，於四月二日進駐麻陽附近，以資牽制，一面令四團及二團第一營敢死隊數百名反攻沅州，並令獨立營進攻黔陽沅州方面，反攻至望城坡，劇戰四晝夜不下。我軍猛用白刃與敵軍搏擊，斃敵軍四百餘人，奪獲敵軍槍十餘支，旋因子彈缺乏，於六號退守斐家店一帶。麻陽方面，敵軍約三混成團，分布要隘，我軍於二月次鵝闕攻小折留河兩岸至鵝翼山涼風坳等處，進攻戰線長約三十餘里，奪獲陣地十餘，酣戰時我軍陡用白刃衝殺，斃敵軍五百餘名，傷者尤夥。七日夜半，奉護國第一軍蔡總司令電令停戰，遂扼守原陣地。黔陽方面，敵軍約一混成團，其與我獨立營接近者，凡二百餘名，自四日戰起至六日戰止，我軍攻至江西街，斃敵軍數十名。適沅麻均已停戰，遂仍回守甕洞一帶，是役也，敵軍多我兩倍有過，我軍快槍只二千餘枝，子彈平均每人只二百餘發，鏖戰六七晝夜之久，而攻擊精神異常猛勇，自團長以下官長均日上火線指揮，而再接再厲，不少畏却，因兩地皆用白兵接戰，我軍傷亡亦三百餘人。至夫敵軍死傷之數，則視此已三倍之矣。

停戰期中，滇軍所委湖南招撫使程潛陳強，亦由黔至湘，與王司令接洽，同商湘事。抵靖州後，收容各路民軍，改編為若干支隊，程任總司令以資統率。又零陵鎮守使望雲亭軍隊多為程舊部，程預遣人聯絡，望鎮守使遂於四月二十六日宣布獨立，至是程復率兵進駐武岡寶慶，切實進行，湘南一帶遂歸我軍掌握。東路司令王文華，時亦派人聯絡鳳凰廳鎮守使田應詔部下，田鎮守使亦於五月十三日宣布獨立，敵軍第二路司令周文炳所部，悉撤退辰溪附近。而范國璋又率第二師第四旅前進，我軍電由蔡總司令嚴電誌聞，飾速撤退，王司令並與田鎮守使多方勸導，迫周文炳及范國璋所部四混成旅，始全數向郴州以下撤退，湘西一帶復為我軍戡定。其衡寶兩路敵軍，因桂軍進取及湯巡銘獨立，亦陸續退出，湘境至是遂完全為護國軍勢力範圍，而我軍規湘計畫至是亦遂告厥成功，成建瓴之勢云。

總之：雲南起義竟能推翻帝制，使中華民國絕而復延，雖由唐蔡李羅諸公之領導有方，將士用命，而探本溯源，實緣國父中山先生革命精誠，已普遍感召於全國之人心，反對帝制為全國人心之所同，故一舉而竟獲成功。

我寫雲南首義身歷記的意義

李宗黃

武昌首義，創造共和。雲南首義，再造共和，若無武昌首義，則滿清政府依然存在，便無中華民國之誕生。無雲南首義，則中華民國便被袁賊推翻，自民國五年一月改元「洪憲」，屈指計算，現在當為「洪憲」六十年，既無所謂民國，亦無所謂共和。

武昌首義，昭昭在人耳目無論矣。僅就雲南首義而論，所幸有國父之發縱指使，唐繼堯將軍之英武主導，加以貴州之響應，廣西之獨立，以及全國軍民之流血流汗，始能以少擊衆，以弱勝強，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演出無量數震鑠古今，驚天動地可歌可泣之豐功偉業。不僅為中華民國開國史上最精彩之俠義勇劇，亦為亞洲及世界歷史上最關重要，最值得崇敬之一件大事。

惟雲南僻處邊陲，中原人士動呼雲南為半邊天，益以滇人，性情古樸，祇尚道義，恥言功利，祇重實際，不事宣傳，所有起義真像，諸多隔膜。尤其關於此次之文獻，凡有著作，十九均甚模糊不清，致使文人政客波譎雲詭，譸張為幻，公然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甚至急功進利、欺世盜名，連中小學教科書上，竟無領導討袁領導首義之中山先生與唐繼堯將軍之名。坐令義師失色，歷史蒙羞，如此歪曲史實，竟逾半世紀之久。篡竊各省鐵血換來之榮譽事小，誣辱國史黨史及領導者之罪惡實大，於是，各省人也好，雲南人也好，共同憬然醒悟，非嚴切加以糾正，必然積非成是，以訛傳訛，貽害國家社會於無窮。

宗黃很幸運的，曾於是役在上海、南京，冒險犯難，略盡棉薄，對全國死難將士及在事首功與出力人員，在良心上，道義上應負起後死者雪冤白謗之責。

連年以來，除在中央聯合紀念週及各報社撰文數十篇，寫就雲南起義信史，雲南起義史略兩書，揭示出千真萬確之真像外，並閱讀有關參考書三十五種，尤其梁啟超、蔡鍔兩先生即兩師徒著作，均會一讀再讀。如梁先生所編之「護國之役電文與論文」計十二萬五千字，竟洋洋灑灑自吹自擂撒盡天下之大謊。旨在貪天之功以為己功，貪

人之力以爲己力。蔡鍔將軍所遺留之親書「松坡軍中遺墨」計二萬五千字，內中不少權謀術數，自稱所帶之兵，祇有三千，且僞稱滇黔軍總司令，無非急功近利欺世盜名，經本人連年多方比對校閱。純以史家「公信嚴」之史德作準繩，指證其是非曲直功過，並以其鐵的事實，製成鋒版，列於篇首，即起梁、蔡兩公於地下，亦當無詞以對。

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論，最後得到國史館、教育部、國立編譯館之公道支持，始將國中、高中教科書，作初步之糾正，始不負當年首義之役，拋頭顱，灑熱血，長眠地下之諸先烈，與夫冒大險犯大難之諸先賢。此乃本人撰寫此書之區區微意，願與我全國治史學家及編教科書的與讀者，共起而糾正之。

最後還要說的，我們生存現代的人，眼光是雪亮的，對於留存後代歷史事實有保證的義務，我們必須肯定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要把他一字不差的紀錄下來，留予後代子孫，讀到真正的歷史而非虛偽的歷史。心地光明行爲磊落的人不應該如此做麼？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卅日

登圓通山贈滇中諸友

張繼

圓通寺上艷陽天，布穀聲中雜杜鵑。青史卅年翻血淚，滇池五百住雲烟。同盟舊友多為鬼，護國英豪半坐禪。四海橫流賴君子，何年慷慨祖生鞭？

鶴慶石碓山玉皇閣聯

李宗黃

由崑崙迤麗而來，屹立蛟川。多難此登臨，任從五嶽遊歸，目下漫云天下小。
聚亞洲靈秀之氣，結為鳳嶺。等閒供嘯傲，安得八方靜謐，出山常似在山清。

鶴慶龍華山妙明居聯

李宗黃

宇宙大名，幾輩先賢留墓草；
江山小立，四時佳景滿禪杖。

黑龍潭薛祠聯

李宗黃

千尺寒潭，洗盡民族恥辱；
一杯黃土，毓成梅柏芬芳。

復國首須復邊芻議

朱心一

今年六月當我奉調離開三軍大學之前（廿一日），蒙校長蔣緯國上將召見並作了一次邊疆問題的長談，其最後的結論是要我研究兩個問題：（一）有效經營邊緣地帶。（二）加速發展大陸工作。其最終目的則為「把大陸主戰場與臺灣支戰場相結合，早日完成光復大陸國土」的使命，奉示後我立即回報：「這兩個題目太大，牽涉甚廣，實非我這個淺薄的人所能達成」。於是他却幽默的說：「人家可以小題大作，你為何不能大題小作呢？」至此我只好應命並預訂儘三個月內交卷。

七月初嘗試寫了一篇「概談邊疆民族與反共復國的有關問題」（此稿迄今仍未奉核定）。九月抄續完成「重建大陸西南邊緣地帶工作意見書」（已送請有關單位參考）；茲就此兩文所述內容，除涉及軍事機密部份恕不作公開討論外；其餘有關「邊疆與國防之重要性」、「邊疆與復國之地緣戰略」及「邊疆與內政」諸問題，擇要略申管見以獻芻議，藉請諸鄉長先進有以教之！

讀東漢王符所作之救邊篇有謂：「地不可無邊，無邊則國亡」，又德國地理學家亦說：「國界是國家之邊緣器官，也是國家力量變化之明證」，總統蔣公於「九一八」事變後更明確的昭告國人：「無邊防即無國防」。是以邊疆與國防之關連，邊防與國力之強弱，及其邊疆與內陸之依存關係與對國家之安危存亡，實如人體的五官四肢，血肉相連，不可分離；抑如弟兄手足的親切，禍福與共，休戚相關；此乃無可爭辯亦無庸詞廢的事理。

至於邊疆的區分，大別爲陸疆與海疆兩部份；就我國的領土與版圖而言，可歸納爲「東南濱海，西北負山」的形勢。茲按圖索引，陸海疆之銜接，起自安東省之鴨綠江口，止於廣東省之北嶺河口；其陸疆與鄰國毗連約在六千公里以上，海岸線全長計達一萬一千餘公里。在此一千一百四十餘萬方公里的領域內，皆爲我列祖列宗斬棘披荆，歷經五千年來的慘澹經營而保有；故此一廣闊的空間，是爲我中華民族全民生活的整體，「合則互利，分則俱傷」，此一基本觀念，凡我國人均應確立，亦爲本文探討的基準。

茲就國防思想與國防政策而言，在總統 蔣公手著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俱有明確的指示：「由於我國固有的德性，四鄰朝貢，中國常答以優厚的賜與，從沒有任何侵略的意圖，四鄰的戰爭，中國常保持繼絕世，舉廢國的大義，從沒有乘人之危而併吞其領土的政策」。秉持此一王道的傳統，我們所訂的國防政策，向係採取守勢而非攻勢（反共復國當作此論）。而就國防需要而論， 蔣公亦曾剀切的指示：「我們中國在百年以前的版圖之內，沒有一個區域，不是中華民族生存所必需，亦沒有一個區域，不是中國文化所浸潤；此一完整的山河系統，如有一个區域受異族的佔據，則全民族、全國家即失其自衛上天然的屏障。江淮之間，無一處可以作鞏固的邊防，所以臺灣、澎、東北、內外蒙、及至新疆、西藏等地，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若被割裂，即爲中國國防的撤除，亦即民族文化的衰落，我全國國民必引以爲恥，非至河山光復，不能停止其雪恥救亡的運動」。

〔一〕心臟地帶論——蘇俄於今佔有優勢，但中國大陸爲最大之心患。
〔二〕海權論——美國迄今仍掌有優勢，但危機正在發展中。
〔三〕邊緣地帶論——雙方呈現均勢，但正在不斷地競爭中，且爲今日兩極間戰略形勢優劣評定之關鍵。

在此第三理論中的「新月形」邊緣地帶（連結印、太兩洋的濱海地區），由孟加拉灣向東延伸經馬六甲海峽及至暹羅灣一帶，由於它擁有若干重要位置的港口，既可供「心臟地帶論」者向外發展，又可作「海權論」者之必要

基地，是以雙方將竭盡全力爭取，俾圖掌握全球性之霸權。

蔣上將在其「結論」時再次強調說：（一）印度洋是七海的鎖鑰。（二）放棄邊緣地帶就是將整個世界奉送給俄共集團。（三）只有民主世界早日覺醒，促使中國大陸重為民主集團之一員，才能取得真正的戰略優勢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

聽完了蔣上將此一長達兩小時的精闢演講，事後我對「結論」（一）曾作了一點「心得報告」式的補充建議：「中南半島是印太兩洋的門戶；康藏印巴，演繹泰寮及至桂越邊區，應是中南半島的屋脊」。準此以觀，我們若能堅強地控制大陸西南邊疆的屋脊，在守勢上，當可維護國防屏障，穩固半壁河山；兼能瞰制中南半島，確保亞太地區的安定和平；在攻勢上，則可援當年「護國義軍的路線，由滇黔直下川湘而抵定中原；如是當可「與臺海支戰場相結合，亦可截斷（分離）俄匪兩個共產暴力集團的勾結復合」。

再就當前的態勢來加以剖析：由於匪共的潰亂，正是我們「伐喪」、「伐亂」的難逢時機；適有泰國出現堅強的反共政府，更是我們「聯盟」、「結盟」的大好態勢，因之目前我們確已握有「造勢」與「創機」的有利條件。衆所週知，當前我們首要的使命厥為「光復大陸國土」；此一作戰目標的選擇，不外指向海疆或陸疆兩大方向。姑不論是海疆或陸疆，總得要踞有一個接敵的邊緣地區，藉以延伸發展，是以「復國必先復邊」之議，實導源於蔣上將「爭取並經營邊緣地帶」之宏論而啟發。

若問「海邊」或「陸邊」有無主從？其優先順序為何？僅就我們現在所居的位置（臺灣金馬）從理論上作一參謀研究，應是「海邊優於陸邊」。若就當前事實及其可行性來考量，則我的答案又應改為「陸邊優於海邊」。其理由如下：（一）超越海域須循兩棲作戰的路線始克奏效；但若無優勢的海空軍支援，其成功的公算不大。（二）若非仰賴外力的支援，或坐待匪偽的自潰，我們亟宜主動的有所作為；此一作為，唯有積極的插手大陸變局，才能轉變當前敵我在兵力上的差距亦才能有效改變國際姑息分子畏匪、媚匪，甚而主張聯匪的逆流，所以我們萬不該再消極的觀望等待。至於「陸邊」的目標選擇何在？我確認上述「西南屋脊」的中央部位，（演繹泰寮邊區），應是可行而易奏效的較佳地區，其理由已如上述不贅。

有關「復邊」或「建邊」的工作，我們已做了二十多年，鑑於以往的缺失及其痛苦的經驗，我謹提出三點建議

藉供主管當局參考：（一）滇邊工作發展無問題，其問題在如何「潛藏因應」，以遂行「點火」和「策應」的先鋒任務；須知過早的暴露，無異自我毀滅。（民國四十三年八月十六日，蒙陳故上將養浩將軍召見面承指示）（二）工作要秘密，用人要開門，務須恪遵總統蔣公「不是敵人，就是同志」的遺訓，暨蔣主席「開大門，走大路，立大功，建大業」的昭示而為；須知「打天下要用天下人」。若仍將反共視作「專利」，工作格於「本位」，用人囿於「門戶」，甚而有似外交官循年資輪流外放以示酬庸的作法，實在不應為也不該再為。請容我再沉痛的說兩句話：

——在邊區，我們已荒廢了四分之一世紀多的時間；浪費了許多國家在艱難中所給予的人力、物力、財力！

——對大陸，我們已耽誤了未竟解救億萬同胞將及一代人（三十年）的漫長歲月！

（三）重視邊疆工作，善為培養邊疆人員，優先起用邊疆有為之士；須知邊疆環境特殊，其人際關係亦極複雜，要如何才能因應得宜；這的確是一宗用人的藝術，值得主管當局深思熟慮，慎為決行。我常想：距今一千七百多年前，廣為流傳民間那個「七擒孟獲」的故事，如屬真實這故事的兩位主角，不免使人費解。神明的諸葛亮，對一個地區的頭目何勞「七擒」？依據我國「事不過三」的傳統觀念，為何不在四擒或五擒時就定讞判處呢？至孟獲乃一未受教育的夷人，縱有通天本領，何能幸獲六次縱脫的機會呢？我想這中間或為諸葛亮故示寬容，圖收「以夷制夷」之效的用人藝術，其高明的政治運用良堪借鏡。

邊疆與內政
邊疆多是叢山峻嶺，地廣人稀，交通梗阻，種族複雜，（據新聞報導：滇省少數民族共有二十餘種六十多個支系，八百餘萬人，人口約佔全省三分之一，其分佈地區則約佔全省三分之二；在滇西南邊境的少數民族約達二百餘萬人）。民智未開，物產富饒的地區。在我國歷史上，除了漢唐兩代對邊疆會以文治或武功去着力的經營過外，其餘有因鞭長莫及而怠忽漠視，有因國力不濟而疏予打理，亦有因人謀不臧致令邊民衆叛離。迨至一八五八年中俄締結「璦琿條約」以後，突招來了俄英法日葡等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爭相向我邊疆強行肆略，情勢為之丕變，問題漸趨複雜嚴重。

尤自民國卅八年共匪竊國以來，初則師承俄帝一九一七年所頒「各民族人民權利宣言」而大事欺騙榨取，繼而加速建立並擴大所謂「民族自治區」，更番地實行「民主改革」——消除土司制度及地方勢力，「社會主義改造運

動」——消滅宗教及改變人民傳統的禮俗和生活習慣；「生產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剝奪人民私有財產，生活自由及其一切權益；嗣後成立「生產建設兵團」——利用下放幹部，黑五類份子，知識青年及紅衛兵，廣泛地種植鴉片以遂行其毒化政策；並瘋狂地在執行「內遷互徙」的移民計畫。在此曠代未有的暴政之下，今日邊疆顯已面目全非，邊胞所受的痛苦與迫害，較諸內地當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關邊疆的問題，以往諸如兵役、賦稅、禁毒、界屬、民族嫌隙等糾紛，及其醞釀中的獨立運動等等；這些問題從表面上看似甚複雜，若從實質上研析，一俟大陸國土光復，三民主義實踐於全國以後，一切問題當可迎刃而解，實無庸我們質疑或杞憂。

即如以往備受注目的「民族問題」原非問題，緣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曾說：「民族主義的積極目的爲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大自尊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諸人民，相見以誠，合爲一爐而治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又憲法第五條亦曾載及：「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六〇條更明確的規定：「對邊疆各民族之地區應予合法之保障」。況且在我們炎黃子孫的傳統觀念中，已深具「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崇高理想，除了共黨匪徒是製造「階級鬭爭」與「民族仇恨」的能手外；在三民主義的光輝下，我們深信今後不會再有什麼「民族問題」的存在。

再說蒙藏或新疆地區部份人士過去所蘊釀的「獨立運動」，原受外力的唆使與勾誘而倡議，其實這一問題亦已獲得了圓滿的答案。總統蔣公於四八年三月「告西藏同胞書」中曾說：「西藏將來的政治地位，將依照民族自決的原則，以西藏人民自己的意願來決定」。須知我們的「民族自決」，絕非俄共所謂：「形式是民族的，內容必須是無產階級的」幌子。同時我們深信，光復大陸後，我們必能全面徹底的實行「地方自治」，這一問題亦就沒有再議的價值了。況且獨立的先決條件，首須考量經濟與國防兩大問題，若不能妥善的解答，則獨立無異另尋保護而自找麻煩，這是爲智者所不取的；明乎此，這一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了。

(中華民國六五年十一月廿九日完稿於臺北中和)

從史學觀點談

鄭和下西洋的時代背景

宗霖

在鄭和二十多歲的時候，明朝皇室內部，發生了一次戰爭。在這次戰爭中，鄭和建立了不少功勞，獲得了成祖的信賴，也使鄭和後來七次航行海外，贏得了不朽英名。

原來太祖在位時，因太子標早死，而四子燕王棣驍勇善戰，屢次率兵遠征長城外，大敗元兵，在諸子中功勞最大；又因個性酷似自己，便有心立他為太子。可是許多大臣却議論紛紛，咸認長幼有序，不可紊亂，於是太祖立了太子標之子允炆為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太祖駕崩，允炆即位，是為惠帝（又名建文帝）。惠帝即位時，才二十一歲，對於國家情勢茫然無知，於是任命老師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共理國家大政。

惠帝即位後，最感困難的是：諸王權勢太重，根本不把他看在眼裏，於是採納黃子澄的主張，削弱諸王的兵權，一年之中，湘王、周王、齊王、代王、岷王等，不是死於自殺，便是被廢為庶人。燕王看到這種情形，不免有兔死狐悲，唇亡齒寒之感，是一面練兵鑄械，以資應變；一面裝瘋作病。企圖轉移朝廷對他的忌刻。可是朝廷屢獲密報，洞悉他的陰謀，於是于建文元年，詔削燕王爵位，並擬拘囚。燕王探得情報，也藉口朝廷裏有黃子澄、齊泰一般奸佞用事，以「清君側」為詞，自稱號其軍為「靖難軍」，起兵南下。

經過三年的戰爭，燕軍得到官臣的內助，終於攻陷了南京城，時為建文四年的夏天。京城既破，宮中大火，惠帝於紛亂中失蹤。燕王入京後，詰問宮人內侍惠帝何處去？宮人內侍都指手指被火焚斃的皇后屍首，說是惠帝，但惠帝的下落如何？到今天仍是歷史上的一個懸案。

有人說宮中大火時，惠帝與皇后同死在火中；也有人說；惠帝在危急中，逃出了京城，乘海船飄往南洋羣島。

據明史胡濬傳云：「傳言建文帝踏海去了，帝（永樂）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成祖派鄭和下西洋，「蹤跡建文」這是君主時代權力鬭爭的正常現象，不用懷疑，無須誇張。

一般人只知明成祖最偉大的功業，在于五次征討蒙古。其實他對於水利、文化，工商業等方面的建設，也有很大的貢獻。例如在文化方面：（一）他命胡廣等撰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共二百餘卷，頒發各學堂，作為教材。（二）以二千一百餘人的精力，編排永樂大典，依韻學類聚經、史、子、集、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為一書，凡二千九百二十七卷。召國學縣學善於書法的生員繕寫，於永樂六年編成，計一萬一千九百五冊，為歷代文獻的總匯。可惜這部永樂大典的原本，已在明代兵燹之亂焚燬損失，副本又在清末八國聯軍時被燬散失了不少。目前世界書局雖有殘餘的影本問世，可是只是全書的二十二分之一而已。

其次，由於太祖、成祖的勵精圖治，使國內秩序安定，農業生產的發展，工商也跟着繁榮起來。那時的手工業，不論紡織、冶鐵、瓷器、印刷、造船等等，都超越了任何時代，當時出現了許多工商很發達的大城市。如絲織業中心的蘇州，瓷器業製造中心的景德鎮。

那時國力很雄厚，在全國各地倉庫裏的貨物，都儲存豐盈，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不僅足夠供應全國，還可以推銷到國外去，當時商業顯得很繁榮，人們都希望同國外各民族往來通商。工商發達，人民希望向國外銷售貨物的願望，實為促進政府遣派鄭和下西洋的主要動力。

明初海外貿易的情況是這樣的；元代海上交通，原很發達；互市的港口，計有市舶司，而以杭州、泉州兩地貿易最發達。泉州更盛於杭州，為海舶集中地。與地中海的亞歷山大港，同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

明太祖即位之初，也願與各國互市。洪武元年（一三六八），置市舶提舉司，以浙東按察司陳寧等為提舉，但洪武三年，因鑑於倭寇猖獗，奸民有和他們勾結之嫌，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至此，全國最重要的市舶司，已完全廢去，對外公開貿易，遂告中斷，就是遠國朝貢，亦令停止。但沿海人民，迫於生計，冒險出海的，且多於往昔，這說明了禁令愈嚴，則獲利愈豐的了。

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〇），再詔戶部嚴禁交通外番。二十七年又下令禁民間用番香番貨，以斷外貨的銷路。建文四年（一四〇二）六月，成祖入南京，在登極詔書，尚市中通番的禁令：「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然此時國內，工商業已十分發達，海外需求甚殷，利益頗大，故國民求向南洋發展，已有不可遏止之勢，雖煌煌上諭，亦屬無效。於是迫使成祖于重申禁令之同年，立即改變政策，易禁止為管制，恢復市舶司，人民出入國境，皆須准，貨物則須納稅。自永樂元年解禁之後，政府的收入大增，民間的得利亦豐；國家與人民均收互市之利。為擴大貿易計，就有了派遣鄭和下西洋的事。

殊域周資錄說：「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詔諭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府庫。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亦羨裕矣」。同書又說：「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少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西洋朝貢錄序亦云：「太宋皇帝入繼丕緒，乃大賚西洋，採珠異，命和為使，出是明月之珠，鴉鵠之石，沈南龍涎之香，鱗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

故鄭和實以「採珠異」為出使之目的。我們如果說，鄭和是明朝官方的「貿易特使」，也不為無當。再就國防觀點來說，北方元裔，在明初建立的韃靼及瓦刺兩個王朝，維持着元朝的舊制，不時侵擾，企圖重返中原，這給明室以嚴重的威脅，太祖為心腹之患，曾四次命將北伐；後來成祖亦曾五次親征，這裏茲略而不說，至於西南，東南方面，太祖於成祖的手法雖有不同，但是「安撫重於剿滅」的原則，却無二致。茲分別敘述於後。

(一) 貴州：古為羅施思國，漢時為西南夷牂牁，武陵諸郡地；元時置府、州、縣及宣慰、宣撫等司，以土酋充任長官，以屬隸之。明太祖統一全國時，貴州宣撫露翠等先後請降，太祖命以原官世襲，不置郡縣，賦稅也自輸納。朝廷亦僅於其他築城駐兵鎮守，以防其動亂而已。

永樂年間，黔地土酋發生內爭，成祖曉以相安之義，令其息爭，否則將予嚴懲。不聽乃密令鎮遠候顧成率兵五萬，深入貴州。弭平內爭，並分黔地為八府四州十五衛，各設官治理，自此貴州始為中國本部。至於雲南地區的蠻夷，早於太祖時歸順明朝。青海、西藏地區，亦於明初內屬，置朵甘。（青海及西康境），烏斯藏兩行都司。尼八刺（尼泊爾）等國均來朝貢，至此西南夷都已獲得開發了。

(二) 安南：即今之越南，自古為中國領土。秦為象郡，漢設九趾、九眞、日南三郡。唐為安南都護使，明太祖即位後，即遣使到安南宣諭，維持表面的和好。成祖五年（一四〇七）派遣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討平安南內亂，置布政按察都指揮三司，十五府，卅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另有五直隸州，二十九縣。要塞之地，設十二衛所。得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之地，脫離五百年之久的安南至此重入中國版圖。可是，安南動亂仍頻，這是

成祖對南方邊境日夜不安的一件事。永樂五年以後歷次用兵，鄭和雖無直接參預其事，但他七次下西洋，六次都到安南巡視，其關心安南的動態，於此可見。

東南沿海的倭寇，也是明初的一個嚴重問題。蓋洪武初年，國事初定，潰軍方國珍張士誠等的部隊，很多流竄島嶼，與倭寇勾結，倭擾沿海軍民，嗣後胡維庸等圖謀不軌，情形更為嚴重。明史兵志云：「沿海之地，自廣東樂會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閩，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隸，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又千二百里抵臨寶，抵盧龍，抵遼東，又三千里抵鴨綠江，島寇倭夷，在在出沒，故以海防為重」。

按明初除於沿海各地建設城堡，整理衛所，及增加軍防外，尚有小規模艦隊以便殲滅海寇於海岸之外，王漘續文獻通考兵考云：「洪武三年七月置水軍二十四衛，每衛船五十艘，軍士三百五十人，每春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還，成爲定制」。

據劉河天妃宮通番事蹟石刻文曰：「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以安業」。這鄭和自述下西洋殲滅海寇使番人得安業的成果。其次，太祖與成祖對於四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賦，得其民不足以供役，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忌不可」。

成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即位之初，就一變洪武時代的鎖國政策，遣使詔諭南海諸國入貢，明史實錄鄭和傳云：「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祚歲久，而諸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和及景弘奉命歷忽魯斯等十七國而還」。可見鄭和七次下西洋，目的在於宣揚大明德威，永樂如此，宣德亦然。所以鄭和在外三十年，只有十年，三擒番王及酋長，此後二十年，未聞動用武力；而以安撫令其朝貢爲基本方策。

此外，成祖與鄭和有一個遠大的目標，就是監視「西亞」的動態及企圖開闢「西征」的航線。西人布哇氏（L. Bouoae）曾搜集當時亞洲史料，著成「帖木兒帝國」一書，詳述元朝自被明太祖擊敗後，分佈於西亞之元裔各國，形勢十分混亂，有附馬帖木兒者，倔起於撒馬兒罕，自承爲成吉思汗嫡裔，於洪武年間以武力統一此種局面，雄踞於西亞，佔有今日的伊蘭全部，後又侵略印度土耳其，成爲一龐大集團，聲勢很盛，稱爲帖木兒帝國。

成祖踐阼伊始。即遣使敕諭朝貢，沒有效果。永樂三年，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今之新疆省北部）率兵東侵，然帖木兒出征未久，死於中途，戰爭因即停止。

鄭和航路的最後目的地爲忽魯謨斯，適爲帖木兒帝國的基地，所以有人說：這是成祖遣使下「西洋」勳略方略之一，至於開闢「西征」航線之說，也是很有道理的。梁啓超在撰寫「鄭和傳」中說：「吾徵諸史文，於鄭和首途之前，有深值注意者二事；一曰，其目的在通西歐也。本傳云：令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又云：俗傳三保下西洋。爲明初盛事。據此則此行本志非南渡而西征也」。蓋元代對西歐的水陸交通都很方便，所以西歐傳教士、商人不斷的前來；這對於中西貿易、文化等，都有很大的影響。

最早來中國傳教的，首推孟德高維諾（J. demonte Corvino）他取道波斯印度，於一二九四年抵大都（北京）。孟氏甚得宮廷好感，曾譯聖經爲蒙古文，在大都傳教三十四年。

元代東來傳教士，以意大利人鄂多利克（Odoric da pordenone）行徑最廣，在元仁宗延祐三年（一二一六），他起程來華，經波斯、印度、錫蘭、爪哇、婆羅州、占婆、而廣州登陸，取道陝西、四川入中亞，回到歐洲。曾口述旅程經過他的筆錄，爲歐亞交通史上的重要文獻。

在中西交通史上馬哥孛羅（Marco polo）最負盛名。元世祖即位之初，孛羅弟兄（馬哥孛羅之父及叔）來到大都。元世祖頗爲厚遇，不久西返。後來二人再度東來，携馬哥孛羅同行，於至元九年，到達大都。

馬哥孛羅深得元世祖喜愛，任以官職，歷十七年；曾奉使雲南、緬甸、印度。至元廿八年（一二九一）由泉州海道西歸，回到故鄉，剛好威尼斯和熱那亞發生戰爭，於是馬哥孛羅被捕入獄。在獄中結識小說家羅斯底加諾（Rusticano）兩人合作，口述筆錄，著成舉世聞名的馬哥孛羅遊記。（東方見聞錄）。

其時中國造船工業，技術結構，均駕乎世界各國之上，據西方旅行家的記載，往來南海及印度洋的船舶，大部份是華人的船隻，構造設備，非常完善，其航線遠達非洲東岸。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由中國傳入西洋的，有羅盤、火藥、印刷術、算盤等；由西方傳入中國的有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等知識。

自明太祖即位，中亞的回教國家逐漸強盛，對於中西的交往，時加阻撓。洪武三年（一三六九）羅馬教徒六人前來中國，全數不知所終，於是中西交通完全絕跡。這一突然中斷，給東西人民帶來無比的困難，於是就有許多人目不暇的籌劃，正如梁啓超所論，斷地道經「西征」的航線。這一企圖要比狄亞士、哥倫布早一百多年。

總之，我們從政治、經濟、貿易、軍事、外交等方面，予以觀測，研究鄭和的南巡。其的目並非在尋找建文帝的單純下落，也不是任何個人的一意孤行所造成。而是時代環境及國內外的因素所產生了七巡西洋的偉大壯舉。

偉大的鄉賢鄭和

宗霖

在本文獻第五期裏，拜讀李伯老鄉長簡介鄉賢鄭和的偉大事蹟，引起我對於威震四海的史實，產生極濃厚的研究興趣，由於工作關係，航海與我有着很密切的接觸，公餘研讀航海史，對於明代光復大漢聲威，派遣鄭和七下西洋的豐功偉業，極為崇敬，也許發乎愛國愛鄉的意念，特再補續，以勵後進，千古不朽，萬代傳揚，藉而表彰之。

凡研究世界航海史蹟的同好，都知道公元十五世紀末葉及十六世紀初，是一個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也是航海極盛的時代。當初，歐洲各國，以航海互爭霸權，其目的在尋求殖民地，和通往東方黃金白玉的中國新航路。（當時深受馬哥孛羅 MARCO POLO 著述的東方見聞錄所影響），在公元一四八八年（明孝宗弘治元年），葡人狄亞士航行到非洲南端，發現了好望角；公元一四九七年（孝宗弘治十年）伽馬又航行到了印度。公元一五一九年（明武宗正德十四年），麥哲倫航行到西美的麥哲倫海峽，開始作環球航行。這些航海家，在西洋史上，一直被歌頌為創造時代的航海人物。

我中華民族航海偉人鄭和，早在狄亞士、哥倫布等航行海上之前一百年，已率領着六十多艘大船，三萬衆隨員，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航行了七次，比他們之中任何一人航行的航程、時間、人數、都要遠，要長、要多，而且航行海上的聲威，扶弱濟弱的仁愛史實，也遠比他們偉大崇高。

所以鄭和的航海事業，實為東西交通史一大盛事。時至今日，西方航海史上，鮮少談到鄭和，縱有也只是清描淡寫的小說，虛應故事而已。尤其有關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的事蹟，亦頗多錯訛，就在國史裏的民族英雄傳中，也幾乎為之湮沒不彰，為發揚我民族英雄的冒險犯難精神，激勵中華兒女繼往開來的壯志，對這件光茫萬丈的史實和豐功偉烈，確有重加詳介的必要性了。

現在讓我們來談鄭和的身世和偉大事蹟。鄭和本姓馬，名三保，雲南昆陽人（今雲南省會昆明滇池南端的昆陽縣回回村），其祖先回族人，原住西域（今新疆疏勒地方），元初遷徙雲南大理，及後再移穀昌落籍昆陽，曾祖拜顏，妣馬氏，（休納北城大營屯女，即今之

玉溪北城外回同大營及長嫁昆陽回營馬府爲媳），祖父從母姓，稱哈旨 HADI 是回教的「師尊」，（曾朝拜回教真主穆罕默德誕生聖地麥加城者通稱哈旨），祖母溫氏，父亦哈旨，母又爲溫氏，一家都是虔誠的回教徒。鄭和的父親馬公，爲人爽直好義。明禮部尚書李至剛爲他撰寫墓誌銘曰：「公哈旨，姓馬氏，雲南昆陽人，祖拜顏，妣馬氏；父哈旨，母溫氏。公生而魁岸奇偉，風裁凜凜可畏，不肯枉已附人；人有過，輒而斥不隱，姓尤好善，遇貧困及鰥寡無依者，恒獲賜給，未嘗有倦容，以故鄉黨靡不稱公爲長者。娶溫氏，有婦德，生子二，長文銘，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才志，事今天子，賜姓鄭爲內官監太監。公勤明敏，謹恭謹密，不避勞勲。縉紳咸稱譽焉」。

至於鄭和是怎樣入官爲太監呢？明太祖洪武十五年

，派大將軍傅友德，沐英帶兵入滇，進攻雲南的元軍韃靼殘餘部隊，平定之後，把當地回族的一些幼童，當作戰利品，帶回南京；鄭和也是其中之一，那時他可能在十歲左右。明初有個非常不人道的刑法習慣，就是每當大兵攻克一個地方，把幼童掠回來，割去其生殖器官的睪丸後，便送到皇宮裏去做奴僕，鄭和亦所難免，所幸手術不精，尙存其一，創下爾後的事功和膽識，分配到燕王的府邸去服役。

燕王朱棣是太祖的第四子。朱棣在幾個孫子中能力最强，實力也最雄厚。他一看到鄭和，觀察其儀表極爲聰明伶俐，於是把他留在自己身邊。燕王「靖難軍」起軍的時候，他已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人了。隨燕王在軍中，勤習武藝，且又驍勇善戰立有戰功，所以當燕王登極之後，便升爲內官太監兼司禮。此官職，在明代宦官十二監中，權勢至爲隆重。永樂二年（一四〇四年）元旦，成祖親自寫了一個「鄭」字賜給他爲姓；從此改名爲鄭和。其生卒年代，明史亦無正確的記載，根據歷史推斷；他歷事成祖、仁宗、宣宗三朝，凡三十年；首次出國，當在壯年，三十上下，以此推其生卒，大概生於明太祖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年），或早至元末至正年間，卒於明宣宗宣德十年（一四三七年），享年七十歲。

自來人們對於宦官，都很鄙視；且因歷代宦官，往往利用接近君主之便，竊權誤國，人多恨之。故明朝自太祖開國之後，亦以前代宦官專權亂政，對於內廷所用的宦官，限制極嚴。定制：內臣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著外臣冠服，官階不得過四品，每月米俸一石，並於宮門置一鐵牌，上刻：「內臣不得干預政事」，懸爲禁令。然成祖爲何要派一位太監鄭和去擔任「下西洋」的專使呢？其原因：（一）成祖起兵北京，奪取建文帝的國位時，頗得宦官的內應，即位以後，因之備用宦官，有出

使專征之權；也就是解除太祖「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禁令。(二)鄭和儀表才智御統能力都高人一等。(三)鄭和出身於回教的家庭，有剛毅、豪邁、勇敢、力克困難的耐力。鄭和本人亦奉佛教，曾受菩薩戒，並擁有一個「福善」的法名(見佛說摩利天經)。鄭和出使的國家是今日的馬來亞、泰國、印尼、印度、錫蘭、阿拉伯一帶，不是佛教即回教國家；他有了佛回兩種宗教的淵源，所以派他出使，適得其當有很多便利。

接着就是談其豐功偉烈了，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年)六月，鄭和奉旨首次率領王景弘等將士二萬八千餘人，分乘六十二艘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大船，自劉家河(今江蘇太倉縣)出發，先經福建五虎門(今閩江口馬祖列島一帶)稍作逗留後，首達占城(今越南西貢)再到爪哇(今印尼共和國主島)，蘇門答刺(印尼蘇門答刺西南部)，古里(今印度加爾各答)，然後折返舊港(今蘇門答刺北部的巴隣旁)，於永樂五年(一四〇七年)九月返國。

他第一次奉使，曾到古里封王，據何喬遠氏著名山藏王享記說：「永樂元年，酋長馬那加刺滿遣使朝貢，三年復貢；詔封爲國王。鄭和下番自古里始，西洋諸番之會也」。和在古里曾起建碑庭。文曰：「此去中國，十萬餘程，民物咸若，熙皞同情；永爾萬世，地平天成！」

中華民族素有崇尚正義，愛好和平，繼絕世，舉廢國之王道精神，鄭和下西洋時，充分表現至大至剛扶頃濟弱決決大國風範。過舊港時，曾派員招降舊港海盜首領陳祖義，命他不得殺人越貨，刦掠商船，彼承諾了，但請求鄭和把船隊駛近海港，以便接受投降，和應允之，豈不知陳詐降，想趁和不備時，加以突擊，幸此預謀爲其部下施進卿者潛來密報，和得以暗中準備，待陳率寇衆襲來，官兵應聲出戰，大敗寇衆，並將之生擒。之後，押解回京斬首；成祖知和智擒海盜，龍心大悅，特敕封深明大義的施進卿爲「舊港宣慰使司」的官銜，命其爲世襲宣慰使司，與內地土司一般禮待。

鄭和第一次遠征，歷時兩載，到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印度和錫蘭。完成封王建碑，生擒土酋，達成「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者，則以武懾之」的任務。

永樂九年六月，鄭和第二次奉使南巡。這次他率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分乘四八艘寶船，到了占城、爪哇、邏羅、滿利加諸國；巡至年底到了南巫里，再西航印度、甘巴里、阿瀝巴端、古里，翌年(一四〇九年)二月初一抵錫蘭山(今之錫蘭國)的近里(CALLE)修佛立碑，碑文用漢文、格米文及波斯文勒石；此碑於一九一年發現(今存錫蘭博物館)。

在鄭和對錫蘭封國建碑的當兒，國王亞利苦奈爾，引誘和至宮中，企圖敲詐金銀貨幣，並暗中派兵五萬往劫寶船，和洞悉其陰謀，却率部返回船上，不遇歸路已被截斷，和當機立斷，探悉王城空虛，索性召集隨行二千官兵，星夜進攻王宮，一舉生擒國王亞利苦奈爾及其皇室眷屬，於九年（一四二一年）六月返國，將亞利苦奈兒獻給皇上處理。成祖爲了表示寬大，也爲了籠絡海外各國，於是赦免了亞利苦奈爾，釋放其歸國；另立亞利苦奈爾的親屬爲錫蘭王，從此，海外諸國更加懾服大明天子的德威，不敢稍有叛意了，此次遠征歸來，成祖大加獎勵，引見者七百四十五人，賜鈔五千一百錠，造內官趙惟善，禮部郎中李至剛晏勞官軍於太倉，人鈔十錠，凡二十萬，由此可見當時晏會的盛大，參晏人數之衆，稿賞之優厚。

鄭和第三次奉巡的時間是永樂十年（一四二二年）十月，目的地是波斯灣。此次巡程較遠，所準備的時間特別長，第一是建海神祠祀，以宗教上的虔誠信仰精神，來安慰衆志。第二徵召通天方（即麥加）國語文的人，隨從出使。馬觀其人因能通諳天方語文，初次同行，教掌哈三亦偕行。準備歷一年整，才於十一年冬出航，先抵占城，經爪哇，到三佛齊，過滿刺加，經彭亨，急蘭丹，直航蘇門答刺。

據載當時蘇門答刺西面，有一小國名那苦爾，此小國以紋身刺面爲飾，其王率兵時常侵略蘇門答刺；在一次戰鬪中，蘇島國王戰死。其子年幼，不能爲父王復仇，王后代爲宣詔，誰能代王復仇，願下嫁爲妻，並將其統治權交與治其國，至太子能理政事爲止。然有一漁夫，遂自告奮勇帶領皇室大軍，擊敗那苦爾，處斬花面王，后爲實踐諾言遂下嫁漁郎，暫履行統治地位。後來太子漸長成人，漁郎不肯交還王位，當時正當和南巡至此，請求漢家遠征船隊官軍協助復國，索還統治權，和本繼絕世，舉廢國之王道精神，派兵協助太子，誅了漁夫，恢復統治，漁夫之子名蘇幹利率殘餘逃亡山中，不時率衆侵擾，太子立位，時遭嚴重威脅，百姓不堪其苦。

永樂十三年，鄭和再巡至蘇島，蘇幹利其人，幹起草寇海盜打家劫舍的勾當，劫掠船隻，更恨鄭和沒有留下買路費，心有不甘，便率衆寇來襲，鄭應用機智，與太子官軍聯合，一舉殲滅之，將寇首蘇幹利生擒。押回南京處斬，由是立太子爲新王，感德不已，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南洋諸國，仰慕大明德威，因而順服。之後，離此西巡前往錫蘭、加裏勒、柯枝、古里諸國（今之印度南部各省），再到忽魯謨斯（波斯內灣三大島之一），轉往阿刺伯半島的刺撒、阿丹（今之亞丁），直赴東非的木骨、都東、疏林、卜刺哇、竹步（今之莫三鼻給，馬拉

加西島）等國。於永樂十三年（一四一五年）七月返國。

鄭和第四次奉使，於永樂十四年十二月，而於永樂十五年五月出發，至十七年七月回京。這次，鄭和曾到達臺灣基隆（今之基隆和平島三沙灣之古道海門天險關，尚有遺蹟可考）。即後折返福建泉州，在回教先賢墓行香並立碑。隨員有馬觀、費信、僧人聖慧者，亦偕相隨，其主要任務是：賜柯枝王印誥，封其國中之山爲鎮南山；成祖並親撰碑文賜之。

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年）正月，鄭和第五次奉命出使，次年八月返國，隨員有馬觀及內侍楊慶、洪保等人。其主要任務，是遣送忽魯謨斯、阿丹、祖法兒、刺撒、卜刺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異勒、錫蘭山、溜山、南巫里、蘇門答刺、阿魯、滿刺和、甘巴里等國使臣歸國，及攜資勦及錦綺、紗羅、綾娟、瓷器等國產品賜贈諸國國王爲禮儀。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正月，鄭和第六次奉旨出巡前往舊港，勘授當地頭目施濟孫以宣慰使的職務。翌年歸國時，成祖已駕崩，仁宗即位，朝中若干文人。鼠目寸光，以和下西洋浪費國庫爲詞，奏請下令停止製造寶船，並指定鄭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海航事業致遭停滯。

鄭和第七次出使，其間往還年月，明史本記，鮮少明確紀載，惟考據鄭和傳云：「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年）六月，帝踐祚歲久，而諸番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和，景

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誌書敏求記云：「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敕南京守備太監楊慶、羅智、唐觀寶、大使袁誠，今命太監鄭和、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眞。又於星槎勝覽載：輩珍、費信、馬觀之外，尚有郭崇禮等於第七次偕同行。此巡目的在招徠遠人，雖未遍歷各國，遠方諸國如印度、天方、祖法兒、阿丹、忽魯謨斯等國，皆在宣德八年入貢。鄭和歷次出使，所帶去的中國以德服人的文化，和大批的財物，厚往而薄來的外交使命，開闢落後的國家，絕不像西方國家以侵略或尋求殖民地，而奴役弱小民族爲目的。因之出使招徠遠人，聯絡各種族和平相處，互助助人，且有數千各國人士瞭解華夏的偉大，國力的雄厚，待人寬宏的氣魄，泱泱大國的風範，使西南太平洋及印度洋無數國家，不在畏威，而是懷德。」

綜觀鄭和七下西洋爲時先後歷三十餘年，表現出高度的雄才大略，週旋於文化落後的不同民族，德威之遠播，足以漢唐媲美，其豐功偉烈，何異班超張騫之通西域，迄今仍有若干國家視鄭和爲聖賢、神明，這樣的聲威，傳播中華文化的偉大事功，在世界史上，狄亞士、哥倫布、享利王子，怎能與之相提並論，作爲中華民族的子孫，吾演同鄉，怎不引以爲榮，而繼起奮進呢？

江 洪 雜 記

李 拂 一

和 族 與 雲 南 人

滇南之擺夷，緬甸之撣，泰北及寮北之佬等族人，通常稱滇省曰「猛和」；時亦指稱中國。呼雲南人曰「昆和」，泰國人亦循此稱謂，惟觀念上則與擺夷之出於尊稱者不同。旅泰僑胞通譯作「荷」。按「和」，擺夷文中別訓爲「大」或「天」，乃昔時擺夷部族，用以尊稱南詔者。而別稱漢人曰「昆金」，（泰國、寮國及柬埔寨亦均稱漢人爲「金」）。徐松石在其所著泰族僑族粵族考中，引華陽國志曰：「晉時西南夷稱中國爲晉」。擺夷、撣及佬等族之文化，淵源於印度佛教，受印度佛教文化之影響最深。按「金」之一名，應以源自印度古詩摩訶婆羅稱中國爲支那之轉譯，而隨佛教東來爲近。又滇西一帶之擺夷，稱漢人曰「伽」 CHYE，稱中國曰「猛伽」。明示南詔人與漢人有別。南詔王蒙氏，乃烏蠻之別種，今之羅羅、黎蘇、窩泥、阿卡、倮黑、攸樂等，皆其族類。但擺夷文典籍中，又別稱窩泥、阿卡爲「戈」，倮黑爲「母捨」，攸樂爲「羅」。「和」似專指南詔王族而言。滇西和姓，不知是否即南詔王族之後裔；抑堯時和仲、和叔，楚下和或後魏素和氏之後，惜未能得其族譜一探討其究竟也。

唐玄宗時，南詔主皮邏閣以破洱河蠻功，策授雲南王。翌年，即開元二十七年（西元七四一年），建都于今大理縣之太和城（今爲太和村）。彼時擺夷族人，因而稱太和城曰「永和」或「景和」，進而稱南詔國曰「猛和」，稱南詔國人曰「昆和」，乃極其自然之事。「和」之得名，當原於此。至於河蠻之「河」，雖與「和」爲同音，但河蠻部族小弱，初被逐於南詔，北附浪詔；浪詔破敗，復被徙於柘東，不足以爲代表，擺夷部族不致尊稱其爲「大」或「天」（和）也。

南詔子民，據蠻書所載：有西爨白蠻、東爨烏蠻、獨錦蠻、弄棟蠻、青蛉蠻、裳人、長褲蠻、河蠻、施蠻、順蠻、磨蠻、磨些蠻、撲子蠻、尋傳蠻、裸形蠻、望苴子蠻、望蠻、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脚蠻、繡面蠻、穿

臯蠻、長髮蠻、棟峯蠻、茫蠻、栗粟兩姓蠻、雷蠻、夢蠻、豐巴蠻、崇麌蠻、桃花人多種，雖亦同爲南詔國人（昆和），但擺夷典籍，對這些部族，多數都另有專名。是「和」之一名，應即指南詔王族爲無疑。今擺夷、撣及佬等族人，泛指滇之漢人爲「和」，蓋滇自莊蹆以兵威定屬楚，進而以其衆王滇以來，無代不有兵爭，即無代不有上萬以至數十萬之中土人士，由士宦商賈，或從軍流戍，移植滇境。元滅大理，以逮明清，均大用兵於雲南，更有大規模之移植。清初復厲行政流，於是原有土著，迅速濡染涵化爲齊民。近今各縣城市及重要鄉鎮居民，已無法辨別漢土，亦不易辨別誰爲南詔王族遺裔。所以擺夷、撣及佬等族人，遂統以「和」稱雲南人，但與擺夷古籍之所志，則有出入也。

各主要部族移民十二版納之先後

十二版納幾個主要部族聚居地區之海拔高度，有顯然之不同。就實際調查所得，以苗係兩部族聚居之地區爲最高，阿卡、攸樂、保黑等部族聚居之地區次之，蒲蠻部族聚居之地區又次之，而以擺夷部族聚居之地區最爲低下。

蒲蠻傳說：五千年前，其始祖法空弄哦卽來居是邦。據擺夷文獻載稱：其始祖叭貞于小曆五四二年庚子（宋淳熙七年，西元一一八〇年），始入主猛泐（卽十二版納）。並言其政權奪自阿卡部族之手，來自車里東北方之貴州（宋之貴州懷澤郡，今廣西貴縣）猛泐龍，故名車里——十二版納曰猛泐，以誌不忘所自。吾人根據各部族聚居地區之高低，蒲蠻族之傳說及擺夷文獻之記載，略得如次之推斷。

一、擺夷部族應爲最後侵入者，擊敗南詔在十二版納之統治，盡驅南詔遺民于崇山峻嶺之間，建立一個以擺夷部族爲主體之政權以迄設流。所有十二版納肥沃之河谷平原，水田豐富區域，遂均爲擺夷部族所據有及使用。

二、略高於河谷平原之邱陵地帶，低矮山區，則爲蒲蠻部族所居住及使用。蒲蠻當如其所傳說，爲最先之住民。南詔崛起後，屬於南詔族系之阿卡部族，遂侵據十二版納。眞臘遺民之蒲蠻，因眞臘世衰，被迫退居於邱陵地帶及低矮山區，將水田豐富而肥沃之河谷平原，讓予阿卡。

三、擺夷部族，由其民族領袖叭真領導，擊敗南詔族系之附卡部族在十二版納之統治，盡據水田豐富而肥沃之河谷平原，其邱陵地帶及低矮山區，則已被蒲蠻部族所佔用，墾殖在先。南詔族系之阿卡、攸樂等部族，被擊敗之後，不得不退居高山地區，以舉殖畜地為生。

四、苗儈部族最後移入，水田豐富而肥沃之河谷平原，全為統治階級之擺夷部族所佔用，自不待言。略高於平原之邱陵地帶暨低矮山區，又為蒲蠻部族佔用在先，即高山地區，亦被阿卡、攸樂、保黑等部族所墾殖，乃不得不卜居於拔海最高而苦寒之崇山峻嶺。因而形成苗儈部族居地最高，阿卡、攸樂、保黑等部族居地次之，蒲蠻部族居地又次之，而以擺夷部族聚居之地區最為低下之層次。

擺夷語稱河谷平原之盆地為壩，漢人通稱為壩子。十二版納大小壩子四十餘，其海拔高度，有高達一三四〇公尺者，如六順縣之龍塘壩（六順土把總司治所在），有低至五〇〇公尺者，如車里縣之橄欖壩（橄欖壩土把總司治所在）。原居之擺夷部族，其居地之高低，每隨所居之河谷平原之海拔高低之不同而互異。有居於拔海一二四〇公尺之高河谷平原者，也有居於拔海五〇〇公尺或更低之河谷平原者。南嶺縣治所在之猛遮壩子（拔海二二八三公尺）當中之景崎山頂，拔海一三七八公尺，亦為擺夷所聚居，此當為十二版納擺夷部族聚居地之最高者。德人克勒納教授（Dr. Phil Wilhelm Credner）認為雲南境內之泰族（即擺夷），皆居於拔海不逾八百公尺之熱帶性氣候之深谷中，此乃未廣為實地踏勘考察之故。居住於每一個壩子四周邱陵及山岳地帶之各山居部族，其所居之高度，亦因各個壩子之海拔高度之不同而有很大之差距。吾人以每一河谷平原及其四周之邱陵以及山岳地帶為一單元來觀察，擺夷部族始終是聚居在最低下之地區，依次而上為蒲蠻及卡摩部族（居於八五〇公尺至一二三五〇公尺之邱陵及低矮山地），再上為攸樂（居於一三〇〇公尺至一五〇〇公尺之山地）、保黑及阿卡部族（居於一三五〇公尺至一九七三公尺之高山地區），最高為苗儈兩部族（大都居於一五〇〇公尺至二〇〇〇公尺上下之高寒山地）。

史記「車里康景」試釋

史記秦始皇本紀：「畢公享國三十六年，葬車里北。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秦自德公以繼三百牢祠廟

時，卜居雍、歷宣、成、繆、康、共、桓、景、畢、惠，以至孝公，均都雍未變。至孝公十二年，始徙都咸陽。畢、惠兩公葬地之車里，應不離雍境，今鳳翔縣地。明凌稚隆曰：「康景」二字疑衍。近來翻印出售之史記，已見有將「康景」二字刪削之者。詩商頌殷武：「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商時氐羌已在蠻靡之列。書牧誓記從武王伐紂者，有庸、蜀、羌、髥、微、盧、彭、濮人。武王誓師發端之語曰：「逖矣，西土之人」。此諸族中，或雜苗蠻，然要以氐羌爲多。西土本周發祥地，而氐羌實最初翼從有功者，部分氐羌因而從周師留居中國，自所難免。

秦之先，雖言出自顓頊，而史記已稱「其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逖」。仲衍之後，遂世有功，爲諸侯。殷商末，其玄孫曰申澠，在西戎，保西垂，卽所謂在夷逖者也。傳十世至秦仲，死於西戎反王室之難。子莊公立，周宣王興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爲西垂大夫。歷襄、文、寧及武公，均有事於戎，秦與戎當有混合。周穆王時，曾遷戎於太原。平王之末，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在德公卜居於雍之前，雍地一帶，或已先有西戎氏羌，因而有氐羌之地名。疑「車里康景」，卽名自氐人。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秦與西戎氐羌之關係當更密切，混合當更多，氐人地名遂亦沿用未改，以至畢公及惠公之時。晉書卷百十四苻堅載記曰：「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謡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詔當卽氐人尊稱苻堅之語。擺夷語謂王或主曰「詔」。擺夷族自稱曰「氐」，炎微紀聞著錄自稱爲歹之南蠻，當屬擺夷族類。「氐」與「氐」雙聲，同屬母，「氐」亦卽「氐」。民國初年，歷任恩茅、青龍廠等地電報局局長之楊明軒炳光先生，係恩茅縣城西南約三十里之波敖村擺夷，自言其先人爲仇池楊氏，仇池楊氏卽氐人。氐氐同族，苻詔二字，可依照今之擺夷語訓爲「苻王」或「苻主」；從而「康景」二字，亦得其解，其訓爲「金城」。不過現代擺夷語之文法，凡作爲形容字用之名字，應置於普通名字之後，「康景」應作「景康」，其訓爲「城金」。古代地名中，亦不乏其例。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左傳隱公元年，「鄭莊公寘其母姜氏于城穎」；襄公五年，「諸侯會于城穎以救陳」之城濮、城穎及城穎是也。「車里」其大名，「康景」爲「車里之一城」。「康景」二字非衍，不當刪削，應仍保留以待將來作進一步之考證。至畢、惠兩公葬地之車里，位於陝西之鳳翔，非雲南現在之車里也。

緬族出於西羌及入滇考

迪生

一、緬族來歷 至今不明

我們是世界文明古國中，史學最發達，史事記載最完備的國家，不僅對本國的大事，有詳細的紀錄，即使是外邦異族，不論是敵是友，只要與我們有交往，我們的史學家都不能不憚煩瑣的為他們專章立傳，收入正史。那些本身沒歷史記載的小國，往往能在我國的史籍中，查出他們民族文化的來龍去脈，為西洲的許多稀有民族，保全了珍貴的史料，提供後世研究的門徑。

但是惟有緬甸是例外，緬甸雖與我國為隣，而我國的古史却無緬甸的記載，因為司馬相如通西南夷，最遠只到哀牢——永昌。孔明南征也只到哀牢而回，魏晉以後，南詔最强，我國對西南徼外，只知有南詔而不知有其他，至使八世紀以前的緬甸歷史，在我國的史籍中，竟付闕如。緬甸人也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出處，迄至目前為止，緬族的來歷，仍是一個無法解答的謎。

緬甸只有民間傳說，承認他們的祖先是由青海草原逐步南遷，到達阿瓦平原才定居下來，近代史學家又發現藏緬同一語系，就憑這點微薄的線索，推斷緬族出於西羌還是相當可信。

因為中國歷代對緬甸的稱呼，與緬甸的實際國名，完全不符。唐人稱之為「驃國」。元以後才稱緬甸，緬人則自稱白馬（BURMA），其民族源流既出於西羌，而又以「白馬」為國名，應該是白馬羌的後裔，才能名實相符。

白馬羌又名「盧水胡」，漢以前原定居蜀郡徼外的西康高原，沿金沙江北岸遊牧，已有一千多年，到後漢末際突然失蹤，不知去向。若能找到可靠的史料，證實今日的緬甸，就是唐書南蠻傳中的驃國，也就是漢代白馬羌的子孫，解答了緬族來源的謎底，將使緬甸史的研究，放一異彩。

一、炎黃世胄 原是一家

根據范曄後漢書：「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戎」。要研究西羌的發展，必須從戎狄開始，才算找到根源。

戎狄本是我國北方一個强大古老的土著民族，早在五千年前與華夏民族同居於黃河下游，血統文化都互有影響，可惜我國古史對戎狄的記載，支離破碎，語焉不詳，故史記未為戎狄立傳，把北方的戎狄，併入匈奴傳中，誤為匈奴人，把南方的羌氐，併入西南夷傳中，誤為西南的土著，使後人讀史，造成很大的錯覺。

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乃有窮國君少典之子，生於壽丘，長於姬水，與炎帝戰於版泉，三戰而勝，與蚩尤戰於涿鹿，擒而斬之。又北逐葦粥（匈奴）邑於涿鹿，後來又還都有熊，這是我國歷史對古代民族活動區域的最早記載，若以黃帝的部落為原始漢人，則炎帝出於姜戎，蚩尤為九黎族的酋長，黎與後出狄，氐可能是一音之轉，戎黎應為同族，故黃帝與炎帝作戰，蚩尤起而應之。

上面所說的壽丘、姬水，在河北平原，古冀州地。版泉、涿鹿在察哈爾平原，古幽州地。三苗在江淮間，古荊州地。有熊史記集解定為河南新鄭，古豫州地。當炎黃之世，北起遼河平原，南至長河流域，在這廣大的中原地帶，都是華戎雜處的局面，彼此皆是土生土長，應無主客之分。

至於匈奴，當年還是一個較小的遊牧部落，遠居漠北，其實力尚不足以爭霸中原，雖然偶爾南侵，只是寇盜性質，故黃帝征匈奴曰「北逐」，證明匈奴戰敗，仍逃回外蒙故居，其不屬於中原民族系統，則甚明顯。黃帝雖對戎黎作戰，乃是「其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語見史記）只要戎黎不再作亂，仍視之為土著良民，並未逐也。或以為神農乃古代賢君，豈可貶為戎狄，其實不然，貴諸夏而賤戎狄，乃是春秋以後的事，五千年前，華戎尚未分家，原是弟兄之邦，大家同處於新石器時代末期，彼此文化相差不遠，民族特徵未顯，正努力從遊牧部落脫變為農業社會的過程中，炎帝神農氏發明耒耜，教民耕稼，有功於民，故被各部落推為諸侯共主，自神農傳八世，至榆罔而衰，諸侯不朝，黃帝乃起而代之，「習用干戈，以征不享」。史家所謂「修德振兵，統一華」是也。黃帝劃野分州，設官理事，建立了法律制度，加強了中央政權，部落不再作亂，故能華戎相安，天下太平。

華夏民族當時最大的成就是，治平洪水之患，擁有廣大平原，開闢農田水利，農業精耕細作，生產增加，生活富裕。從而又發明文字、蠶絲、舟車、建築，有了衣冠住宅，禮樂文教，生活已大加改善，炎帝的子孫，仍散居山谷，過着遷徙不定的遊牧生活，變成了被髮左衽的落後民族，再無爲政於天下的機會了。

三、戎狄西遷 開發三危

我狄西遷，始於堯舜時代。據史記五帝本紀。「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舜歸而言之於帝，遷三苗於三危」，尙書也有「舜征三苗，徙之三危」的記載。三危在岐連敦煌縣境。兩個同居共處的民族，由於文化水準不同，生活方式互異，因此變成了仇敵。這是我國發生的第一次民族戰爭，實行強迫移民。

三苗西遷未及百年，已在水草肥美的河西走廊安定下來，禹平水土，遍歷天下，會到過三危，看到岐連山下，三苗部落的一片繁榮景象，他贊揚着說：「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可見三苗西遷後，已大有發展。

夏商兩代建國的時間，合併計算約一千年，在這段攸長的歲月中，華戎兩族相處尙稱融洽，戰亂之事，甚少發生，見於經傳者，夏有「辟伐有扈」。「后相征畎夷」。商有「湯伐昆吾」。「高宗征鬼方，而及於羌氐」。只寥寥數端而已。

周以後的情形就大不同了，華戎關係漸趨複雜，有時互相侵伐，戰況激烈，有如敵國外患。有時又聯合作戰，共禦外侮，表現得十分親切。如「太王居豳（邠），因避戎狄遷於岐下」。「王季歷西伐鬼戎，又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西伯昌伐畎戎」（以上見竹書紀年）。「文王率西戎共禦獮狁」。「武王伐紂營雒邑，逐戎涇洛之北」。「武王代商，羌髳率師會牧野」。「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徙戎於太原」。「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厲王無道，戎人寇掠入犬丘」。「宣王伐太原戎，王師敗績」。「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洛邑以避之」（以上見史記）。華戎爭霸的局面，從此擴大了。

四、華戎分合 時在春秋

春秋初期，中原諸侯，自有君長者，尙存百六十餘國，多數爲戎狄所建，有紀錄可考者。東有烏夷、岱畎、萊戚、姜戎、淮戎。伊洛間有陰戎、陸渾戎、蠻氏戎。北有山戎。西有義渠、隸諸、狄獶、邽冀、犬戎、驪戎。幾乎有華的地方都有戎，彼此雜居共處，犬牙交錯，疆界難分，互相攻伐之事，已是史不絕書。

華夏民族爲防禦戎狄，都市則建城池，鄉村則立碉堡，近郊則設亭燧，邊遠則築烽火。聚族而居，守望相助，不敢稍有怠忽。使我國變成一個處處設防，遍地壁壘的國家，就從春秋時代開始。當時的戰例很多如：

「狄人伐衛殺懿公，衛人告急於齊，桓公率諸侯之師救衛，爲衛國首都楚丘築城而後離去」。

「山戎伐燕，齊桓公救燕伐山戎」。

「山戎越燕攻齊，與釐公戰於齊郊」。

「周襄王連戎狄伐鄭」。

「我狄攻襄王，王奔居氾，狄后立帶爲王」。

「晉文公伐狄，殺帶，迎襄王」。

齊桓公提倡「尊周攘夷」，主張聯合諸夏共禦戎狄，實行集體聯防。就是根據當時民族生存的共同需要而產生的政治結盟，深獲姬姓諸侯的擁護，故能成其霸業，後來孔子對齊國的政策，備加贊揚說：「微管仲，吾被髮左衽矣！」可見華戎相爭，情況激烈了。

不過到了春秋末際，華戎關係却大有改善，漸由軍事衝突，一變而爲政治協商，再變而爲社交來往。私人間有了接觸，增進互相的瞭解，發生了錯綜複雜的人事關係。如會盟朝聘、停戰媾和、救急拯災、防洪鑿堦、通婚互市，由於接觸頻繁自然感情交流，遇事商量解決，不必再訴諸武力，無形中化干戈爲玉帛，變華戎爲一家，攜手合作

，走向同化的道路，入於戰國，東方的戎狄已告絕跡。他們並非毀於戰爭，而是與華夏和平相處，好水乳交溶，不能分離了。

五、秦霸西戎 苦戰最久

秦的始祖，爲周孝王養馬，孝王封之於秦。（甘肅秦安縣）爲西陲大夫，地位同於附庸，不得朝見天子，通聘諸侯，只是管理牧場的家臣，地位多麼的微不足道。宣王時才命西陲大夫秦仲征西戎，開始擁有兵權，但秦在隴坻以西，四面受戎狄包圍，秦仲本人就死於戎戰，其孫世父又爲戎狄俘虜，處境極爲艱難，所幸戎狄勢力雖大，但部落林立，不能團結，秦用賞賄離間，足以自保。

到了平王東遷，秦襄公率師護送出關，平王才封襄公爲諸侯，告之曰：「我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便有其地」。平王的封賞，只是一份空頭人情，以後秦在西方，非但不能收復失地，本身的生存亦大受威脅，初期本沒沒無生氣，不爲東方諸侯所重視。

秦到穆公時，東舉百里奚爲相，西迎尤子尊爲國師，整軍經武，富國強兵，始霸西戎，滅二十餘國，擴張領土西至臨洮，南至巴蜀，將秦躋高原，涇渭河谷，漢水上游，原屬戎狄之地，闢爲郡縣，築城廓，開阡陌，設亭燧以守之。又將新歸化的戎狄，編練成軍，延攬東方策士爲謀主，力圖霸業，才名顯諸侯。自秦仲奉命征西戎到穆公圖霸，已歷時二百多年了。

穆公以後，秦已強盛，建都咸陽，但戎狄也出了個大國名義渠，足爲秦之勁敵，義渠領土在涇水之北，正是現在的陝北隴東寧夏一帶，戰國初期，自立爲王，嘗侵秦至渭河北岸，敗敗秦師，惠王時趁義渠內亂，才起兵定之，義渠始臣服於秦，昭王時，義渠王朝秦，與宣太后亂，竟在甘泉宮生下兩個私生子，義渠王視秦人宮庭如外室，出入無忌，足見其強。後來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昭王才起兵滅義渠，這時去穆公圖霸，又是三百多年了。秦自此內無戎狄心腹之患，得傾全力向東發展，後五十軍，始皇滅六國，完成統一大業。

秦霸西戎，經過五百年的慘淡經營，才告成功，比之滅六國，困難多多了。

六、匈奴南下 戎狄中衰

匈奴的強盛，已在秦滅六國之後，頭曼單于大舉南侵，踞河套地，久居不去，秦築長城以禦之，到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才派蒙恬將兵三十萬逐匈奴，渡河至高闕，收復失地，設三十四縣。

當時長城外的遊牧民族，爲秦邊患者，不止匈奴一種，大月氏在河西，勢力頗強，秦築長城，西面尙不能因黃河爲塞，只起臨洮，過六盤山，北走慶陽，至榆林。榆林以東，即接燕趙的舊長城，至海而止，匈奴爲長城所阻，不得志於中國，乃移兵西略岐連，冒盾單于破大月氏，確實年代雖不可考，應在平城圍高祖之前（公元前二〇〇），蓋可斷言，戎人西逃過葱嶺，建大月氏國於阿姆河上，征服大夏，勢力直達恒河流域。後三十年，老上單于再攻岐連，滅大月氏，佔據河西走廊，戎人西遷伊黎河流域，建烏孫國。這兩個戎狄民族在中東建立國家，後漢時尙通中國，因與塞種人（雅利安族）混血，皈依佛教，漸被同化。

秦滅邽冀之戎，置隴西郡。（臨洮）滅義渠置北地郡。（慶陽）上郡。（延安）漢初又增漢陽。（天水）金城（蘭州）安定。（固原）武都。（川北）四郡。武帝欲通西域。逐匈奴出岐連，開闢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移民實邊，漢人大量向西發展，勢力直達沙漠。

上溯自炎帝以來，定居東方的戎狄，早在春秋末期，全部同化於華族，堯舜時西遷的戎狄，大部歸併於秦，少數臣服於漢，大月氏較強，又爲匈奴所滅，戎狄民族的精華，已喪失殆盡，只剩下一些老弱窮子，無以自保，只好退居青海草原，人口稀少，畜產不豐，生活寒苦，一片蕭條，這是戎狄民族有史以來，勢力最衰弱，前途最暗淡的時期了。

七、羌氐民族 發祥青海

不過，這些殘餘的古老遊牧遺民，託天之福，經過秦末到漢初二百年的休養生息，又在青海柴達木草原中壯大

起，其種族名稱，也由戎狄改爲羌氏，其實這個名稱，並不新鮮，而是他們的老字號，古史中的苗黎戎狄，就是殷商卜詞中的羌氏，土云周代稱戎狄，西漢復用羌氏，呼號雖改而民族不變。

青海這偉大的草原，是中國大陸的心臟，四面山環水繞，天然防護非常完密，東有大巴山、西傾山、積石山作爲屏障，北有岐連山阻絕蒙古高原襲來的風沙，西有橫斷山脈，構成重重疊疊的護牆，南爲西康高原可作豐富雨雪泄水的尾閭，中央是廣袤千里一望無際的柴達木盆地，承受太平印度兩洋從高空送來的濕氣，四面爲山峯所阻，全部在此下降，夏秋雨量充足，冬春則積雪深厚，世界著名的河流，如黃河、長江、瀾滄江，珠江均發源於此。

雖然雨雪稠密，但溫氣來自遠方，每因風向變化時有增減，不論下雨落雪，不過二三日即告放晴，絕無淫雨綿綿，經月不停的現象。故四季陽光普照，氣候溫和，最宜發展農牧事業，到處都是河流溪澗，湖泊草灘。有豐富的水利潛能可供發電及開墾，有大得不可想像的牧場，滿山遍野都是牛羊和駿馬，還有世界罕見的珍禽異獸如火狐、猞猁、水獺、熊貓、金絲猴等，淺灘上的水鳥，數以億萬計見人不驚，野牛野馬動輒千百成羣自來自往。又富魚鹽之利，森林資源更是充沛。礦藏方面過去未曾勘察，土法開採的金礦，有三大礦區，產量很高，硼砂現天礦，草原上俯拾即是。

這偉大的沃野，自西漢以來，一直是羌氐民族、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活動的中心，羌氐騎士馳騁其中，孜生蔓長可謂得天独厚了。

八、種落複雜 分佈甚廣

羌人不設君長，以富強者爲豪酋，部落各自爲政，向無統一領導，故支系最爲複雜，族人時聚時散，或滅或興，變動很大，盛衰無常。羌人天性兇悍，以強權暴力爲統制中心，既無忠君愛國思想，亦無道德法律觀念，弱肉強食，視爲當然，平時自寇盜，戰時則濫事徵發，故小部落不敢與大部落比隣而居，往往遠引而去，斷絕連絡，故族類最多而分佈最廣。後漢書稱其部落有百五十種之多，按地區可分五類：

(一)燒丹羌八十九種，以鍾羌最強，有戶口十萬，其餘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戶，全部散居青居海草原，這是羌族

的主力所在，凡與漢人作戰，都由他們首先發難。

(二) 雜羌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或降漢，或爲附落，分佈在漢羌交界，一面與漢人雜處，一面與羌人來往，故亦首鼠兩端，叛服無常。

(三) 九種羌在賜支河首以西，已屬西藏高原，其中以發羌、唐旄最遠，不通中國，前史未載其口數。四參狼羌在武都塞外，嘉陵江上游（松潘茂州）爲一河谷盆地，自成一單位，不與諸羌混雜，強盛時可出兵五六千人，常應羌爲叛。

(四) 白馬羌在蜀郡徼外西康高原，常內附求封賞，因道遠，其種別、名稱、戶口皆不可考。

九、白馬羌的神密失踪

據史記西南夷傳：「自筰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駩最大，自駩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又據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駩東北有白馬國，其人勇悍死利，武帝元鼎五年內附，分廣漢西部爲開武都郡，以便鎮撫」。元封三年又叛，遣執金吾馬適建討平之。到了王莽篡亂，氐人亦叛離馬援爲隴西太守，招撫諸羌，白馬氐又來歸附，光武復其王侯，賜以印綬。

白馬羌出現於武帝初年，他們移居西康的時間當更早，一直安居原地未嘗變動，可是到了孔明治蜀，蜀郡徼外已無白馬羌的踪影，又到五胡亂華，雖有氐類參加，但無白馬之名，此時白馬羌失踪已久，不知去向了。

像白馬羌這樣一個大族，在西康定居一千多年，竟然拋下老家不顧全部離去，必是遭到一次毀家滅門的大變故，才會走得這樣徹底，不留痕跡。燒丹羌與漢爲敵，白馬羌則甚少叛亂，他們被迫離開故土，當然不是受漢人的壓迫，故漢人不知白馬羌的下落。但從漢羌大戰的過程中，探求白馬羌逃亡的原因，必有一些線索可尋。

十、燒丹出塞 白馬逃亡

西漢自宣帝以後，羌亂漸熾，趙充國創屯田制移民西海，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新莽時，改金城屬國爲西海郡，在渭湟流域增置屯部，築亭設燧以資固守，王莽末年，天下大亂，羌人復叛，殺屯卒，寇金城，隴西、隗囂不能討，反利用叛羌對光武作戰，建武九年滅隗囂，討平羌亂，班彪爲竇融幕賓，久在河西，熟悉羌情，上書請設護羌校尉以資鎮撫，光武採納之。但東漢之世，羌亂無虛日，重要的征羌戰役竟達五十次之多，戰禍拖延達一百多年之久，漢祚因之由衰而亡。

在漢羌百年戰爭中，有一次戰役與白馬羌的逃亡，有密切關係，那就是順帝永和五年（公元一三八）燒丹羌雜羌參狼羌全面叛變，寇隴西、掠三輔、燒陵園直逼長安震動京師，詔發諸郡兵十萬以馬賢爲征西將軍討伐之。苦戰十年，至沖帝永嘉元年（公元一四六）才告平復。

這次戰役，漢軍採鉗形攻勢，衛瑤自河西越岐連山向東出擊，隔斷西部羌族並予招撫，免受叛裏脅。趙冲張貢分自金城隴西出擊。漢軍三面合圍，把東部數十萬戶叛羌全部驅逐出塞，逃入西康高原，漢軍據獲牛羊近百萬頭，征西將軍馬賢，護羌校尉趙冲，均在追擊叛羌途中，先後中伏陣亡，戰況慘烈，爲空前未有。

被逐出塞的叛羌，失了牧羣，等於斷了糧源，在四顧茫茫的草原上，變成一羣餓餓的暴民，只有瘋狂撲向同族富有的牧場，以搶掠爲生。已往羌人戰敗，都是向西逃竄，把賜支河的九種羌逼入西藏高原，這次羌戰，却輪到白馬羌大禍臨頭，他們突然遭受數以百萬計的燒丹叛羌像蝗蟲一樣襲捲而來，倉促應變，已是措手不及損失慘重。惟有保護着牧羣及老弱婦孺，一面抵抗，一面向南逃亡，最後被迫渡過金沙江，退入雲南山谷中，暫避一時。

這是一場羌族的內戰，經過情形，漢人完全不知，故史書無記載。後漢書西羌傳記的却是另外一回事：「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白馬寇千餘寇廣漢屬國，殺長史益州刺使，率板楯蠻討破之，招降二十萬口」。漢羌百年戰中，白馬羌入寇只此一次，從范曄這段記事中一望而知，白馬羌這次入寇的目的，不是造反而是投降。顯然他們是受燒丹叛羌追擊，在逃亡途中被衝散，來不及追隨同族搶渡金沙江，故入塞依漢人求庇護，他們寇廣漢屬國，目的只在敲開投靠之門，益州刺使爲他們殺了地方官吏——長史。才加以討伐，他們却乘機高舉白旗，請求內附。如果他們真心造反，豈有一千人入寇，而有二十萬人投降的道理，不待智者而後明了。

十一、冉駙當道 不得入滇

白馬羌既進入雲南，應該在那裏定居下來，何以捨近求遠，而要移居緬甸呢？這事與冉駙族有密切關係。

史記漢書都說白馬羌與冉駙爲隣，「駙」音盲江反，又作僰或蠻，蓋爲同意異譯，蠻人在湘、鄂、黔、蜀、滇五省之間，爲一强大的土著民族，行母系中心社會，娶塗山氏女，即爲蠻種，古有荆蠻、巴蠻、武陵蠻、武溪蠻、板楯蠻、筍都、筍都、冉駙等名稱。明末石柱土司馬千乘之妻秦良玉，所率勤王之師，即是蠻兵。清有大小金川蠻之變，爲岳鍾琦討平，石達開入川，初得蠻人之助，繼又爲蠻人所賣，在大渡河上中伏而覆亡。民國以來川滇黔之間，蠻人勢力，仍甚强大。

冉駙人外痴而內黠，戀土重遷，喜山居，不樂平地，慄悍好鬪，尙使藥弩，中人畜見血必死。東漢時羌人入寇西蜀，每爲蠻族所敗，號稱神兵。羌人畏忌，傳話族人，相戒不敢南行。

武帝時通西南夷，會以筍筍冉駙之地置越嶲郡，位當金沙江兩岸西北以大度河爲界，與白馬羌隔河而居。當白馬羌受燒何叛羌攻擊時，東南爲冉駙所阻，西有橫斷山脈天險，他們已無路可走，被迫由虎跳崖大瀑布附近，渡過金沙江，進入雲南麗江縣境，當時白馬羌的位置轉移到冉駙之西，爲了閃避強敵，當然不敢向東發展，麗江地區山多林密盆地狹窄，不足以容納大量牧民，他們只好向南循着一條河谷平原，盲目的摸索前進，氣候愈走愈暖，道路愈走愈平很快的渡過了浪滄江、潞江、安抵恩梅開江上源。再沿江而下，便順利進入密支那阿瓦平原了。他們雖失去入踞雲南的機會，却僥倖的找到了一條從中國內陸通入印度洋的捷徑。

雲南境內，沿途留落下來的白馬羌，目前的人口約有一百多萬，明清兩代，在麗江設府，在中甸、維西、阿敦子三處設縣。民國以後，又添置上帕、支紫羅兩設治局。麗江中緬維西的羌族，大部都已漢化，其餘的仍保持部落遊牧生活。這批羌族與西藏人在政教文化方面毫無聯繫，語言與則緬人相通，他們是白馬羌逃亡的路站，今日看來仍很明顯。

十二、驃國王子來獻女樂

白馬羌脫離中國大陸的經過，既無史跡可考，亦無行踪可查，自然是一去無消息。到了晚唐德宗貞元十七年（公元七九六）突有驃國王子舒難陀來獻女樂。白居易爲作「驃國樂」長詩以紀其盛：

驃國樂，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麌羌之子舒難陀，來獻南音奉正朔。德宗立杖御紫庭，環纊不塞爲爾聽，玉蝶一吹椎髻聳，銅鼓一擊紋身踊。珠纓旋轉星宿搖，花鬢斗戴龍蛇動，曲終王子啓聖人，臣父願作唐外臣。左右歡呼何翕習，至尊德廣之所及，須臾百辟詣閣門，俯伏拜表賀至尊。伏見驃人獻新樂，請書國史傳子孫。

白居易是晚唐著名的大詩人，這首歌行體的古詩，寫得特別漂亮，描述驃國的舞技，極爲生動活潑，可見驃國的文化很高，詩中提到的玉蝶銅鼓，都是緬人的樂器，椎髻、紋身都是緬人的裝束。驃國當然指的就是緬甸，但緬甸當時只有白馬國而無驃國，應該是白馬國王子來獻女樂，何以進入大唐宮庭後，竟然變成了驃國嗎？這問題看來好像複雜，實際却很簡單。想是中國士大夫好咬文嚼字，認爲白馬之名近於庸俗，不屑引用詩文，爲了便於白居易寫作一首歌功頌德的長詩，才改白馬爲驃，取其詞意雅順而已。按說文解字，驃就是白色的馬，原意亦影射白馬國，中國人向有使用雙名的習慣，贈人名號，接受雙方都引以榮，何況是大皇帝頒賜國名，白馬王子當然是却之不恭而樂於接受了。

十三、命名緬甸 元朝冊封

從詩中「出自大海西南角」一句，可以推知驃國王子是從海上航行到中國，當時南詔正強，陸路不能通行，可能驃國已受南詔的壓迫，故不辭萬里跋涉，繞道來長安求救於唐，故獻女樂，但晚唐的情況已不太好，經濟文化雖然繁榮，惟權在藩鎮，皇帝已無可作爲。德宗剛冊封異牟尋爲南詔王，對之進行安撫，又來接待驃國王子，已無實

力爲弱小鄰邦排難解紛，驃國王子不免要失望而歸了。

王子歸去大約三十年，可能已繼承了王位，南詔果然滅了驃國，據驃民三千徙之拓東——昆明。驃國僅如曇花一現，即告幻滅。

九至十世紀，中國由藩鎮割據黃巢之亂演變爲五代十國，而南詔的國祚，也與唐朝相終始，爲臣下所篡。驃國雖重獲獨立，但勢衰弱領土亦甚小，不足有所作爲。

十一世紀中葉，民間崛起一位阿奴建陀大帝恢復白馬國，建立了緬甸歷史上最輝煌的蒲干王朝，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他首先將驃人、蒙人、克倫人納入一個類似聯邦組織，名爲和平共處，實際是受白馬王的統治，使白馬國的勢力達於濱海平原，大力傳播佛教，擴建大金塔，在蒲干建築廟宇從而襲取蒙人克倫的文化，又打敗南詔，侵入泰國，成爲東南亞一個強大的國家。

十三世紀中葉，忽必列滅南詔，元的領土與白馬國接壤，曾數度遣使，促白馬王進貢皆不報。到公元一二八三年忽必列已統一中國遷都北平，才命大將率軍征白馬國。據馬哥孛羅遊記：白馬國與元軍戰於永昌，驍勇的蒙古騎兵，突遇白馬國的象陣，馬皆驚走，幾至潰敗，苦戰四年，才征服白馬。戰況激烈爲蒙古三次西征所未有，白馬人之英勇尤保持西羌民族之雄風。

元在潞江以西，就新征服之土地，設麓川、平緬、緬甸三個宣慰使，下設若干宣撫司，由地方頭目自行治理，須按時遣使奉貢，不得割據稱王。這就是我國輪廓邊疆少數民族，實行土司制的濫觴。

麓川宣慰使，由隴川土司兼攝，管理雲南境內的泰族。平緬宣慰使，由木邦土司兼攝，管理緬甸撣邦的泰族。緬甸宣慰使，由白馬王實受，管理白馬國。緬甸的命名，即起源於此，正式成爲我國藩屬，三年一貢，列爲定例。

十四、岳鳳事件與緬王寇滇

洪武十五年（公元一三八二）明太祖派兵定雲南，到洪武二十七年，緬王才遣使入貢。詔復緬王爲宣慰使，仍按三年一貢定例，勤修貢職。

神宗萬曆年間，有個江西人岳鳳，久在邊疆活動，初爲麓川宣慰使紀室土司以妹妻之，甚見重用。後竟篡奪宣慰使權位，勾結緬王莽應裡舉兵十萬寇滇，明朝派劉綎爲騰越游擊，鄧子龍爲永昌參將，各領兵五千，自南京馳援。萬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緬軍攻姚關，劉、鄧大破之於攀枝花樹（瀘江土司地）斬萬餘級，追擊直抵阿瓦。緬王請降，岳鳳父子伏誅，麓川宣慰使及臨川土司職銜均予撤消，戰事遂告結束，未幾緬王復叛，擾害邊民，巡府陳用賓就邊界險要築八關（註）留兵戍守，緬貢遂從此斷絕。

以後明祚日衰，緬勢日強，瀘江西岸各土司，紛紛背明投緬，巡府無兵不能討。緬又移兵南下滅蒙國，德楞國（克倫）阿拉干國（諾開）。東侵泰國、寮國及我十二領納地，領土大爲擴張。

清初吳三桂追永曆帝至緬甸，緬人送永曆歸，三桂與緬人定友好之盟而返，遂正式與我國解除藩屬關係，對滿清不再稱臣入貢，乾隆時國勢隆盛中外來朝，高宗屢派人諷之，緬王抗不入貢，十八世紀末清庭曾兩度派兵征緬，戰於十二版納，皆不利。將軍阿里袞陣亡後，遂罷征緬之役。緬人能打敗滿清極盛時代的旗兵足見其強。乾隆晚年緬王自動遣使入貢，因道遠貢期改爲五年，又與我國恢復藩屬關係。

我們這位西南的芳隣，終於一八八五年爲英國所滅，受殖民地統治達六十年之久，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於一九四八年獲得獨立。

註：八關之名：天馬、漢龍、銅壁、鐵壁、虎踞、高標、獨石、神護。

游昆明詩

三十五年五月
張繼

人人都說雲南好，不到雲南心不了。樓船候潮
下渝州，偷閒來走高山道。昆明風光三月新，
碧鷄金馬闕天巧。幾立亭園看不足，花開花落
問青鳥。唐梅宋柏遍山寺，草湖滇池氣渾灑。
過橋米線誇美味，遲客清晨苦不早。主人偏助

遊子興，螳螂川上與懷抱。峯崧稠疊布翠松，
州漢連綿長新稻。榆林曾登上明臺，邊民共仰
楊太保。此地原是石淙君，太息胡塵今誰掃？
成都謫客楊太史，山露石窟添文藻。人傑才足
補地靈，二楊風範自高表。返照紫黃映山紅，
流溫江歌甚潦倒。更喜曹溪優曇樹，七蕊兩三
開上杪。子規頻催歸去也，身在異鄉心燕趙。

芙蓉朵朵點蒼山，西望心意徒纏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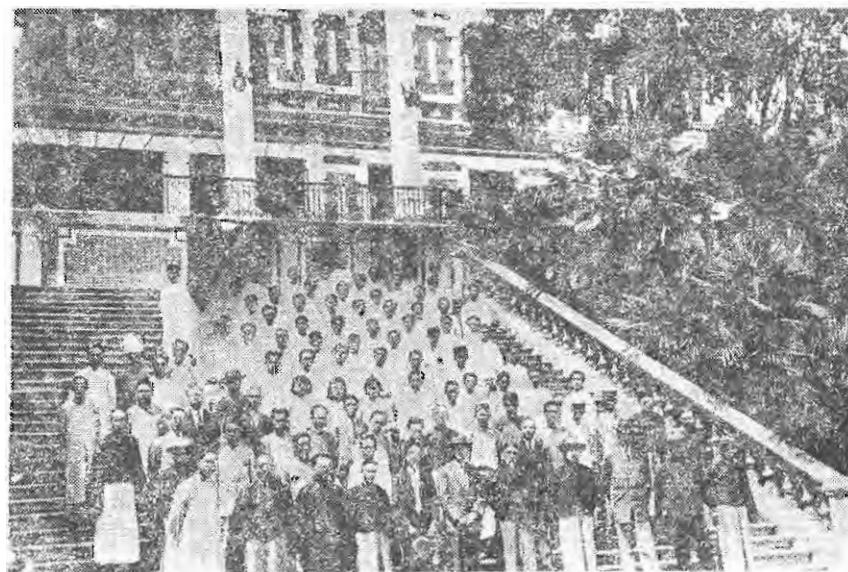
東陸大學創校記

張維翰

王荊公之言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其對興學施教之重視也如此。徵之古今賢哲施政設教之目的，亦莫不如此。夫設教興學不僅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推其極致，更須為天下得人以為天下用。滇省僻處西南，開發較晚，而文治武功亦常自任以天下之重，如護國元勛會澤唐公繼堯，其權輿也。唐公於民國十年重主滇政，以教育為國家命脈，亟須整頓——尤注意於大學教育。當時滇省僅有行政專門學校一所，難宏造就，公乃毅然斥資，籌設東陸大學。函聘袁嘉穀、周鍾嶽、由雲龍、王九齡、張邦翰、董澤諸先生為籌備委員，余亦被聘與其事。選定昆明城北，前濱貢院為校址，其地為一丘陵，前臨翠湖，而城外五百里滇池亦奔來眼底。洵勝境也。其建築兼採中西法式，存古而不泥於古，尚新而不專驚於新。原有東西兩門及紅牆，一仍其舊。門內松柏參天，翠綠欲滴，新築瀝青走道，由此道中砌石階百級，北向而上。階長度五六丈，每三十級則有一平臺，台旁繞以石欄，花木掩映。最後一平臺有噴水池。自此層分左右兩旁拾級而上，校之主要建築——會澤院高聳阜之前部，巍峨壯麗，係羅馬式建築，為三層大樓，是為校之本部及一部份

教室。會澤院之後，面積較前阜廣數倍，中為至公堂。堂與院中間，一大片花壇、草地，灌木修剪成行，兩側小徑，翠柏夾列翳翳。堂為校之大禮堂，仍其舊制，其廣可容千餘人集會。堂之左，數近百間之寢室（一樓一底），及附屬中學，教職員俱樂部（清時名衡鑑堂，鄉試主考所居）。堂之右，平房一幢約十餘間，校之訓育，總務兩處在焉。理化室則在校之西南隅；冶金、鐵工、木工等四大工廠在校之極西部。工廠與訓育兩處之間，有最大之足球場，可供徑賽練習使用；有排球場兩處。至公堂後為一大院落，古樹婆娑，清涼異常，餐廳即在此院落北部。其中最引人入勝者為偏於會澤院東邊阜頭，有古香古色之風節亭，係前明殉節烈士紀念處。亭前綠草如茵，亭下曲徑蜿蜒，自丘麓達阜之後，包車，腳踏車胥由此通行。但校之優良，固不徒具乎校景清幽，其最令人稱羨者，應為該校自民國十二年四月創立，即注重內容充實與遠大計劃。蓋唐公之抱負偉大與見解卓越。彼以為鄉環福地，靜几明窗，俾學子有安心攻讀之環境外，猶須正視教授之人選。故東大校長及教職人員，均聘國內知名之士及滇留學歐美、日本畢業歸來者充擔。校長董澤，係留美學生，歷長雲南省財廳、教廳

。教授浦薛鳳、洪錫麟、黃日光、余秀生、范晉臣、華秀升、熊慶來、袁不佑、楊維浚、楊季岩、何瑞、蕭揚助、趙家適、鄧鴻藩、周龍夔、李國清等，爲留學美、法、英、日歸來，得有學位者；龔自知、張重曾、劉暢庵等爲北大畢業，聶體仁、聶長慶等上海聖約翰及滬江大學畢業；柏希文爲英籍學者；袁嘉穀爲前清經濟特科狀元；陳榮昌、陳吉逸、倪宣三爲清進士、舉人……無不盡一時之選。校之圖書館及標本儀器設備，創校時由唐公獨輸鉅款，購備中西文書籍甚夥，琳瑯滿樹；標本、儀器則專門設室陳列及保管。歐戰名將法霞飛將軍於創於創校不久來滇參觀，對圖書館非常稱讚。彼返法後，會捐贈外文圖書多帙。在唐公之創辦斯校，先辦文工兩院，後始陸續完成法、農兩院。曾先於澂江縣屬之撫仙、星雲兩湖計劃疏通河流，增加附近田畝，以爲農院實習之所。嵩明縣屬之散旦銀、鉛礦區，亦設廠附屬於校管理，俾利工科學生常往實習。該校之畢業學生，素質頗高，余於民國卅四年奉使監察雲貴歸滇，所見省政府廳處人員，各區行政督察專員縣市長，以及採治、建築、農林、水利技術人員，多爲東大階段及雲南大學前數期畢業生。懿令休哉，東陸大學！茲雖事成往蹟，而唐公當年創校之功，固應付諸史乘，不可沒者也。爰濡筆而爲之記。



(供提生先樹家劉) 生師分部大東時代十二民

雲大通訊發刊詞

高直青遺著

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臺創刊，雲大校友聯誼會發行 申慶璧謹識

雲南當雲嶺之南，高山險阻，交通不便，凡有志深造之士，於中等學校畢業後，須遠運跋涉，赴京滬、北平等地就讀，艱苦備嘗。民國廿年春，雲南唐省長繼堯有囑及此，遂於省垣昆明，創辦私立東陸大學一所，以便利讀者，除利用貢院舊址為校址外，並有巍峩宏壯之新式建築物，地方賢達如張維翰、李宗黃、袁嘉穀等先生對創校籌劃贊助甚多，由董博士澤為校長，主持其事，所聘教授多為自歐美留學歸國及地方賢達博學者擔任，當時法文為第二外國語，尚有法籍教授數人，省內外，莘莘學子，薈萃一堂，研究各種專門技能，高深學問，一時蔚為風尚，對雲南文化之影響，實深且大。

乙卯九十生日詠懷

陽曆今年兩生日
歲尾便臻九十齡
黎明即起盥漱餘
邇來記憶力愈差
寒誘羣言多可欣
曾思引退養拙疏
風節彌堅解谷筠
偶逢勝境亦登臨

一在年初一除夕
暮齒駒陰當倍惜
焚香淪茗溫經籍
典要輒書備忘冊
尤喜度支精審核
民選無從乞免役
霜姿長鬱嵩山柏
海天萬里觀澄碧

相距三百五十五天
同一年度歲未隔
案頭尚有未成書
亟待殺青時已迫
呼吸松間欵步回
週曆復常注會期
却常緘口似金人
況懷莊敬自強篤
飯訖臨窗稽繁蹟
按時每能趨議席
不及當年動建白
仰贊中興同有責
險遠不曾慵臥展
何日金陵歸舊客

張維翰

民國初年的

大理「省立第二中學」

王文中

一、前言

民國初年設立在大理的「雲南省立第二中學」，因條件優越：①有現成的寬敞校舍，②有充分的固定經費，③有熱心的一流師資；所以在短短的四五年之間，就有輝煌的績效，成為全省最有名的學校之一。筆者於民國六年考入該校，得受薰陶，獲益匪淺，故對該校，印象甚深，謹就記憶所及，略述梗概如次：

二、校舍

該校校舍，位於大理城內的正中央，即塘子口與衛

門口兩大街之間，佔地甚廣，原為清末平定杜文秀事變之楊武敏玉科官邸，為宮殿式建築，有坐西向東四合院三進，每進正廳與廂房，均為五大開間，結構恢宏，雕樑畫棟，更覺富麗堂皇，後改設學校，以正廳為教室，廂房為寢室，亦極相宜。左右兩旁，有南北花廳，而以南花廳佔地較寬，佈置亦最為幽雅，有荷池、有涼亭、有四時不謝之花，有終年常綠之樹，有習風生之叢叢修竹，有挺勁孤標之翠柏蒼松，綠蔭樹下，遍設礎石桌几，供人閒坐，改校後，各同學課餘之暇多到此休息，或清談、或下棋、或看書，各隨所好，實為一休閒時怡情悅性之最佳處所。惟此一精心結構之官邸落成後，楊武敏僅在內住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即奉調他省，家眷亦

全數帶走，整棟院落，遂為滿清政府所沒收，改設西園書院，將私人住宅，變為作育人材之養官學府，不失為一最好安排。適至滿清末年，停止科舉，書院制度亦同時廢除，此一歷有多年，聞名遐邇的西園書院，又一變而為「雲南省立第二中學」了；而該校即藉此現成的恢宏建築，稍加修改與擴充，遂成為一既寬敞、又適用的最好校舍，可謂得天獨厚了。

三、經費

該校不僅接收了西園書院的全部房舍與設備，也接收了書院的所有學田與租息，因滿清政府，對西園書院的膏伙津貼，頗為豐富，曾將劍川、鶴慶、麗江等縣的提標莊田，撥歸該院，收取租息，作為開支；經該校接管後，再加整理，收入亦大為增加，成為該校經費之主要來源。此外省教育廳亦有固定補助，為數亦不在少，故該校能於極短時間，能配合需要，擴充設備，聘請一流師資，實賴此豐裕的經費所促成，經濟為辦事之母，於此可見一斑。

四、設備

該校於接收全部西園書院樓房後，以正廳樓上為教室，樓下及廂房為教職員及學生寢室；教室兩面開窗，光線充足，空氣清新，各種花香撲鼻而來，大有助於師生上課時的興趣。教職員與學生寢室，交錯安排，使師生打成一片，增加請益解惑之便，不致有隔閡之感，實為一最佳措施。學生寢室，每班為一統間，木板床，白臥具，整齊劃一，與軍營內務，並無二致。又因迫於需要，在北花廳西面，添建理化教室一間，專供各班學生講受物理化學及實驗之用。又在東面添建大禮堂一間，六角圓頂，相當寬大，集會時作為禮堂，平時則作為餐廳，下雨時又可作為三四百人的大操場，實為一多目標的最好建築。大禮堂東面又添建療養院一所，有病床，有特約醫師，病患治療，均極方便。又因四合院最後，有空地一塊，斷瓦頽垣，堆積如山，雜草叢生，為蛇鼠出沒之所，對學生安全，影響甚大，遂由各班學生，自告奮勇，通力合作，在兩個多月的課餘時間，把它夷為平地，作為大操场，一切體育活動，如排球、籃球、單桿、雙桿、跳高、跳遠、投擲等等，都在此舉行，也算是一個多目標的最好場地了。至於挖出來的泥土沙石，則有計劃的堆到南花廳西面的空地上，壘成一座小山，大概有三四百公尺之高，周圍遍植花木，所以又叫它小

花山。在山頂眺望，但見全城大街小巷，高低樓房以及蒼山洱海，全來眼底，甚至鶴足山亦隱隱可見，是爲開闢大操場一舉兩得的另一收穫，也可算化朽腐爲神奇了。此外如廚房廁所、洗臉間、洗澡間、茶水間、販賣室、理髮室等等，不僅應有盡有，且寬大整潔，安排適當，具見設計的周密。

更值得一提的是該校的教學用具、儀器標本以及化學藥品等等，也是應有盡有，如生理學中的人體構造、血液循環、神經系統、消化系統、呼吸系統等等，均有購自日本的各種臘像，可觀整體，也可扭開螺絲，觀其內部組織。又如動、植、礦等科（當時統稱爲博物學），亦有日本所製的原體標本，尤以飛禽野獸爲最多，礦物亦有不少，凡當時課本中所講到的都一一檢出，使學生傳觀，不僅增加學生研習興趣，抑且使記憶甚牢。至於物理化學亦復如此，凡各種藥品以及實驗器具，都極完備，每講一課，均加以實驗，有些化學變化，很像魔術表演，不僅學生感到莫大興趣，許多職員工人，亦多在窗外圍觀，共飽眼福。

上述種種設備，在今日臺灣，已極普遍，無足爲奇，但在六十年前，遠在邊僻地區的一間普通中學，能有此設備，亦難能可貴了。但該校仍有一最大缺點，就

是全校僅有一間閱書報室而沒有圖書室；所謂書報亦僅有上海申報、新報、以及本省出版之小型報紙數份，雜誌亦僅有東方、中華、學生等數種而已，實與其他設備不能配合，而學校當局亦未加注意，殊屬可惜。

五、師 資

該校第一任校長爲前西園書院山長楊迥塵先生（名瓊鄧川人爲筆者鄉前輩），但僅爲過渡性質，一年後即由李厚庵先生（名厚本大理人留日學生）接替；李先生熱心教育，勇於任事，上面所述的一切設備，皆爲他一手所造成，他更注意於師資的選擇，所延聘的教師，大部份爲雲南優級師範的畢業生，小部份爲留日學生，均屬學有專長，熱心教育的一流人選。又聘日人蘋內四郎及某某（忘其名）二人爲專門物理化學教師（當時國內中等學校能聘外國教師者尙不多見），有此優秀堅強的師資陣容，創造出一間聞名全省的學校，自是理所當然的了。但好景不長，不幸於民國四年，大理駐軍，因受落職軍官楊恢五的刁唆，發生叛亂，由北門進城搶劫，至該校附近時，突聞校內發出預備號音，以爲學生要準備攻擊他們，遂先發制人，集中兵力，圍攻該校，有學生四人，慘遭擊斃，日籍教師亦有一人受傷；其實該校

之吹預備號，係準備考試，並不知外面發生兵變，一着之誤會，竟造成該校無可補償的慘痛損失，其後叛兵雖經敉平，但部份教師遂因痛心而離職，部份學生亦畏懼而相繼輟學，李校長的萬丈雄心，也降到了冰點，終致飲痛辭職，揮淚而去；嗣由丁石夫先生（名其彥楚雄人日本宏文書院畢業）接長該校，雖有一番整頓，但亦止於維持現狀，遠不如當年的蓬勃氣象了。

六、校風

民國初年，滇西二十餘縣，僅大理有這一間省立中學，而每年又祇招生一班，在報考的七八百人中僅錄取五十五名，還不到百分之十，比今日臺灣的聯考，沒有多大差別，被錄取者的素質已相當高，再加以該校的校風，一開始就採取日本的嚴格制度，所以學生都很守規矩，絕沒有胡行亂為的。所有教職員學生，都一律住校，都一律在校聚餐，即城內師生亦不例外，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以及其他例假日外，都不許外出，上課時不許請假，課餘請假，必須填寫假條，經監學老師批准後，到大門口交稽查老師存查，並檢查儀容服裝後，始准外出，手續相當繁瑣，所以不是萬不得已，誰都不願請假。都養成星期日也不外出的純潔生活習慣，不爲社會

不良風氣所粘染，且每人身上的帶有學校發給的一本小手冊，印有校內規則八十八條，校外規則十七條，警醒大家不要輕易違犯，否則重者立即開除，輕者記過扣分，人人都能遵守，不敢輕犯，我在校四年，竟沒有看到一個同學被開除或被記過的；故該校的輝煌成績與榮譽，不僅是師長們的教學熱忱，管教有方，而學生們的循規蹈矩，自發自奮，埋頭讀書的好習慣，也是一個最大的因素，特一併加以敘述，以誌不忘，並作今日在校學生們的借鏡。

（上接第71頁）

逝世後三十七年以八十有八壽齡趁尙能執筆，敬爲君傳而深致感悼者，爲君逝世數月後，日本軍閥遂大舉侵華，經八年之艱苦抗戰，寇始敗降。萬惡共匪竟又乘機坐大，致大陸淪入鐵幕，中樞播越，以臺灣爲復興基地，至今猶在莊敬自強，力圖光復之中，儻君健在，必爲領袖蔣公一臂之助，而益深資倚畀，於抗日戡亂更有精勤宏偉之貢獻爲袍澤式，爲桑梓光。惜君竟不待而逝。嗟乎！壯志未酬，大星先隕，實爲國家重大損失，又豈吾滇一省一島之不幸也哉！」

瀾滄縣概況

楊德明

一、沿革：民國以前原稱鎮邊廳，至民國後始改爲今名，因瀾滄江（即湄公河）流經本縣從北至東南邊境約三百公里，故以取名。

二、面積：本縣原轄有今之雙江縣、滄源及臨江兩設治局，因幅員過於遼闊，不便治理，故過去曾於縣下設有上改心與下改心兩個縣座，其性質屬於縣的派出機關，代表縣政府辦理一切政務工作，至民國十五年後始將西北地區劃出（即上改心）分別改設爲雙江縣與滄源設治局，又將東部一大片土地劃出，改設臨江設治局，現全境面積廣約二、五〇〇方公里，約相當於臺灣的四分之三大小。

三、民族及人口：全境居民約三十五萬人，其中拉祜族約佔百分之五十，其他依序爲擺夷族約佔百分之十，佢伍族約佔百分之十，漢族百分之二十，其餘爲阿作族，老阮族，栗梭族共約佔百分之十。

四、地理特徵：全境多嵩山，間有少數盆地（壩子），每年四——九月爲雨季，雨量豐沛，全年氣溫適中，從無酷暑嚴冬之苦，西南部與緬甸接壤，國境線延綿長

達百餘公里，境內除地震外，從無任何嚴重之自然災害。

五、物產：境內除農產品外，過去並無任何工業存在，農產品以稻米、包谷、洋芋、小米等爲主，募迺附近之茨竹河梯田，極爲壯觀，水菓種類衆多，品質亦佳，因限於銷路，故產量不豐，鑛藏金、銀、銅、鐵、水晶、煤、鹽等均有蘊藏，著名之募迺老廠，爲明清時最主要之白銀出產地，其最盛時，據順寧縣記誌載，明代永樂年間工商人士聚集已達八十萬之衆。其興盛情形可以概見，今募迺及老廠一帶，處處存有昔時先民拓殖之遺迹，地下發現之磁器，全屬精緻產品，從未見陶器斷片存乎其間，由老廠向外延伸之數條大道，全爲石板鋪築，寬三——四公尺，長達百餘華里。該廠何以中落，原因不詳，但猜想不外爲鑛藏枯竭及部落民族叛亂兩大原因。

六、交通：過去全境並無可供機動車輛行使之公路，交通全賴驟馬牛等獸力之運輸，據聞現已由匪築成公路數條，可以和昆明及佛海一帶連接。

七、民情風俗：本縣因係多民族雜居，因族別不同，民情風俗亦異，一般說來擺夷族皆信佛教，居家必近河流平原，男女皆愛清潔，有自己的文字，性情溫和，並富於羅曼蒂克情調，文化程度較高，拉祜族陰部份基督教外，皆迷信鬼神，民族性較強悍，過年時男女老幼皆日夜盡情歌舞，但所謂樂而不淫，他們男女間的道德觀念，遠較今天的文明人強得多。

作伍族最原始，部份尚停留在獵取人頭，聚族而居，全族共耕共織的原始部落形態，民族性最強悍，好勇狠闊，一向以種植鴉片為換取生活物資的手段，該族人極崇拜水牛頭，家庭是否富有，以家內供奉之水牛頭多寡為決定標準，有些家庭內供奉的水牛頭達數百具之多，各族都行一夫一妻制，結婚離婚，亦皆自由。阿卡族的特徵為勵行優生學，新生子女如發現先天有缺陷者，立即扼殺，故該族決無肢體殘缺或生理缺憾的成人。

八、本縣歷史的片斷回顧：瀘滄縣過去向有「九反之地」綽號，所謂「九反」就是每隔九年地方民衆，就會造反。光緒十七年，本縣各土著民族，因不滿漢族經濟與政治力量之日遞增大，故全面起而叛亂，叛衆首先圍攻縣府所在地圈糯城，是年普洱道台尺寸甫及參將五大人（名不祥）亦來本縣巡邊靖亂，雙雙被圍困於募迺土老廠達數月之久，但兩地之圍，先後皆由大山及賢官土

司石氏兄弟率部所解救，但被圍於老廠之參將五大人却不幸陣亡，賢官土司石庭子因戰功被清廷正式封建為賢官募迺土司，至民國七年全縣拉祜族又再次造反，僅募迺土司地得以保持平靜，鄰近各地全皆淪陷，各地官吏商民漢人等，均紛紛逃至募迺避難，圈糯、酒房等地皆遭圍攻，酒房土司楊有龍、楊有光兄弟雙雙陣亡，楊有光之長女，亦中流彈殉難，圈糯之圍再次由大山土司率部解救，至今尚流傳民謡曰「風一層層雨一層，拉祜造反圈糯城，大山土司來接應，打死不少拉祜人」。

在民七事變之前，有民國五年作伍族之變，該族因經常出獵人頭，搶刦商旅及鄰近居民，故雲南都督府派遣正規軍五〇〇人，由一姓沈之司令官率領，偕同地方民團數千人，征討中課邦欠之野卡部落，該沈司令自恃武力雄厚，不聽各土司之意見，輕敵冒進，結果在中課附近中敵埋伏，陷入重圍，沈司令本人陣亡，官兵傷亡過半，潰敗而終。

民國二十五年該中課邦欠之野卡因至募迺土司地搶劫，土司之弟石炳麟時年方二十一歲親率二百餘名民兵，深入野卡區追擊，並將中課邦欠佔領，與五千野卡族部隊對壘，強弱之勢極為顯然，若非野卡族深為石炳麟部之勇敢行動所震撼，心生敬畏，主動要求締盟構和，否則後果將不難想象，是役以後野卡族人多能以鄰近各

族居民和平相處，民國三十八年後該族仍與募迺土司密切聯合從事轟轟烈烈的反共抗暴戰鬪，反共志士犧牲固然慘重，但所給予匪軍之打擊及戰果也是很輝煌的。

本縣十八土司概述

本縣在民國前因幅員遼闊，境內共由十八土司治理，在明清之季，十八土司中以孟連宣撫使官階最高，土地及人民也最廣最多，其次則為石姓家族之大山土司，賢官募迺土司及蠻海土司等三家。

十八土司依官階大小排列如下表：

1. 孟連宣撫使
2. 大山土司（土守備）
3. 賢官募迺土司（土千總）
4. 蠻海土司
5. 上允土司
6. 下允土司
7. 吉座土司
8. 西盟土司
9. 東干土司
- 10 千糯土司
- 11 邦中土司
- 12 東河土司（以下為里目、綴目）
- 13 黃草領土司
- 14 酒房土司
- 15 東主土司
- 16 富永土司

民國三十七年共產黨的魔掌就已悄悄地伸到瀘滄縣來了，其頭目即為縣參議會副議長傅曉樓及李曉春，他們與景谷縣的土共頭目羅正明勾結，在地方上製造矛盾

挑撥是非，很多人都被其蒙蔽，誤上了賊船而不自知，當時只有募迺土司石炳鈞兄弟及酒房土司楊德明等少數地方士紳，堅持立場，不為匪黨所利誘脅迫，毅然起而反抗，其中尤以石氏三家土司與匪黨鬥爭最烈，雙方短兵相接，纏鬥歷時數年，根據民國四十年雲南反共救國軍第十一支隊在瀘滄殲獲之匪黨文件顯示，匪軍單止在與募迺土西部於茨竹河戰役中陣亡人數即達四〇〇人以上，可見該土司地與匪軍戰鬪烈一般。民國三十七年底，滇南二十餘縣，不旋踵間，即為土共所席捲，最初敢於堂堂正正起而擁護政府，反抗共匪的就只有石氏各土司，其後景谷李希哲、臨江許雨蒼等雖亦起而奮戰，但因各方反共力量缺乏連繫配合，致遭各個擊破，滇南半壁河山，也就從此陷入魔掌矣！

補註：募迺銀廠概述：募迺銀廠現通稱募迺老廠，傳說係明永樂年間石屏縣寶秀人吳善賢所發現，該廠位於募迺西北，距募迺約四十華里，銀鑛品質佳，稱為方鉛鑛，平均一〇〇公斤可提煉十公斤白銀，所剩下之鑛渣含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純鉛，後人就是利用這種鑛渣來提煉鉛，據估計從堆集的鑛渣中，可以提煉約一百萬噸純鉛，募迺一帶居民多用鉛板代替屋瓦，過去因交通不便，至銷路不暢，抗戰勝利後本地商民用驛馬、駝運至緬甸，可獲利一百倍以上。

今之開遠　昔之阿迷

李時

今開遠，昔阿迷，民國四年夏末秋初，我曾經滇越鐵路昆明登車，夜宿阿迷，天絕早由阿迷達河口以出國，事隔多年，已無印象，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長時間住在開遠，和地方人士相談，才知今之開遠縣，即昔之阿迷州，茲就地理歷史，簡略敘述，並考其改土歸流入民國文物，展望將來。

一、地理輪廓

昔之阿迷，叢山峻嶺圍繞，中間是一不大不小的太平壩子，上流河水由壩頭岩峽注入，流經壩中到壩尾又落岩縫中，水落之處較低，溫度高，農作物早熟，水稻外，以甘蔗為普遍，得土質之肥沃，氣候之適宜，粗大而甜如蜜，入口吐渣如綿，以他處比為上品；上面懸岩峭壁，鐵路循岩鑿石成徑而過，該處由開遠開車為車站，有鐵道警察分局護路，分局長率兵警二十多名駐守

，孤立岩上，並無居民，提起此鐵路，當知修築的原因：亡清道光起，內政不修，外交失敗，為列強積極侵略，締結許多不平等條約，雲南割入法國勢力範圍，法帝國主義者，欲吮吸雲南地上產物，地下寶藏，先以交通為第一，故滇越鐵路，法所修築！其比較東北南滿鐵路稍好者，護路權未失，不似滿鐵三十里以內，外人為所欲為，我政府不能過問！由昆明到河口，護路鐵警分設三十六分局，以總局統轄之，總局所在地在開遠，此路工程浩大，由昆明出宣良以下，所經山嶺挾岩石，穿洞將達二百個，長二公里乃至三公里，上下段有好幾個，開遠河口中間，一處兩對面壁立懸岩，相隔大箐，箐深約二千公尺，寬約千尺，建橋工程，舉世無匹！橋成，上下火車由洞穿過，人坐車中悶極，方從這邊洞出口見一線光明，吸一口新空氣，又入那邊洞不見天日了！路係單行道，兩頭洞外有交換站的。

二、簡敘歷史

原係阿迷，而阿迷從數千年史跡考之，殊覺渺茫？明以前雲南是土司制，有些地方，各成部落，清鄂爾泰改土歸流設流官，阿迷爲迤南臨安府之阿迷知州，州官非土著而是漢人，把迷藏叢山峻嶺難與外通之阿迷，開闢人馬可行之官道，以便官家出入，商賈隨之，漢人衣冠，初見阿迷，但依然夷多漢少，州城雖設學官，教化仍難推及四鄉，故文物異常落後，在滿清二百六七十年長時期中，不能說毫無進步，風俗習慣，夷人受漢人感染，城區變易不少了！

三、今之開遠

交通爲社會進化之樞紐，由野而文，交通關係甚大！我中華沿江沿海，比山區得風氣之先，就由交通便利所致！故今之開遠，和昔之阿迷，大有不同！自滇越鐵路築成通車，突飛猛進，變冷落而熱鬧！滇段由河口到阿迷爲中心點，客貨車因路險不能夜開，一上一下，均宿阿迷，城外落雲莊，闢爲宿站，過客雲集，旅館林立，食店遍佈，洋味、廣味、川味，兼而有之，聽食客選擇；娛樂場所，有固定戲院、茶樓亦唱亂彈，空地時來雜耍，名目繁多；照明有大力發電電燈，比之油燈，明

亮而方便！大小旅館中，風塵女時有出入，有土、有港、有粵，街頭食店，去去來來，惹人注目不已！其所以鐵路通，阿迷驟然改觀，不單是越南往來方便，而是昔日由長江經四川入滇貿易，改由海道自上海而香港，而海防、而河口、而阿迷達昆明，不拘人物阿迷爲宿站，怎不異常熱鬧呢！昔之阿迷改今之開遠，開遠真開遠，不似昔日阿迷閉塞，因鐵路往來甚快，才有這般情景的。

滇越鐵路壞的一面，是滿清爲外人壓迫之結果；好處也多，百貨自江而海，縮短日程，減少運費，青年留學國內外，昆明出發，宿開遠，出河口，以達海防，而港，而滬，不消十日，隨心所欲讀大學，南北可以四通八達，出洋則東去日，西去歐美，與舊日比，真有天淵之別！而開遠在阿迷時代幾十年，迷藏不露，今開通了！我們救國建國之三民主義，而推動實行之黨，在全省有縣黨部之組織自開遠始！民國十七年，中國國民黨雲南省黨部派申慶璧、蔣子孝、楊光惠、張邦藩、李時爲開遠縣黨務指導委員，成立開遠縣黨務指導委員會，推申慶璧爲常務委員，蔣子孝是以縣長兼任，黨政合作，促進地方庶政不少，同在黨部工作者，爲現任立委之孫秉權同志，孫同志是開遠人，曾任委員書記長各職，時間甚長。

四、我在開遠

我以滇越鐵路黨務特派員兼助理軍警總局總局長張邦藩同志局內事務在開遠，我和張同志兼充開遠縣黨務指導員，實際工作甚少，其後我又任軍警訓練所長，目的是要將全路軍警訓練成認識革命之三民主義，養成革命戰士，忙於此即疏於彼！軍警所轄全段三十六分局，大都有市集，有商旅，有民衆，我自參加革命長時間，十九作民衆運動，除訓練軍警，聯絡鐵路職工外，對沿線民衆，亦須顧及，全路來來去去工作更忙，然對於開遠中學黨義公民課程，以不受薪給擔任數年，後來黨政合作創立之民衆教育館，以我積薪買書捐贈，此亦在臺和申同志相見談及的；又「阿龍古」荒田甚多，由於水利不興，與建設局長鄒瑞東，籌資修築水壩，以利灌溉，可惜開工未久，我離去開遠！後聞壩未竣工，一次洪水冲崩倒了，可嘆！

五、展望將來

開遠振興農業，荒蕪田地甚多，可以開發；交通便利，提倡工業，可以向港滬購買機器，壩頭水勢湍急，可以築水壩發電，如此，工業用電可以取給，而甘蔗榨

糖，可以易牛馬力而電力，電燈可以推及四鄉，因有水力發電，比大電損本錢而易於擴充之故！自鐵路通後，外邊生活習慣進來，我們是以茶作飲料，而今咖啡傳入，一般人好咖啡了！開遠推廣農業，平地栽甘蔗製糖，山坡種咖啡抵外來，我在軍警總局服務見，空地已有咖啡幾株，更見結子，在斜坡易雜樹雜草栽種起來，不愁無銷路的。推進農業，提倡工業，築水庫發電，依此次第實行，開遠將來，前途無量！這些，都是我嘗同地方人士建議，渴望見於事實！

以上對於開遠今昔之不同，僅憑記憶，筆下疏漏，且或錯誤，在所難免！離開時日久，今旅居臺灣，他目前是什麼樣子，更覺渺茫了？遙念大好河山，羣魔竊據，廿餘年梟獍橫行，失了人性，豺狼當道，吸人骨髓，天怒人怨，自從天安門大變，加以大地震，數十年高呼打倒朱毛，今朱德死於前毛賊死於後，羣魔無首，自相爭殺，同胞們醒覺，乘時而起，我軍大舉反攻，裏應外合，掃蕩羣魔，拔盡邪說，建設三民主義大中華，出民水火，登民衽席，我如尙在人間，同聲高唱凱旋之歌，返桑梓看故廬，拜掃祖墓！凡舊遊之地，必然親去向遺老話舊，開遠等於第二故鄉，友好必尚有存者，果然相身，歡欣不已！我寫的拉雜成篇，謫鄙已極，閱者正之！

馬幫開發的當陽

趙 銑

當陽是緬甸東北一彌子（河谷）有河流蜿蜒彌心，賴莫北峙，賴節南廻，西屏棒巴拉，東壓薩爾溫（潞江）。東渡潞江出卡瓦山進滇南，南綰速（猛速）東（東枝），下仰光及吉仁區。北枕宣慰，上滇西，襟三江（瀘滄潞江伊洛瓦底江），而帶景臘（景東臘戌）；卡瓦山及滇邊鎖籬形勢天成，向稱龍蟠虎踞之地，今緬匪軍正鑿戰於此一地帶，昔爲村居，今設大縣，駿駿乎有設專區之說。

當陽爲三十年來我滇人之開發地。其東之弄坎，南之賴節，北之賴莫一帶山區，滇人已住居十代以上。賴莫山土司爲雲南龍陵人，賴節千總爲雲南之騰衝人。均係世襲，村落居舍，生活習慣文化皆爲華式氣候涼爽，寒暖適中。交通以驛馬牛車爲主。三十年前，華人視當陽爲蠻烟瘴雨地方，每年在清明前十月後，行商（以驛

馬運轉貨物者）山上人，才下彌趕街住宿，除此期間有一句俗話：「要下當陽彌，先把老婆嫁」。故此時尚是不毛之地。蒙茸草昧，離離籐木，禽獸同居之區。其藉徵人境者，只三五家集落，散見坡陀起伏間而已。而揮人不講衛生，糞便遍地，臭氣薰天，蚊虻飛舞空際，追人刺螫，雨過天晴，蒸漚溼燠，塗泥半朝，當之者，鮮有不發哩瘡發高熱而致死者。抗日期間，醫生研究哩瘡是惡瘡疾，被瘡蚊刺螫而引發致病，於是揭開哩瘡之謎。

二次大戰完畢，緬甸光復，華僑復員如楊春芳、尹自慶、楊固天等先生復員當陽，爲開拓當陽之先鋒，此時定居華僑十多家，行商（以驛馬駝運貨物）數百人組織華僑協濟會，選楊春芳、楊大高爲正副會長，爲華僑有組織之始，行商居貨俱經營，爲馬幫之領幫，足衣足食已，又感以孟子所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

近於禽獸」又恐下一代不受祖國教育，會遭受亡族滅種之禍，於民三十六年創辦華僑學校，開始有八人。

迨大陸變色，神州沉淪，共匪以暴政統治中國，以階級鬭爭殘殺無辜，沒有田屋，劫擄家財，吊打勒索，亟人間之刑求；亂倫獸行破壞家庭社會組織，父祖慘死，兄弟妻子離散，同胞不堪其苦，滇緬邊區，以地形之利乃扶老携幼夤夜逃亡。幸緬甸關卡疏漏，阻攔可通，不論教徒、非教徒，不論漢族（泰）族，都蠭湧而至，一、三年間，人口增至四、五千戶，行商不敢回國亦偷接家眷出國，都紛紛購置居室，買地蓋屋，本地撣人則各自賣地，向郊外遷出。比屋排櫛，頓成漢人都市，欣欣向榮儼成緬東北之首府。約佔一〇%之緬印撣人，亦須學漢語才能生存，可稱五里華場。

當陽曾是緬甸黃金鴉片之散集地，據一般估計，最高額曾達十五萬緬斤（二百多噸）輸出泰國，銷往別處者，約五萬緬斤（七十噸）今共匪盤據區域已佔一半以上，大部出口貨由馬幫運載，一部活動緬甸關卡用貨車載往泰國，換取黃金，再轉瓦城買貨至當陽銷售，此時馬幫需有自衛槍械自衛。但此期間，馬幫所至，通暢無阻，迄民國四十一年爲游擊部隊所有，上下泰國須靠反共武裝護送，民國五十三年緬甸實施社會主義，禁止外

貨入口，幣制貶值，經濟衰頹，商人將雜片運出泰國，換回黃金雜貨、穩定緬甸經濟和幣值，一時當陽成爲緬甸商業中心。若印度人不偷運黃金出口，緬甸有此一走廊，可維持緬甸經濟於不墜，有一緬甸陸軍少將旺枝觀察大其力後云：「這些馬幫輸出毒品，換來黃金雜貨，經濟因之穩定，值得鼓勵。雖然有害於別國，但有益於緬甸……」可惜此君不久即被罷黜。民國六十二年，緬甸解散自衛隊，自毀長城，共匪西渡，進出灘江西岸馬幫走廊被毀，馬幫另開路徑一條（東枝——猛乃——泰國）。毛爾棉——泰國。東枝遂代當陽而起，此時尚維持當陽泰國路線者只三、四家特殊資本家而已。一般馬幫已無能爲力，只望洋而興歎矣！一部青年合資做磚石生意，以苟延殘喘，似乎緬甸生意已成末路，因緬甸政府軍警隨時突擊檢查。如本（六五）年九月在通都大邑大肆逮捕有錢人，重點在密支那、猛拱、瓦城一帶，據說拘捕六百多人，小本經營者亦被人告發爲有錢人，被捕者，家財被充公外，還要下獄判刑須錢活動。

馬幫是從雲南逃出之鄉居人，習於養驟馬駝運，乃純生意人，逃出時，幫人趕馬，省吃儉用，不吹不賭，積得驟馬錢，就帶馬幫人，待有三支馬驟時，即帶馬幫人，有五個時幫人駝運，再兼代生意，再進步就是財主

。往泰國之馬幫須能連天連夜，長途跋涉，逢山開路，

遇水搭橋，人馬都須精強力壯，胼手胝足，以啓山林，割草背馬料，扛獸子懶獸醫，遇敵情，尚須作戰，若失敗則人貨盡失，此類情形比比皆是，不勝枚舉。此類人家屬，修改唐人詩句爲「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改爲「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血汗」也。幸而倣通則足衣足食，可以請人到國內接家眷出來團聚。此爲馬幫第一條勤脈，除政府軍警外，尙有各類反政府軍之迫害或剝削其歷程之艱險，一言難喻。

第二勤脈爲卡瓦山區，卡瓦山區之住民爲卡瓦，卡瓦分生卡瓦和熟卡瓦二種。熟卡瓦粗具知識，一部份信基督教。生卡瓦無知識，吃淤血、臭肉、用人頭祭谷地。人頭當然是由隻身商人中獵取，卡瓦山沒有交通工具，純爲馬幫天下，每個角落都有馬幫腳跡，一些爲求厚利，前往生卡瓦區貿易，彼等教生卡瓦穿衣服，吃熟食，用藥醫病，從此商人湧入生卡瓦區者多，人頭上供之事絕迹，生熟卡已不能分，構成一片和樂氣象。但是此種好景曾幾何時，爲赤潮淹沒而墮入深淵，整個卡瓦山區爲共匪所佔，馬幫開拓之二條勤脈，於焉停止，而緬甸經濟隨頻臨崩潰邊緣，原料沒有，工廠倒閉，商人失業，搶刦成風，道德淪喪，此種現象係基督所說之末日，抑乃造成共產黨之溫床，臨筆至此，能不怵目而警心。

乎！

緬東北地區（以政治分）分爲宣慰（木邦土司轄地）、蒙冷、卡瓦等一帶山地，氣候涼爽，而田少，不適擇族居住，數百年來，即爲雲南棲息之所，只卡瓦區爲漢卡雜居彼等每年播種二次，八月至翌年三月種鴉片烟（本地人叫黑貨）三月至八月種玉蜀黍（玉麥）此種生活，從英人治緬，迄今不移，此輩煙農吃玉蜀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地而食，衣不蔽體，知識簡陋，渾渾噩噩過一生，做一天，吃一天，不想第二天，下種時，無糧食，向富人借高利貸，定好煙價，煙甫刮得，還在煙地，即爲債主取去，煙刮完畢，債務雖消，只含着眼淚空手回家，希望二年老天照看，能大豐收，此後煙價漲跌已和他無關矣。煙農多數無煙可吹，生活困苦，緬軍亦不忍心下令禁種剷煙，驅使民衆傾左也。蓋匪區大種，共匪統購統銷之故。且煙農不事其他生產，一旦禁種，生活無着，即會流離失所，不爲匪僞吸收亦將影響社會秩序。可不慎乎！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善哉，管生之善言也。馬幫足食足衣已，家庭團聚已，轉而尋求精神生活，馬幫成員一大部會受中等教育，少數受大學教育，對事理之認識，當較一般爲高，他們爲

下一代着想，支持擴大當陽華僑中學，一面感以自然界之偉大賜與生活之空虛而興建寺廟。

(一) 創辦擴大當陽華僑中學（以下簡稱當華）

當華爲楊春芳、楊大高、楊固天、尹自慶等先生所創辦，純爲雲南人之資財所建，筆者到時有茅屋一所，做教室二間。爲楊會長所挽留，參與校計，時有學生十八人，教師二人。在創辦人之領導下賴青年甘濟寬、楊太用等君數十人之合作擴大捐款，馬幫跋蹠輸將完工一座大樓，計教室八個，民四十二年創辦人（除楊固天）南下，泰國將集誠公司結餘款及三人私款，交楊固天添建西廂房，秦希伯、朱潤蒼等發起組織當陽雲南同鄉會添建東廂房，爲雲南同鄉會館，並選秦希伯、楊固天爲正副會長，當華置於雲南同鄉會下另成立董事會。集誠公司又將其在當陽之產業捐贈當華，做爲教職員生寢室。五一年由學校主動發啓添建一座，（計教室三個教員寢室二個）具備一完全中小學之全部設施。對教學之設施有理化實驗室、博物標本、樂器、圖書諸部份，教師中英緬文教師達三十五人，大學水平者八人，均爲一時之選，學生千餘人。當華負責人爲滿足捐款人及家長之希望，每年須有三次活動：

(1) 緬甸獨立節 海外文化之盛衰，常影響於僑胞地

位與自尊心和國家民族之名譽。當陽既是海外雲南城市，其文化之興衰，實爲國家代表，獨立節之體育活動和藝工活動是當陽各種民族之文化比較，故當化每年十二月之第一週禮拜六禮拜天舉行二次校運會。其目的在提倡體育選擇運動員，所以每年三分之二獎品及十二哩之徑賽一貫勝利，以贏取僑胞之光榮和驕傲，而學校亦因之而取得與政府學校高中之同等物資分配權利，當華樂隊每逢駐軍喜慶或國家大典，都彼邀請參加。

(2) 春節 當華均以龍燈、或獅燈在元旦慶賀，當地軍政機關部隊，由初二起逐家慶賀僑胞，初六、七、八日公演話劇歌舞以答謝僑胞出錢出力之合作厚意，僑胞得一安慰，並藉此以明瞭子女之藝工成績。公讓各駐軍及政府機關官員，作國民外交活動。又宴請僑胞以收新春同樂聯絡感情之效，有時且請青年公演演劇。

(3) 孔聖誕教師節 每年均排演歌舞話劇請僑胞觀賞同樂以團結僑胞精神，持續我國固有文化，保持我國倫理道德，啓發民族意識，清除共匪毒素，喚起反共意志，當華會公演地下火，古裝話劇有肥水之戰、西施、清宮怨等名劇。幫助僑胞組成演劇研究社，以宏揚演戲。當陽華僑中學，校址寬敞，校宇輝煌，設施亦相當充實，已於民五十五年爲緬政府收去。集誠公司捐贈之

師生寢室，由以學校負責人趙一弘住在裏面，冒認為私人產業，不為緬政府接收乃以趙君離校為漢奸董生濟，利用其為緬軍軍事情報員之地位，藉法律空隙乘機霸佔，甚為可惜。

(二)建寺廟：

1. 觀音寺財神殿 原為楊春芳先生太夫人之私廟，范太夫人逝世，供諸僑胞大眾時為三十呎見方，秦希伯繼續領導修建，由三十呎見方擴大為三百呎見方，得劉啓序先生之輔助，建一正兩廂，再建財神殿及池塘與圍牆，此寺每年五次會，每會均有二、三萬結餘款，是以建築迅速，誠為閭中靜境，花木扶疏，交織成蔭，湖山掩映，倒影池中，春花秋月，遊人不絕，置身其中，如登仙界。

2. 觀聖殿 有二處，一為大洪山，一為五和公俱為洪幫弟兄所建。各省人都有，五和公以雲南人為主，大洪山以廣東人為主。

3. 基督教浸信會 以雲南人為主供諸全當陽基督教徒，為民族大會堂。

西郊有一大寨耿馬、瀾滄、滄源撣族，不同馬幫來往，既不讀漢書，也不讀緬文，自認為緬人，內中亦有知識份子，乃固步自封，不求上進，子女不受教，正如

增廣賢文所云：「養子不教如養驢，養女不教如養豬」。無知無識，渾渾噩噩過一生，將求緬人奴隸而不得也，深淵將墜，能不回頭歟！

雖然在緬甸生意成為末路，但早飯晚米不相連，餓莩道之事，尚未出現，僑胞仍有說話，怨憤之自由，行動不越軌，無人過問你。仍比大陸同胞好過萬倍，大陸五人穿一條褲子，每人每年留給三月糧，受着極權統治，過着牛馬生活，權利鬭爭，如波起伏，未有止息，老百姓無所適從。無所錯手，既不敢言，又不敢怒，亦不敢沉默，處在水深火熱中，翹首王師，不知何日可至，回顧臺灣，實施三民主義，使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股，漁者有其船，住者有屋政策，全省沒有乞丐沒有失業，人民豐衣足食，每人每年所得八百美金，貧富差距不到五倍，全年貿易總額，達一百五十億美元，而大陸每人所得不到一百美元，全年貿易額不到一百五十億美元，足見民生凋，國步堅難，禍患猶未已。天安門之反暴，方興未艾，梁山泊之權位，未有定時，天災人禍，相繼沓來，朱毛前後死亡，古人說伐喪伐難，正是此時，二次大戰時，蘇人簞食蘋漿以迎德軍，北韓作戰，匪軍向王師投降（見流血到明天）如我政府反攻，乃救民於水火之義舉，百姓定簞食蘋漿，可拭目而待也。

記憶中的滇越鐵路

孫秉權

雲南位處邊陲，與越、緬接壤為國防重地。清光緒二十四年，法國人自越南修築滇越鐵路直達昆明，該路在宣統二年間通車，路線全長九千二百八十八公里，工程艱鉅，為世界偉大工程之一。

按照一般慣例說，通商鐵路多係用木枕，滇越鐵路則係用鐵枕，實際也就是軍用鐵路，法國人早期修路的目的，具有侵略的野心是以不惜鉅資修築此路。修路時期工人傷病死亡甚多，由於下段氣候不佳使然也。

當初修路在雲南境內的下段芷村附近有一座人字鐵橋，難以設計，耗日費時修築不成，法國交通當局以重金為酬，登報徵求修建方式，法國工程人員應徵者甚少，後乃有一法籍女工程師，以立體的方式提出圖案，按照施工該橋才告完成。

滇越鐵路穿山越嶺，隧道甚多，鐵路沿線最怕天雨，山石坍塌，車行中斷，由於該路修築係用鐵枕，路基不

易損壞，所以每遇山崩受阻立可修復，養路護路亦無問題。至於維持鐵路秩序，中法雙方交涉，由我方設有軍警總局，本來鐵路只需路警維持即可，由於係外人所築的鐵路，根據交涉結果，不得不設軍與警護路。該路由昆明以下，經呈貢、宜良、徐家渡、華寧、小龍潭、開遠、碧色寨、芷村到河口等縣市區達越南，開遠為鐵路中心站，軍警總局設於此。各站均有小販叫賣，有的越南姑娘在車站附近賣越產香蕉、波蘿。車站附近法國人的洋房，屋頂色紅而牆色黃，栽種花卉及行道樹，點綴其景。

滇越路碧色寨站，與雲南自築之箇碧石鐵路銜接，箇舊所產之錫，由錫務公司製成錫磚，賴此運輸出口，行銷國外。滇越路不及其他通商鐵路寬，箇碧石鐵路更不及滇越路寬，同樣能發揮運輸效能。

交通與生產及文化均有關係，民國二十五年左右，

雲南提倡地方生產建設，在滇越路下段有開蒙、開文兩

墾殖區之設立，已推廣種植稻業，增加生產；更有開遠水電廠及草壩蠶桑公司之成立，鐵路附近各縣，土地肥沃，資源豐富，頗具開發之價值。

抗戰時期，日軍由海防登陸佔領越南，滇越鐵路僅有雲南境內（由昆明至碧色寨）一段通車，其餘則已拆除。抗戰勝利，鐵路收歸我有，鐵路的軍警總局撤銷，改由鐵路警察維持，多年間此國際路線之鐵道已歷盡滄桑。

滇越鐵路為雲南一大交通線，商業上的運輸自屬便利，而外縣人之往省會昆明者已朝發夕至，尤其青年学子到省升學就讀者已免長途跋涉之苦。早年有的青年前往上海、北平唸書及往國外留學者，也乘滇越車經河口至海防轉香港前往。昆明之報紙也可當天送達附近各縣。在文化上法國人的生活情調對滇人影響不大，滇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思想日漸提高。雲南護國之義推翻袁世凱帝制自爲，係滇人發揚正義之表現，及抗戰期間，滇人協助政府修築滇緬公路，貢獻人力物力，在西南後方，滇人也盡其愛國之責。

自大陸淪陷，離鄉日久，已不知滇越鐵路情況如何？遙望南滇，感慨殊深，愴然於懷，今日大陸動亂不已，我們大好河山正待光復，重返故園之期也不遠矣。

(上接第73頁)

接着，談到隴公對本鄉貧民的關懷，因本鄉產稻不多，以五谷雜糧為大宗，稻谷只够完田賦，每到五六兩月，貧民們餓得口吐黃水，鄉公所積谷堆積如山，寧可蟲蛀，也不肯周濟窮人，隴公得到密報，通知鄉公所打門糧倉，將積谷借與貧民，收成後如數歸還，以應眉急，這樣才使餓民免除餓餓之苦。

總之，人生的際遇是無法預卜的。有道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想不到突來的橫禍降臨他的身上，大陸變色，隴公全家遭匪殺害，其弟均平、均座於四十年先後被扣上反動派的罪名，就地鎗決了。隴公則被匪押經五眼洞渡船時投水自盡，失去一位好父母官，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想起小時候我常常對父母親誇下海口，我長大後，作人處世要學隴參謀長一樣，如今已成泡影，怎不叫人仰天長嘆！

雖然隴公已經走了，但我相信他在鎮雄人心中樹立了一座忠貞不貳的精神堡壘，替我們鎮雄縣的父老兄弟姊妹創造出美好遠景來。

於竹東榮院

陸軍一級上將朱培德將軍傳

張維翰



朱將軍培德，字益之。雲南鹽興縣人。生於清光緒十五年己丑十月初六日。其先世居江寧。始遷祖某公明初隨沐英入滇，遂家於安寧縣。至曾祖某公，乃徙永濟井。以製鹽爲業，家漸饒裕。父諱秉豐，母氏何。有子三，長潤德，君居次，三樹德。君生四歲而孤，天資穎異。五歲隨祖母返安寧就學。及長英姿偉岸，喜習武藝，畢業於省立中學。宣統元年考入陸軍第十九鎮隨營學堂肄業。次年歸併入講武堂，深受精神教育及革命思潮之涵濡。辛亥九月九日滇省光復，軍中下級幹部多爲講武堂學生。君躬與其役，至爲奮勇。越日都督府成立，奉委爲西征軍第二師部副官，出任中隊長，駐防大理。自念學程未竟，不欲中輟，遂辭職回校。民國三年夏，以最優等畢業。奉委新編步兵第三團第一營連長，升任第二營營長，時滇越邊界土人不堪越方對汎官兵之壓迫，糾衆抵抗。而駐滇法領事轉以土人犯界作亂爲詞，向我要求懲辦。軍府命君率所部往南方鎮撫，行抵思普邊境，土人相率環迎馬首，歡呼云：「我輩皆漢家苗裔，不見漢官久矣，今幸大營蒞駐得賴保障，外力侵擾可無憂矣！」君審知兆釁之由，對內開誠安撫，對外和平交涉，於是邊民往來，相安無事。四年冬袁世凱叛國稱帝，護國軍興，君奉令率部回省歸護國第二軍李總司令烈鈞統率，任支隊長，向桂邊進發，師次廣南龍潭，與僞定滇軍龍觀光先遣部隊遭遇作戰，將同擊潰。遂由百色長驅桂梧，直抵肇慶，以龍潭戰績擢升二十五團團長。經三水清遠，取道韶州，北伐，師次琶江。袁世凱死，龍濟光復有異志，君以一團兵力與龍之親軍十營戰於源潭，歷數晝夜，屢瀕於危，終以沉着因應，而獲最後勝利。

。旋攻清遠龍部，陳福祥率三營投降，五年升任駐粵滇軍第七混成旅旅長，進駐廣州。六年 總理孫公南下護法，建軍府於廣州河南，君始受知，加入中華革命黨，以瓊崖一隅，猶復稱兵抗命，旬日間攻陷高雷，四邑震動，各地守兵節節敗退，廣州危在旦夕，君奉令爲梯匪司令，率四支隊禦之，恩平陽江高雷相繼克復。以功擢滇軍第四師師長。凱旋之日，肌膚如臘，未及休息，而南匪告警，君命所部集中仁化扶溪，卽力疾親往指揮，由曲江乘電艇赴扶溪，途中油罄，艇隨波退，君甫着冰帶，艇已半沉，幸遇漁舟獲救，卒解南匪之危，粵局以安。第四師司令部卽移駐廣州永勝寺。八年冬與大理趙和壠先生第三女公子慧君女士結褵，總理親爲證婚，袍澤榮之。九年滇軍內部生變，挈眷走香港，於喬裝附商輪回粵，抵三水聞前途有阻，乃舍舟登陸山行十餘日始達四會，率所部急趨連山，桂軍李易標阻之，連戰皆捷，遂由星子入湘，行至嘉禾時，北洋軍閥張敬堯入據長沙，譚督軍延闔被迫退至郴州，君單騎馳往晤譚，後卽兼程返臨武，率所部與張部戰於衡山，破之，湘軍遂恢復長沙，譚公堅留就衡陽寶慶常德任擇一地駐軍訓練，君婉謝之，而輶轉赴滬晉謁總理，時桂省陸榮廷莫榮新舊部據邕桂，總理命君回粵，任援桂第二路司令，大本營李參謀長烈軍以援桂事機已迫先令第二十旅旅長楊益謙率部與粵軍許軍長崇智會師下桂林，特留一營以待軍東下，君至桂林集所部訓話，以服膺主義努力革命爲依歸。衆皆翕然聽命。總理復任君爲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將滇軍編爲三混成旅入粵，民十一年與粵贛軍會師北伐，君兼任中路前敵總指揮，先後攻克大庾南安贛州，而廣州陳炯明變叛，總理蒙難珠江，君回師擊討，戰於韶州，因友軍失利，轉退湘邊，而後方轎車被截，且戰且行，至九峰復被圍，幾不得脫，乃焚棄行李，率輕騎經臨武藍山道州入桂，適土匪梁華堂入踞桂林，人民不堪其苦，君驅逐之，暫駐桂林休養。旋率部會滇軍楊希閔等入粵驅陳逆殘部於惠州，返抵粵垣，整理部曲，編爲大本營羣衛軍，奉命任軍長，兼大本營參軍長，並代理軍政部長，時爲民國十二年也。是時粵省駐軍龐雜，君則力戒所部，以革命責任重大，務須刻苦盡職，不容有貪惰行爲。十三年秋，陳炯明部衆由惠州進犯，君率部會諸軍禦之羅浮山下，失利退至石龍，聞 總理已乘車赴韶，君雜亂軍中隻身曳馬尾渡河，踏血泊而行，幸免於難。於卽收容散軍守沙河龍眼洞，敵以精銳衝鋒數次均未獲逞，其主力洪兆麟又循廣九路薄省垣，勢益岌岌，君指揮師長朱世貴旅長朱淮測擊之，敵衆大潰，省圍遂解。自 總理以下，咸以虎將目之，乃任爲建國第一軍軍長，會同湘贛軍二次北伐，任北伐軍中路總指揮，以本軍爲中路主力，攻克贛州、吉安等邑，南昌亦指日可下，乃左翼軍忽不戰而退，致中路受創，不得

已率部回粵。今 總統蔣公方主辦黃埔軍校，創立黨軍，收復惠州，肅清內部，不幸 總理以召開國民會議北上，辛勞致疾在北平逝世。蔣公繼承革命大業，整飭軍旅，凡在本黨統率下之各軍均編爲國民革命軍。十四年任君爲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出爲南路總指揮，殲滅鄧本殷部，旋任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軍需部長。十五年 蔣公誓師北伐，君任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北伐軍右翼總指揮，率部由醴陵經萍鄉，深入贛省，於仰天崗萬壽宮生米鎮牛行諸地奮戰，發生決定性作用，從此江西全省歸入革命軍掌握。十六年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北伐總預備隊總指揮。七月三十一日賀龍葉挺竄贛垣，與朱德揭共黨旗幟，其勢甚張，君於九江發令從容定之，益努力於清黨工作，繼改任第五路軍總指揮。十七年北伐任第一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長驅魯冀，首入北京，統一大業於焉告成。未幾，編遣令下慨然裁去四師之衆，以爲諸將先。十八年任討逆軍第一路總指揮當選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秋以勞瘁不勝繁劇，懇辭贛省主席。辭呈三上始獲准奉調參謀總長國民政府委員。二十一年四月兼國民革命軍戰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二十一年當選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二十二年兼任訓練總監兼軍事長官懲戒委員會常務委員。二十三年兼任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二十四年三月國民政府特任爲陸軍一級上將，奉命恭代委員長 蔣公校閱蘇皖贛閩浙駐軍。五月二十四日校閱八十七師，至福州城外東嶽鄉乘馬失足落水，險遭滅頂，衛士數人躍水救之。十一月當選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十二月被推爲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二十五年十二月任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於出席中央執行委員會議回寓後因注射針藥不慎，致敗血症，救治無效，於十七日午夜十一時二十分逝世，享年四十有九。委員長今 總統蔣公三次臨視，於其大殮時痛哭失聲。君致身黨國垂三十年，自起滇省辛亥光復，至於國民革命北伐告成，無役弗與，從不以名位得失爲意。燕居喜靜或閒步山林，與人和易，對袍澤一止於禮，治事接屬，終日敬慎，從無疾言遽色，長子維亮請學航空，君命之曰：「爾年尚幼，宜勤基本學業，及體育運動，然後始能投考軍校，致力國家，余行役半生，精力漸減，猶自不斷進修，將來必如爾志翼赴疆場，以與我全國健兒一揮雪恥之戈也」。遇休假日喜射獵，藉以鍛鍊體力，嗣以不忍殘害生物，卽罷之。時與夫人對習英語，粗淺酬應之言，類能上口，以國事拘牽，未能深造。對文史孜孜不倦，亦耽書法，嫻於行草，所批文牘具在，彌足珍視。其手稿目錄事關軍國，曾審其可披露者，

另紙書遺夫人。喜擊檯球網球，公退之暇，視爲常課，後則代以高爾夫球。母何太夫人念佛四十年，時年七十二，康強逢吉。君築墅於鍾山陵園，種樹蒔花，先意承志，曲盡孝養，惜太夫人在堂，而君竟溘然長逝。嗚呼！可哀也矣！夫人趙慧君女士生男七人：長維亮，美國冶金大學畢業，現任事於紐約通用電子公司。次維光，軍校廿一期畢業，以少校退役，現在臺灣。三維新，早故。四維義，軍校廿六期畢業，以上尉退伍後，赴美。五維禮，美國加州大學畢業，現在美國防部洛杉磯飛機電腦部門任職。六維智，軍校廿六期畢業，退伍後在臺經商。七維信，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現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任教。女三人，長琦，適楊安國，現在美國。次璇，適孫，陷大陸。三琳，在美。

張維翰曰：「昔君考入陸軍第十九鎮隨營學堂時，余適以文案兼任國文教官，曾閱其試卷，簡要中綮，知必爲性行淑均，大將之才。民國二年冬，余出任黑鹽井全區鹽務督煎總辦，兼鹽興縣事，行有日矣。君與黑井琅井及元興永濟阿陋等井灶商代表張伯常、熊夢徵、李相家、何煥南、張華松諸君，訪余於省垣寓次，謂前鹽提舉葉大林任內存倉官鹽充斥渙散，公家墊款甚鉅，官民交困，望有以善其後。余曰，善後之法，不外改煎，如各灶戶皆盡其責，依余規畫，努力爲之，預計十個月內必能廓清。結果於九個月即如數改煎完竣。交督銷總辦運銷一空。三年十月余卸任回省時，君已於講武堂畢業，出任連營長，奉命駐防思普邊境。余亦出知箇舊縣事，無緒相見。七年冬余奉唐公命，赴粵因駐粵軍李總司令之邀，同遊韶關，時君以第四師長駐韶相見極歡，對余在黑鹽井督煎績效，及以鹽興縣長兼理司法捕惡霸工頭楊梁處以極刑，爲地方除害，極表感念。十七年冬至十九年夏，余以參訂中法越南新約留京，二十年夏復由滇入京任立法委員，先後七八年間，與君過從甚數，君常以車延余夫婦至陵園別墅閒談故鄉掌故。君於余題黑井萬春山寺楹柱：『野寺偶尋碑，值宿霧漸收，羣峯見頂』。『山亭宜著句，喜涼月初上，萬籟無聲』。一聯極爲稱許，謂雅有寄託之作。慧君夫人爲余同寅老友趙和壩大令之第三女公子，其長適大理楊杰上將，次適鎮南鄒以莊少將，君與楊旣爲連襟，誼同范鄭，理宜相得益彰，而楊恃才倨傲，未能和衷共濟。君嘗予容諒。且自任參謀總長後，供職中樞，與譚院長組安同爲調和各方歧見而努力不懈，其始終純一忠誠，受人尊重。十九年九月譚公病逝，胡漢民先生於總理紀念週時對譚公及君之謙讓容衆，備致讚揚，聞者無不肅然起敬。今余於君

懷念

隴均府

縣長

熊光勛

地方人出任地方官，當知民間疾苦，必能奉行命令，盡忠職守，效忠黨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民國三十七年，國家危

在旦夕，隴公臨危受命再任鎮雄縣長，但是已離開故鄉，過著吉普賽人的流亡生活了。

在鎮雄人的心目中，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太好了。據說隴公家世是夷族，並非明清兩代的移民，但他對人從不分界限，相反的他對故鄉父老兄弟，情同手足，愛護備至，他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無論對地方、對社會、甚至對國家、對民族都有極為難能可貴的貢獻。

這裏，談到他對地方貢獻的事很多，尤其在他擔任軍職，身在軍旅，心懷故土，還念念不忘故鄉父老兄弟，尤其是「尊師重道」。

在我國的固有倫理道德中，師與天、地、君、親並列爲五大倫，把老師和父母的地位並列，不尊重老師，就是不孝敬父母。自古以來有「一日爲師，終身爲父」的明訓，由此可見老師的地位是如何的崇高，怎會不受人尊敬。

以往在家鄉，經常聽到隴公，爲感念師恩，特地從小河不遠千里迢迢，來到安撫大青剛鄭公墓前行三跪九叩，隴公這種尊師的義舉，值得每位受過師恩薰陶的學子效法。

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間，正值全民對日抗戰，隴公身爲革命軍人，執干戈以衛社稷，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對地方公益無法兼顧，至到三十四年冬，勝利還其間是一段很漫長的歲月，而在鎮雄方圓數百里，祇要提起隴均府三個字，可說無人不知，誰個不曉，因爲在

弟自豪，曾授業鄭老師門下，讀書穎悟過人，爲鄭公得府字座賢，二弟均平，三弟均座，雲南鎮雄鎗關鄉小河人，家世巨富，生而俊秀，雖家大業大，却不以富家子弟自豪，曾授業鄭老師門下，讀書穎悟過人，爲鄭公得

設，也正是他實踐報答恩師鄭公平時對他教誨的承諾，於是在安妮、喜均、大灣子岔河興建了一座橋，命名爲「鄭公橋」，便利當地居民，費時兩年多，耗資約值現在的臺幣兩千萬元左右，既未以任何名譽彰顯自己，也未接受任何自由捐助，完全抱着爲善最樂，祇知予人方便，而不希望別人回報，他的這種但求貢獻不居功的表現，不是常人所能作到，橋落成典禮那天，我代表學校師生去道賀，他正忙着跟賀客握手時，我問爲何不將「鄭公橋」，取名爲「隴公橋」。他被我這麼一打岔，顯然有點不悅，又可能念我是個小學生，不懂世故，說話幼稚，然後很謙虛而又慢條斯理回答我說：「這不是出於我的本意，我自己也沒有這麼大的眼界，要歸功於我的老師，當初不是老師提醒我，我還想不到修橋鋪路是一件好事情」。

是日隴公風塵僕僕到安妮拜訪羅國首，我們又報以熱烈掌聲，表示竭誠的歡送，當晚以同樂晚會助興，鼓動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熱潮，充滿了全場歡樂的氣氛。

在大衆面前表演，對一般農村的小學生來說，是個難題，但看那樣熱烈的掌聲，那樣興高采烈的表情，校長悄悄地對我說：不能掃大家的興，我不再猶豫彷徨，隨着鑼鼓聲，和音樂的伴奏，一支迎賓曲，唱出赤子的心聲，歌聲繚繞四周，每人一臉歡笑。一曲終了，羅國首

首羅四老爺，用手朝舞臺指指，說我是熊保董的孫子，能歌善舞，人才出衆，隴公連連點頭，然後吩咐楊管事永春，分送我們每人一隻長鋒羊毫，另外贈我一隻表，隴公與我無親無故，對我這樣愛護，這份真摯的友誼，深埋心裏，永誌難忘。

上中學，思想慢慢成熟！方知那隻表對我啓示很大，時間即生命，不珍惜時間，就是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因此，隴公的一切繁縝耳邊，尊師重道，牢牢记在心裏，尊師是學子讀書做人應有的本份。想得到老師傳授的知識，就得恭恭敬敬地去接受，禮貌地去學習。

其次，談到隴公親民、愛民、便民和平易近人的作風以感動「綠林英雄」，因故鄉多山，任何一個文化落後的民族，常處在山巒的懷抱中，往往導致愚笨與無知，因此有些人作奸犯科，橫行鄉里，打家劫舍，無所不爲，把民風淳樸的故鄉弄得鶻犬不寧，隴公洞悉下情，感到很難過，本該領隊清剿，姑念事出有因，於是明查暗訪，通令全縣，自動投案者，不咎既往，如周定國、王少汝、陳學畔等都是土匪出身，受了隴公的感化，自動前來投案，隴公雖有權處決，所謂「快刀不斬自來人」，給予自新機會，將功贖罪，後來他們都變成了周處，替地方上除害。

緬甸幫會與洪門的關係

寸尊德

中國的洪門，原是一項復國的政治運動，也是一個龐大的秘密社會組織，自明末至今日，已有三百餘年的歷史，其潛在勢力，可說是擴及全國，甚至於遍佈全世界，只要華人聚居較多的地方，就有洪門，當年國父倡導革命，亦曾用爲革命的一種助力，當時洪門衆兄弟除了突擊戰爭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情報蒐集和掩護、忠貞、義烈、永垂史冊，自大陸淪陷後，共匪即對之大力鎮壓，常以莫須有的罪名加諸洪門，慘遭其殺害者不計其數，但春風吹又生，洪門是鐵打的漢子，是斬殺不絕的，來日反攻故土，如此一勢力未被完全消滅，實有爭取的價值。

一、早期的歷史

幫會云者乃是一種秘密組織，演變迄今，已成爲「手足相顧，患難相扶」爲主的社會團體。

緬甸幫會是淵源於中國大陸，明末清初時代的一羣

愛國志士所組成的三合會。自滿清入主中原以來，秘密社會的影響力，使世代相傳至今。這些秘密社會可歌可泣故事，是三合會忠義信條和他們崇高目的，對今日幫會仍能存在是很有關係的，而且今天緬甸幫會也就是往昔活躍於中國大陸的三合會的一股延續力量。

洪門的前身是「漢留」始祖殷洪盛，殷是中國山西省太平縣人，爲明朝進士，俠義賢達，崇禎帝殉國後，福王由崧正位於南京，殷率領門人南下，投史可法部效命報國，後化名洪英，其後人亦以洪爲姓，在此期間的漢留組織，開始脫變爲洪門團體。

洪門的組織，亦即三合會，其唯一目的在推翻滿清統治和恢復明室帝業以「反清復明」爲口號，以「雙龍抱珠」爲會徽，直到現在，這種符號仍被採用。洪門起源於中國福建省莆田縣九蓮山的一座少林寺，本是河南少室山少林寺的支派，十七世紀末葉，少林寺主持僧智通傳授了一百零八個和尚自衛之術，即現在所稱的少林拳術，目的在反清朝，但在計劃未付諸實施之前，由於

其中的第七名和尚，馬福義者，變節通敵，少林寺乃被滿清派大兵摧燬，結果只有十八名和尚突圍逃出虎口，以後由於清廷追捕迫害，祇剩下五名和尚幸免於難。這五名是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馬超興、李式開，日後洪門徒衆，就尊這五人爲「前五祖」。因馬福義是內奸，又排行第七，所以洪門以「七」爲忌諱。

這五名亡命和尚，經過多次驚險和志士的援救，一同逃到廣東的羊城，這些曾經救過五人的志士，先後被稱爲「中五祖」。洪門最講究「飲水思源」、最恨的是「數師滅祖」。五人輾轉逃亡，終於逃到湖北的萬雲寺，主持吳德起，當地明室遺臣陳近南，都是漢留的同志，經過一翻機密商討，大家決定正式成立「洪家軍」由陳近南在紅花亭主香，同盟結義擁朱洪竹爲門主，「明代正統」，以陳近南爲師，蘇洪光爲先鋒。（蘇後來化名爲天佑洪）爲使大家效忠洪門，訂立一套入會洪門規則，即世人所知道的所謂「開香堂」。爲了鼓舞士氣和團結，由軍師爺制作簡明詩句令大家傳誦，如洪門將令旗詩云：「將令插在木陽城，四方兄弟盡知情，此日立定江山計，盡把胡人一掃平」。大帥旗詩云：「洪旗威鎮木陽關，洪兒今日在高山，志退蠻兵千百萬，五人留下滅胡蠻」。云佈詩（云布即三合會員證書）：「頭毛淡淡出世遲，洪家事情未知，全望義兄相教示，義念

花亭結義時」。此類心戰詩很多，無法一一列舉。

洪門軍由湖北襄陽首次出師，一路旗開得勝，所向披靡，軍抵武昌，因敵我軍力懸殊，陣前敗北，兄弟星散，紛向海外各地開山立堂，力謀再舉。

洪門的支派甚多，過去在大陸以三合會（紅幫）安清幫（清幫）爲主，兩幫在社會的潛力，分庭抗禮，但其派名雖異，宗旨則同。

三合會原名洪門，又稱天地會，爲天佑洪所立，三合會者是指天時、地利、人和三結合之意。後來一部三合會員，爲求生存與發展，另立幫會，廣招門徒，爲適應謀略運用起見，接受清廷糧運，目的在掌握船幫糧權，待機而動，這一幫會，名「安清幫」，以安清爲名作爲掩護，行「反清復明」之事，就是以後的「清幫」。

二、海外的洪門

洪門擴展於海外，大約十九世紀一百年間的事，當時華南諸省，民不聊生，尤其閩粵兩地人民紛向東南亞及馬來半島移民，他們不僅把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隨之與俱，而且把三合會的那一套也帶到了南洋。

中國大陸早期向南洋及接壤的鄰國移民，是物以類聚合羣而居，同時爲了保護自己同胞利益和維持社會的

團結起見，他們便恢復了三合會的組織。於是幫會的力量，便一天比一天蓬勃壯大起來。

在清朝乾隆十一年，有雲南石屏州人吳尚賢者在今日緬北瓦區開設茂隆銀礦廠，銀廠規例無尊卑之分，皆以兄弟稱呼之，設有「大爺」「二爺」「三爺」職事，大爺主廠，二爺統衆，三爺出兵，廠丁即「兵」。由此可知係一幫會的組織，時吳尚賢爲廠主，三爺爲黃耀祖，最興旺時間，聚丁達數萬，一旦有警，衆兄弟齊出，後被清政府所殺，到了咸豐二年，洪門組織又在仰光成立義興館，因當時受新加坡禁止幫會的影響，改稱「武帝廟」。同年有閩人組青蓮總社，設於仰光的中國街，門徒甚衆，以上皆爲洪門在緬甸最早的幫會，據記載，當年有很多華裔及緬族人參加。

大陸淪陷後，原在湖北武昌的大洪山抱冰堂，遷至緬邊的九谷，其分堂社遍佈全緬每一個角落，大洪山抱冰堂的兄弟，誓死不投匪，義膽忠肝，爲自由陣線的中流砥柱，抗暴長城。另外有和義館，除暴安良，創於民國四年，落地生根，潛力頗大，係由「和勝」「義興」兩堂聯合組成，取「和平忠義」之意，亦爲自由陣營有力支柱之一。

三十九年大陸沉淪，雲南及各省忠貞之士先後逃奔緬甸定居，因感共匪潛入緬北人數日增，爲團結我忠貞

同胞共赴國難，由呂雲軒、李景陞、左相湯、楊增序、李道義、鄧國璽、馬廷芳、寸守信、段曼英、張羽、仇德芳、陳炳賢、劉正顯、李聯璧、張錫安、楊名熹、譚家興、何瑞生、寸時朝、伍體仁、及寸尊德等於四十二年二月共同發起，正式組織成立洪門「誠社」，以洪門忠義報國爲宗旨，反共復國爲職志，該社設於緬北密支那，不數年間分社遍佈緬北各地，社員幾近三萬人，在寄居地經常與潛伏匪徒展開激烈鬭爭，可歌可泣事跡在儒社中不時傳播，今日緬北潛伏匪徒不能公開活動，該社及洪門大洪山、三義堂等密支那等地區，以及臘戌五舍公主持人，楊春芳等洪門哥弟之功實不可沒。

三、今後的展望

翻開洪門的家譜，可說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奮鬥復國史，其先祖們的忠烈革命精神，振劍長嘯，慷慨捐軀，義行俠風，千古敬仰，時於今日，足可引爲典範。目前毛共魔掌正伸向東南亞各國，顛覆當地政府，威脅人民自由生存，凡我海外僑胞兄弟，實需提高警覺，互相團結，並全力爭取當地愛好自由的人民，不論國籍種族，共同攜手爲兵共反毛而戰，重寫洪門的光輝歷史。

匪幹潘朔端與朱家璧的下場

黎棄疾

潘匪朔端 榮宗不成

能爲父報仇，慚愧爲人終身不安。

潘朔端隨匪軍進雲南後，因當時任西南區軍政委會

政委的鄧小平，對潘很賞識，曾準備將潘調爲匪軍長，但潘請求任昆明市市長直至匪文化革命。潘上任昆明市市長（副市長五人）後，大有錦衣還鄉榮宗耀祖之感。結果潘宗不能耀，連子也不能保。在四十年匪的所謂清

匪反霸中潘之大兒子在鎮雄原籍被匪以土匪惡霸爲名，槍決冤死。潘聞之只言殺了就算了，鎮雄土匪暴亂太多，應該多鎮壓。小小的鎮雄縣竟然這一期中就被槍殺掉

近萬人。但潘心中對不賣面子給他的匪鎮雄縣縣長，昭通專區專員懷恨在心。四十七年潘任省反右五人專案小組成員時，趁機報復，整理了匪省稅務局局長李建秋

（原匪昭通專區專員）及匪鎮雄縣匪縣委第一書記范玉琦（原任匪鎮雄縣縣長）二人之黑材料。將李打爲右派份子，在昆明五華山掃地澆水，將范打爲階級異已份子，送昆明大板橋農場勞改。范匪玉琦係直接殺害我父與慶陽兄之主犯。因之四十六年昆明武闘中我會數次計劃親刃范賊，因種種原因，終未能實現，我身爲人子不

潘匪由於善會投機，故匪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匪先後雲南黨政軍頭目謝富治、閻紅顏、周興等對潘都很賞讚。而潘最有力的靠山莫過於經常經昆明出外訪問的周恩來、劉少奇。匪俄交惡前昆明不但被列爲國際開放城市，還被列爲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有色金屬王國（註蘇俄第一顆人造衛星外殼之特種合金，係從濱省個舊錫礦提取）有機化學王國等等，匪要所謂重點建設，雲南必先全面建設昆明，而建設昆明就與任偽昆明市市長之潘朔端，有直接關係。故潘爲討好主子先由香港進口袖木爲匪黨政軍之大頭目們趕建洋房，配合匪省外事處爲省市匪首建立黑金庫、黑商店、高幹病房等供匪省市高級幹部任意享受。大肆吸取人民的血汗，然後再按蘇俄基甫市城市規劃建築之藍圖，將古色古香的昆明，建築成清一色單調灰暗的蘇俄式的城市，蘇俄的專家常說：「來到昆明彷彿回到蘇聯」。蘇聯化稱讚了，當時身爲奴才的中共官員當然引以爲榮。而有首功者，莫過於身爲市長的潘朔端了。功高再造機會來臨，劉少奇爲匪國家主席後與周恩來、陳毅等人每次出外訪問，多又從昆

明起飛。五十四年劉與其妻王光美、陳毅等到印尼、緬甸、阿富汗等國訪問時，潘送劉少奇夫婦到安寧溫泉進浴，王光美忽然感冒生病，追其原因，係出浴後，至高級賓館一段路受涼。潘立刻下令用高級磁磚修一條密不通風的走廊，下鋪大理石，由浴室直抵賓館，劉少奇返回時與王光美再至溫泉時見面而問到，則答此乃恐夫人受涼專一而建，劉少奇高興非常，取名『光美走廊』。潘又為劉少奇夫婦修了既有東方宮室色彩，又有西方味兒的浴池讓王光美劉少奇共沐。名曰：「鴛鴦池」。潘見劉少奇穿的北平圓口布鞋底硬，急忙向王光美報告，昆明有做布鞋底軟似皮的高藝人，王立刻叫潘找來為劉做，潘於是立刻趕到匪雲南省公安廳將廳長荊克州，勞改局局長閻羅二人找來共同商量。將判決死刑緩期執行二年的一貫道女犯（因該好犯專長做布鞋）減刑為五年，來為劉少奇夫婦做布鞋。最後使潘幾乎升為省長的機會終於到來。當劉少奇王光美一行訪問印度尼西亞返國昆明時，潘到巫家壩機場去接駕。劉少奇下機後，捧大束鮮花的少女即向前獻花，劉面對鮮花美人，春風滿面。昆明還有這樣美的花，今後你們要多種花，把昆明建設為花的城市。劉少奇信口開河，潘朔端奉為聖旨，返市府後即以政治任務，劉主席親自指導為名，立刻將潘

妻調任昆明市人委會綠化科任科長，專門組織人力、物力、財力在昆明種花，但要種花必先要有最好的花匠，潘於是又找匪公安廳將全省名花匠人資料送上，不料名花匠却是抗戰時期任過國軍連長勝利退役，現被判無期徒刑的勞改犯。經潘交涉後此勞改犯，被立即釋放，調昆明市園林局任種花專家，並每月發給薪六十元，一陣種花風運動開始，整個昆明市區郊區到處種花。潘朔端吹噓要把菊花一樣就要種到九十九種，多一種到一百種，要把全國全世界的奇花異草都種到昆明，要使主席（指劉少奇）下次來到昆明，見到我們種出了更多的花高興愉快。劉少奇的一個屁潘朔端為它，不知勞了多少民傷了多少財，滿以為借此可以官上加官，那知潘却因福得禍，為此丟了烏紗，還罪該萬死，遭到了殘酷的清算鬪爭。

江青派跟劉少奇一道出國的新華社記者為名而暗中監視劉少奇夫婦的特務和江記住昆秘密辦事處的人員，便將潘對劉少奇的這一切全部報告給江青，時機一到對王光美滿腹嫉恨，自稱用眼淚泡飯吃的江青把潘也列為劉少奇安放在昆明的代理人，於是大搞蘇修城市樣板，建設黑金庫、光美走廊、鴛鴦池、花的城市等等都成了以潘為首，潘氏夫婦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潘朔端被打為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夫婦二人

被稱爲狗男女，戴了三尺高的尖尖帽，抹黑了臉，遊街罰跪這一切都是江青在五十六年秋於北平接見雲南兩大派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人員時，直接點名定性質的三人中的一人（已死閻紅顏和尚在的朱家璧及潘朔端）。

潘朔端爲了掩劉少奇夫婦開罪了江青結果官被罷了，還

被打成了肉體上的半個殘廢，潘做夢也料不到會落得如

此的下場。特別可笑的是匪昆明軍區政委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顏被江青陳伯達逼了自殺後（我係閻自殺後按

周恩來之指示參與解剖屍體負責人之一）。潘還在匪市公安小禮堂爲閻開了一個秘密的追掉會，除了痛哭閻

政委死得不明不白外，還昏頭昏腦的說：這些事毛××

一定不知道（指文化革命）一定是一些酸秀才（指陳伯達

、姚文元之流）搞起的反革命（指紅衛兵和造反派）趁

機起來變天，所以只有重上井崗山打游擊，潘約了匪省

委秘書長馬文東、輕工廳廳長林亮、商業廳廳長侯良輔

、市公安局局長經竹如等人準備逃到楚雄、文山等地去

打游擊，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來消滅反革命，並打

電話向匪省公安廳第五處尋問什麼機槍最適於游擊戰，

要堅決保衛毛××。殊不知這一切都是他們誓死要保衛的毛××親手點燃的火，親手發動的反革命事件，親自

煽起的陰風點起的鬼火，妄圖以此來摧毀中國幾千年傳統的文化，但這把火把毛蟲們燒得昏頭昏腦……潘朔

潘等爲求保住富貴投匪，不但喪盡了忠節，且在匪

朝多爲爭權捉摸不定的今天，精神痛苦大呢。還是肉體痛苦大，降臣叛將們呀！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四大皆空，不能在沙場上成仁，怎不如小民我一樣冒死逃到海外把心一橫呢？

朱匪家璧 求死不能

如果說盧漢之流是拱手交出雲南的罪犯，則朱家璧便是引狼入室的罪首。早在盧漢未進入雲南之前，朱家璧便在滇省組織叛亂。美名爲「共革盟」實則是一羣城市流氓，農村的暴徒、土匪，人們稱之爲「土共」山那邊的綠林。

按照匪所謂革命歷史教條的推斷，盧和朱斷然不同，朱係延安抗大的所謂自區革命者、共產黨員，而盧則只是所謂起義人員，但最後之下場，朱則比盧慘的更多矣，鳥兔未死，則朱家璧這條毛共忠實的走狗則被烹了。而且是被牠的皇后——新呂氏江青親自下厨的。

朱家璧引狼入室欠雲南人民血債纍纍，自三十八年至五十六年毛共又利用朱這條走狗來殘害滇人，舊恨新仇朱當然是滇省反毛組織列爲首先應除去的敵人，經反覆謀略借毛共之刀殺朱是最佳上策。由於上述原因及個人的機會，我是接近朱匪家璧最多的人也是置朱於死地之謀略人及執行人之一，這是雲南人民反毛共鬪爭一段珍貴的歷史，參與這場鬪智鬪勇的尙存者男女同志定會

在未來寫出驚心動魄豪情悲壯可歌可泣的動人史篇，而我引以自豪的僅有在那些黑暗的年代在那些血雨腥風的日子裏不畏縮始終衝鋒在前，是旗手是號角置生死於身外的種種回憶。

朱家璧因對雲南情況熟習，匪接收滇省後，便留朱在雲南做看家狗穿上軍裝拿起屠刀鎮壓，屠殺雲南人民。四十三年匪國防部授予朱大校軍階，任職匪雲南軍區。五十年升少將後，繼任匪雲南軍區副司令員主管雲南九個專區及自治州之匪人武部。五十三年越戰爆發，朱代管雲南人民防空指揮部昆明市人民防空指揮工作。

(簡稱人防)五十五年我調昆明市人防指揮部任防空設施建築技術員，開始直接與朱接觸。後我又負責市北郊二單位地下大型防空建築之設計施工，我為掩護自己，僞裝積極提出了修改偽國防部藍圖，保證承受力擴大實用空閒的所謂技術革新方案。被朱批准，並推廣表揚，使有機會更接近朱，與此同時並聽取了朱匪援越抗美，八小時佔領緬甸三分鐘飛彈可擊潰泰國的所謂東南亞戰略形式報告，朱匪並報告了美總統詹森的任何秘密講話，二小時可達北京(中共潛伏美五角大樓白宮特務所為)及美國國會議員反美援越共必勝之報告等。

我趁這些機會仔細的觀察了這個奸賊從朱匪之言形臉嘴，一絲也看不出當年朱曾是國民黨之軍人將校，而留給我印象深刻的足朱的那雙混濁陰毒的三角眼和一臉奸詐的皮笑肉不笑的面孔，不像毛家出身二萬五千里流

飯吃過皮帶草根的將校，倒像羅瑞卿、康生豢養的那一羣殺人不眨眼的狗特務。五十五年匪總參謀長羅瑞卿到中越邊界視察，準備加強援越，視察完畢由匪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魯瑞林等到開遠迎接來昆，朱家璧連夜派軍用快艇在滇池捕捉紅尾鯉魚(滇池最好之魚)做給羅瑞卿吃，此時毛林江已準備拿羅來做文化革命開刀祭旗之人，但羅朱等完全不知，二月羅奉命由昆直飛上海被鬪後，即罷官入牢，江青派在昆明之江記特務，在詳細監視羅時，發現朱送紅尾鯉魚給羅吃，又調查林彪在昆養病期間，則食的是二等滇池草魚。江把此情告知林彪。林更下除羅之決心。由於朱不知其間利害，捧羅瑞卿之功無有反而在江林心中記下朱之一罪。五十五年秋匪文化大革命之妖風，在雲南昆明刮起。匪閻紅顏下令制定大抓大捕大殺之計劃，將出身成份認為不好政治有問題之人，開黑名單，準備集中交通工具，雲南要捕七十萬人，單昆明就要殺四萬多人，用秘密處決的辦法：(一)夜間在昆明滇池海埂集體槍殺後用推土機埋。(二)利用礦山礦坑將要殺者集體趕入礦坑後引爆埋在洞口之炸藥，使其活埋礦坑。(後來查知我係昆明七十多名首犯之一，早已列入黑名單。因匪五十四年由重慶轉來材料懷疑我是大同黨黨章黨綱起草人之一，又懷疑我是五十一年雲南反毛組織制定暴亂計劃，迎接蔣總統反攻大陸領導人之一……)。如果不是清華大學學生組織第三司令部南下潛來昆明竄聯，昆明工學院師院等學生一夜之間在昆

明貼滿礮轟雲南省委，火燒昆明市委之大字報許多被列爲黑名單的人物挺而走險跟着起來造反，嚇壞了匪雲南昆明黨政軍頭目，打亂了他們的大捕大殺的計劃否，則我早已不知葬身漁池？骨埋礦坑，不得來這自由世界燈紅酒綠了。朱家璧便是參與制定這些計劃之人。朱匪家璧之妻徐淑芳組織工作隊到文教機關學校開黑名單（徐係匪昆明市教育局負責人之一），朱匪兩個女兒朱繩生、朱旦生則在昆明市勝利堂聚集匪高幹子女組織紅衛兵總部，自稱紅五類。提出：「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管誰來管」、「老子就是天生的革命者」把出身地、富、反、壞、右殺關管外逃的家屬子女列爲黑五類，和九種人，到處抄家打人，我的母親本已從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退休，但朱等在我的家左門邊寫貼上「老子革命兒好漢」，右門邊貼上「老子反動兒混蛋」門頭上貼上基本如此。將我母押去昭通勞改，朱家全家總動員恨不得將我類人物一口吞下全部殺絕。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挺而走險與黃兆琪等九人（黃現任匪雲南省革委副主任，後來成叛徒投毛派）糾集四萬多人衝擊圍困匪昆明軍區，逼匪昆明軍區政委閻紅顏承認大抓大捕大殺迫害羣衆的路線爲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閻懼不出面，而由江青和陳伯達出面，逼閻要出面沒有辦法只得留下一個條子：「騰波我是江青和陳伯達逼死的……」而自殺。（騰波係閻之妻匪省委農村工作部部

長王騰波，閻成了匪文化大革命第一個逼死的中央委員和第一個罵江青的人）後我與匪原昆明市公安局偵緝組長市供銷社禽蛋公司經理任武濤（已被捕）匪輕工廳廳長林亮商業廳廳長侯良輔秘密組織中上層幹部聯絡站。五六年四月廿六日夜在昆明組織了近四十萬人的火炬遊行，打起紅旗反紅旗，組織了雲南省毛澤東主義礮兵團簡稱礮派。我因家庭出身和係某反毛共組織人員，不便公開出名故幕後組織策劃。我先後擔任宣傳部、作戰部專門聯絡部等多職，爲求徹底擊敗保毛派（八二三派）武裝奪取政權，我等不得不從匪軍着手，而從匪軍着手只有分拆匪軍兩級軍區、軍政、軍民之間矛盾。分化瓦解打進去打出來。此任務便由匪原中央候補委員，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趙健民（已被補）交待由我負主要責。我利用匪雲南軍區獨立師（七七〇三部隊）管建技術員、助理工程師等身份職務，將該師完全變爲我派之部隊（雲南軍區全部兵力只有該師四個團及一個通訊團）並通過該師及各種關係，又將雲南軍區政委張力雄、司令員拖我派這一邊創造雲南軍區與昆明軍區之尖銳矛盾，此時雲南軍區除朱家璧外，百分之九十都向我派，每次我等搶奪匪軍戰備倉庫之戰略物資，輕重武器，都係雲南軍區提供詳細之情報，使我等一年之中搶奪得近五十多萬件武器。朱家璧老練深謀，每次我等逼他表態我派是真正革命派，要他擁護時他總是答，雖是真正革命

派，運動後期中央會決定凡符合毛澤東思想我都擁護。朱整天躲在昆明東部，雲南軍區宿舍內躲避是非，五六年下半年，我派已在昆明雲南取得絕對優勢，匪中央文革下令停火交槍。東川一地我派有武器五萬多件。朱匪受匪雲南軍管會之命去東川收兩派之槍，朱臨行前我帶衛士四人持短槍在雲南軍區小禮堂找到朱，朱見我等氣勢凶凶（因匪雲南省副省長劉寧元是老布爾什維克，便是我等設法把他拖到山上擊斃，偽造現場買通省公安廳第五處，洗去槍柄指紋稱劉係畏罪自殺）早嚇得魂飛天外，我開口就說：「根據調查你是劉少奇所謂白區工作安插在雲南的死黨，江青同志早有指示革命羣衆要檢舉揭發，劉少奇白區路線投敵叛黨份子的罪行，江青同志已正式表態雲南解放前的地下建黨方針政策完全錯了。混進了不少地主特務，你早年到延安去參加抗大是國民黨派你混進去」。並將很多僞造的檢舉調查材料給他看，朱嚇得臉色蒼白說不出話來，我趁機說我們希望你戴罪立功。此次到東川礮派與八派之槍，你只能對等收（因對方華僑兵團已幾乎全被消滅，武器所剩不到三百件）不准多收一件我派的槍，否則回來要對你不客氣。但後來朱抵東川後收了八派之槍，還勸員收了我派近五千多件，我等得報後，由匪省公安廳礮派連夜提一籠區卡瓦犯人曾參加過游擊隊）威脅強迫編成，係臺灣派來與朱聯絡之特務，朱係國民黨雲南特務組副組長，

趕製大量於朱不利的人證物證，尤為使朱註定跨臺，是把雲南省公安廳第五處私拆毛澤東話江青的酸情書之事，編為是朱刺探所謂「偉大領袖」的私生活情形，這些東西很快就精心編制為專案材料專人報呈匪中央文革和江青。五十七年江青在北平匪人民大會堂正式宣佈雲南的朱家璧是壞人交中國人民解放軍監管，朱於是被扣押在北平，數次交雲南在北平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之人鬪爭，朱之腦毛髮鬚全被拔光，朱被鬪了受不了後，五十七年八月在北平由四樓廁所跳樓自殺未死，筋骨跌斷三根，左腿骨跌斷，使朱求生不能求死不成，這就是共匪走狗之下場。

朱家璧之妻徐淑芳及兩個紅衛兵，自來紅的女兒下場更慘，紅衛兵總部被打為保皇總部，朱妻朱女拿來頭上帶一個半邊球殼做為豬頭沫黑臉手遊街示眾，昆明市千萬人民無有一人不切齒痛恨不拍手稱快，我見之怒火萬丈，悄叫一挑扁擔之苦力，用拳腳將朱妻朱女打翻在地，以示永遠不得翻身，然後再將朱妻之左手放在衝沿之石階一脚踩斷……我又計劃派人將兩個朱女輪流强奸，以報匪在保山、宜良等地用民兵專門強姦地富及外逃家屬妻女之仇……

早年跟着朱家璧在雲南鬧革命的走狗毛蟲，隨着朱被定性為壞人江青正式指出，所謂「雲南解放前的地下建黨方針錯了」的指示，後全省各單位大清這些毛蟲走狗，終於害人害己，全部完蛋。

癸丑上元雅集

張維翰

敬步「癸丑上元雅集」

何敏

辱蒙賜瑤章 上元詠癸丑 淨几展吟哦 畫牆面耆舊 德慧羨雙修 風操世罕有 言行却鄙吝
頽水滌塵垢 公昔居川滇 軍政贊樞紐 護國靖國軍 堅強抗踰蹊 革命求革心 傳新先除舊
任重而道遠 艱難鐵肩負 虔炳不世勳 道碑載衆口 文名不脛走 詩才媲盛唐
書法大筆手 挥毫本性天 情真感膚受 墨寶獲珍存 蜚聲大西南 革命求革心 傳新先除舊
蘊藉見經綸 可大亦可久 放之彌六合 承先復啓後 村居樂悠然 夜雨剪春韭 遣興賞秋菊
清新況蓮藕 澄泊以明志 不遜先生柳 獨善則清貞 天人仰學究 文名不脛走 詩才媲盛唐
時登拱宸樓 道經螺翠牖 分早列門牆 恃緣侍左右 含和明庭售 回憶負笈日 滇坦急烽堠
巨細悉口授 席次論耆賢 道高遭魔姤 天地一海鷗 駁履視紫綬 靈巒志相投 遺興賞秋菊
母校幾同窗 羅致在靈敷 永昌隨靖師 懸江禦日寇 懈屨視紫綬 巨彈懲東瀛 公佐周惺叟
佳話炙人口 懇惄勤問俗 協調允合宿 憲兵怒水守 逸東竚逸西 交輝映比耦 杜斷益房謀
適公宦陪都 謐韓無由就 賽倭歲在酉 萬姓齊歡騰 伸職滇池濱 伸職滇池濱 嘴舌譖奸雄
我公巡按首 眺風勤問俗 精神致感召 賦民怒水守 賦民怒水守 賦民怒水守 賦民怒水守
霽月照滇黔 肖將生佛誦 精神致感召 片言止內鬪 徒慙識膚淺 一一難辭縷 易俗利導誘
觀風勤問俗 協調允合宿 精神致感召 片言止內鬪 徒慙識膚淺 一一難辭縷 易俗利導誘
我公巡按首 眺風勤問俗 精神致感召 片言止內鬪 徒慙識膚淺 一一難辭縷 易俗利導誘
霽月照滇黔 肖將生佛誦 精神致感召 片言止內鬪 徒慙識膚淺 一一難辭縷 易俗利導誘
高明何可尚 無能名博厚 海外鑛羽回 監院喜面覲 舟逢宴歸僑 暢飲雞尾酒 離別愁難遣
龍渥邀青睞 凤願償八九 提攜不餘力 視我亦俊秀 獲常親營款 年年叩華壽 松柏頌長青
道行仰山斗 柏台欽鞅掌 肝膽照僚友 穎旰忘辛勞 羯耄愈抖擞 雜移賴調羹 節歌恃鼓缶

功成身不居

巍巍擬陵阜

謙光輝亮節

宵旰備辛勞

道行仰山斗
巍巍擬陵阜
謙光輝亮節
宵旰備辛勞

功成身不居
巍巍擬陵阜
謙光輝亮節
宵旰備辛勞

如煙往事話當年

何敏

四

——憶李昌德兄——

一

論交卅載溯滇西

猶憶騰衝相識時

六保街前逆旅舍

客窗剪燭恨逢遲

註：六保街爲騰衝街道名

二

思劉衝突太平街

奉派蓮山作解排
君已經商帕敢去
無緣相會慰離懷

註：思爲達士司，劉係當時蓮山設治局長；帕敢爲緬甸產玉石區域。

三

乙未年秋在仰光
東瀛學府招生役
他鄉舊雨話衷腸
望子成龍羨主張

註：余曾爲日本五大學在緬招生，君計劃命其哲嗣投考，從高中讀起。

葉落歸根返故國
精神不朽名同在

千尺長松芝九莖
風光綺麗傍佳城

余在緬南君緬北
參商出沒嘆睽違
歸國重逢香港日
話舊豪園景依稀
註：民五十五年由緬歸國，道過香江，靜悅兄偕往生華兄之豪園，與君相晤。

五

厚誼叨承助發刊
知音無愧伯牙彈

註：回國創刊教育家半月刊，多承捐助。

六

光明磊落見胸襟
英勇可風劍氣橫
早有賢聲誦僑里
聯芳蘭桂俱成名

註：君曾於家鄉淪陷日寇時，組游擊隊與敵生死鬪。

雲南參與護法電文彙誌

本刊資料室

民國六年護法之役，唐繼堯先生曾膺選爲元帥。時貴州張鏡影（字俊穎）曾在軍政府任電員，對經譯之電留有底本，民國二十二年鄒魯先生，會在此底本上題「此俊穎老弟民六隨軍府南下任電員之底本也」。余任教淡江，得時向先生請益，承借觀底本，復允將有關雲南護法之電摘登文獻，謹誌原委，並向張先生致誠懇之謝意！

申慶璧 六五、一一、一一

一、唐 繼 堯 電

(一) 孫中山先生鑒：義密養電敬悉，猥承獎飾，且感且懼。邦家不幸，喪亂頻仍，推原禍始，皆由有特殊勢力與法律常不相容，非使國人之法律乙怒發榮滋長，不足以救全國。故發爲護法之議，期於事變有裨。蓋茲事體大，聲高呼遠，端賴同羣。繼堯身隸軍籍，捍衛牧圉，所不敢辭。惟元帥一職，雖我國會推舉，自以材望無似，不欲再冒君子上人之戒，且懼蒙世俗權利之嫌，故已懼誠奉辭，非敢矯激過高，實抱循分之志，敬謝盛言，乞賜亮宥，繼堯叩。

(二) 孫大元師鑒：頃承教電彌增慚悚，繼堯伏處邊陲，未親光闕，旣愧豐蔀，尤深嚮望。乃蒙派太炎先生遠道來臨，耀碧增輝，歡感無似。除飭沿途安爲分別招待外，謹俟良醫聞良藥，繼堯叩諫印。

(三) 孫中山先生鑒：北京政府專權壞法，吾人起而反對，雖地位稍有不同，而大旨已屬一致。今戰事既開，已成對峙之局。……竊念吾人旣本護國自護之心，奮起而與逆抗，袍澤之誼，實異尋常。在昔日或不無意見參差，此時豈難肝膽相照，惟審察現在態度，究係分途並進，加以交通間隔，氣脈鮮通，以後進行，恐多窒碍，鄙意此時驟欲共戴一尊，本爲勢所難能，惟爲化除界域，團結勢力計，……謹列鄙見四條，敬與諸公商榷。各省軍事原係分途並進，各不相妨。惟關于軍事狀況，及進行計畫，隨通電協商，以便互爲聲援，至外交事務，推舉一人主任，遇有重要事件，各省互相商定，即由主任執行，將來若爲軍事或與北京政府有交涉時，應互相協定，不得單獨進行，無

論何方將來發表意見，于國家根本及軍事前途有重大關係者，應預爲協言，以上四事，均爲南方各省成敗所關，國家存亡所繫，如蒙贊同請共立盟誓，守此不渝，庶可以達吾輩護國護法之宗旨……尊意云何，並希速答唐繼堯佳。

四萬急廣州 孫中山先生鑒：申密。近據國會電稱：段祺瑞藉口出兵，擬向日本借械，用以屠戮異己，牽制西南，現正秘密進行等語。核以敝處所聞，此種狡謀，似屬非虛。繼堯現擬約同幹老聯名電日本政府，指破段氏狡計，其文如下。東京寺內首相本野外務大臣，外交調查會貴族院元老院，衆議院諸君鑒：中日邦交，年來益敦睦誼，此其故，因由貴國本維持東亞和平之力，同情於我國民革新事業之誠意，有以致之，而我國民循世界潮流，竭心力以摧滅暴戾，不法之舊勢力實爲之動機也。循斯軌道，相携以進，兩國全途互有幸福。昔者袁世凱違背我國民公意，壞法稱師，我國民起而擊之，貴國亦仗義而言之，在我國民以袁氏爲逆，背世界潮流之罪魁，在貴國以袁氏爲擾亂東亞和平之亂種故也。段祺瑞昔雖反對袁氏，而政治腐敗，實不失袁氏嫡派，故自任總理以來，凌辱元首，壓迫國會，招集軍人，謀叛釀成宣統復辟，種種舉動，世界之立憲國民，久聞而冷齒，我國民爲達革新政治之目的計，不能不起兵致討，即在貴國爲鞏固東亞和平計，當亦於我國民表無限之同情。乃者報紙宣傳段氏兵，以出兵興師之名，向貴國借款數千萬，購軍藥彈無算，擬在北方新編軍隊×師，此等風說，是否屬實，堯等遠道難測，惟段氏自受我國民出兵征討以來，勢窮力蹙，事實昭然。出兵歐洲，非其所能，或者假託名義，向貴國詐取軍械巨款，用以壓迫護法之國民，而日本助不法之舊派政治家，以摧殘護法之革新政治家，以人道主義言之，亦屬背而馳。某等固深望此種謠傳爲非確也。倘段氏不量果向貴國有此要求，甚望諸公勿爲所動，嚴詞拒絕，斯可減少逆軍之戰鬪力，使義軍速奏勘定之功，他日成革新之國民起而掌握政權，與貴國永遠維持東亞和平之心，握手同行，以增中日兩國人民之幸福也。臨電神馳，無任企禱等語。繼堯竊以此着關係我軍前途甚大，務必各盡全力，以破壞之而後已，現除幹老俟得復奉知外，請察核如蒙贊同，希卽照發爲禱。繼堯印。

(4) 廣州 孫中山先生鑒：申密敬電奉悉張君左丞抵滇自當接洽特復。唐繼堯叩印。

(5) 孫中山先生鑒：成密堯赴蜀督師，相距日遠，一切商辦事件，恐往復遲誤，茲請協和先生爲全權代表，隨時就近籌商辦理，除函聘外，合電聞，乞查照繼堯叩。（按原本有「八日唐行營來電」七字）

(6) 孫中山先生鑒：繼堯出督師於期日出發至板橋宿營，知注奉聞，繼堯叩支印。

(八)廣州 孫中山先生鑒：申密灰電敬悉，黃復生、盧師諦、石青陽諸君處已加電鼓勵，並電飭前敵各軍互相接洽，以資聯絡矣，繼堯叩銑印。

(九)廣州 孫中山先生鑒：申密歌電敬悉，秩庸先生來粵贊助一切嘉為欣慰，滇滬電報不通，已託協和代為加電促行，滇軍攻川于自召縣內江隆昌各方面連獲勝利，現正相機攻渝，知注下復，繼堯叩刪印。

(十)廣州 孫中山先生李協和先生鑒：義密協公支電擬組織軍事聯合會，並設政務委員會，電約岑、唐、伍諸公南來籌商組織一切辦法，誠為必要之舉，此間極表贊，已加電敦促，岑、唐、伍諸公矣。我軍在川勝利及戰況確情，迭據各方面報告，趙、黃兩軍在隆昌、永川方面已將周道剛所部全軍，鍾體道所部三師及奏北兵提轉分路奮力擊敗紛逃潰，並奪獲槍彈無算，顧輔又在榮縣方面與敵激戰擊斃甚多，並生擒四百餘人，同昆存所部之黃支隊已率全體倒戈降服，威遠方面亦大勝利，堯刻已前進，以振士氣，再永寧屯漢軍張午嵐統領，已于東日通電討逆護法，想達覽矣。繼堯文印。

(十一)廣州 孫中山先生鑒：義密段氏軍械借款，務竭力抗爭，不可緩。致寺內首相原電，請即由尊處會列幹公及舜月兩公掣繼堯銜同從速譯發，是所盼禱，繼堯治印。

二、章 太 炎 電

(一) 孫大元帥鑒：密抵滬七日，唐帥態度甚明，決心北伐，子軍政府事亦贊同一致，絕無異論。頃外間聞有改組軍務院事，此時軍政府已由國會議決，若復改組非獨事同兒戲，且尊崇國會之旨謂何？我公獨力支持，苦心如見，振天下之大任，必先拂亂其所為。深願我公平心忍氣，容納羣言，以副天下之望。總一師旅，仗義前驅，軍府議會，尤當和衷商酌，共濟艱難。人心苟定進取自易，此非特為我公一身久長計，亦欲謀國會與軍政府俱安也。章炳麟冬。

(二)急 孫大元帥鈞鑒：申密魚電×奉劉事可宣布前，冀帥致公兩電，一為約陸及公聯名致日政府，一為兩廣及軍府，內云軍事互相××，及外交主任並與北廷不單獨接和等四事，關切時勢均屬重要，迄今尚未得復，廸帳辦事稽，今向××卽速覆，並就近促陸陳速行照辦，大局之福，亦公之利也。特懇，章炳麟印。

(三)徐季隆先生譯呈 孫大元帥鈞鑒：義密電敬悉。唐元帥於七日親受印證，已電非常國會，因戰功未著，不欲遽開帥府，受印已足，陸處亦應促非常國會電催受印，勿以人之爲謙，而自生畏沮也。抑炳麟尤有進者，軍府之設，所以宣示大義，樹之風聲，非徒以對內爲能事。今之所患，在認馮倒段一語，軍政各界皆受其煽惑，莠言亂國，資寇糧而助盜兵。我公已宣言戡定內亂，恢復國會，奉迎黃陂，此旨宜堅持到底。若舍此義而空授兵力，與段氏一入戰爭，此但爲馮逆作嫁，將置國會議員於何地。且美人所深重者，屬在黎公，江漢人心，固已誓死無貳。討逆附逆，非義所宜。精誠內充，名義外布，豈獨民心感奮，勝負亦何待煩言。勿以東南犄角之師，而誤上游根本之計，此爲至要，惟我公盡心焉，章炳麟銘印。(十六日由唐行營發)

(四)廣州張亞農先生申密：譯呈 孫大元帥，湘中激戰收復衡山，唐元帥定於十一月朔出發，兵氣旣壯，則交爲亟，此時軍政府內特派代表駐在上海，如伍秩庸、張溥泉等連絡，美日收效，必有可觀，滇中軍餉，不甚裕充，請將公債票撥給三五百萬，便可飽騰數月矣。特電陳請，務乞速決電覆，章炳麟鑄印。

(五)急廣州 孫大元帥鈞鑒：支日隨節出發，庚晚抵滬益，日來前敵消息頗佳，炳麟等計抵川中，活動須費，滇庫屢空，未便領取，請公多撥現款滙滇，以便應用，萬一現金爲難，請急撥公債二三十萬，王吳已到成都，李抵敘府，併聞。炳麟叩澤龍雄乃昌剛佳(九日)印。

(六)自唐行營十九日來電：徐季隆先生鑒：義密近見各報載陳炯明、龍濟光、梁士詒、李耀漢、莫擎宇、張天驥聯同宣布，反對陳炳焜，莫張已於惠潮獨立等語。陳龍聯合，尙合事實，而間以梁氏一人，殊深駭異。此種帝孽首領，狡術極多，一時雖得其利，將來必受患無窮。未知軍府諸公與競存輩有對付此人之方略否？專望慎圖之再，粵中事狀，亦希陸續電告爲盼！章炳麟效叩(十九日)。

三、庾 恩 晴 電

孫大元帥鈞鑒：接國會非常會議先後通電欣悉。鈞座膺舉大元帥，已於九月十日蒞會行就職式，當存亡絕續之交，作權宜變通之計，既出民意，尤裨軍機。電訊傳來，軍民懼忭，含肅電賀，敬希鑒察，雲南第三軍總司令官庾恩暘率本軍全體官佐叩功。

四、孫洪伊電

孫大元帥轉廣州國會非常會議諸公鑒：國家不幸，屢遭鉅變，神奸竊柄，國憲淪亡，共和命脈，斬焉中絕。諸公熱誠救國，集議南疆，護法苦心，同深欽仰，乃者軍府成立，俊乂旁求策及下駟，伊之不才奚足當此，第念大法凌夷，紀綱掃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艱難險阻，夫何敢辭，毀譽利害，亦豈足較，敢矜退讓之高，以貽規避之恥，惟有勉竭駑駘，期效驥策，海天南望，不盡依依，孫洪伊馬。

五、張佐臣電

孫大元帥鈞鑒：申密唐元帥暨太炎先生諸人已於江日首途赴蜀。趙留守已與接洽獎勵均可以解決，惟巨而須稟行，俟得覆電而後轉呈，日來滇蜀軍煩戰於榮隆、永昌間，蜀事頗費調停，必設法挽救……稍有佳耗以便催促滇川和解，並懇示懸生已電午嵐未得復滄白來否左承叩真印。

六、王文華電

急廣州 孫中山先生鈞鑒：殷密哿電悉。湘西各處均有電來責鳳亭不可靠外，大約張學濟、周則範、陳嘉佑諸君可一致，惟實力不充，此間得派華部一支隊援助，但非得桂軍有捷報後未見能發表也。川軍甘爲虎伥，協同北軍圍攻滇軍，並逼迫黔軍已無調和餘地，華不日即率第三旅一旅前往，計共有三旅之多，命滇攻渝，只須滇軍兵力稍厚，不患不得手也，此間能自造子彈，請兩粵廠代購白無烟藥二三百價示知即匯繳，並派人來取如何，祈示文善叩梗印。（廿三）

七、雲南民國後援會電

廣州軍政府 孫大元帥、陸元帥、唐元帥、各部總長均鑒：民國不幸，禍亂迭乘，揆厥原因，皆由姑息。所海內羣傑會萃嶺南，不避艱辛，力謀擁護軍府成立主帥得人，統率西南誓清東北，國基重奠，指日可期，討滅奸凶萬方攸賴，西風邀聽，無任拜讌，民國後援會叩謝印。

滇緬北段未定界

本刊資料室

交涉及英人侵略事實

本文係鄉前輩李宗黃先生提供 慶璧識

(一)清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我駐英公使薛福成，與英外部商訂中英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第四條云：「今議定北緯廿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光緒廿三年(西曆一八九七年)兩國所訂中緬條約附款第四條，與前文同，無所增改，此滇緬北界尚未定約之原因也。

查薛使於光緒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函總理衙門文牘中有云：『英人所注意經營者，欲由滇西野人山通入西藏，惟自昔董以北，僥夷怒夷之地，英人亦未嘗深入其境，外部(指英外部)初議，約略分至二十八九度之間，但既爲人迹所不至，滇中亦無從查考，萬一受彼蒙混，分入藏地，將來彼必執條約爲證據，關繫非輕，現已再四與爭，訂明自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暫不劃分』等語，又薛使於光緒十八年寄回總理衙門圖說云：『野人山地，除八莫外赤道北二十四度以上，皆是向不歸緬，現擬與英分界』，圖中並將野人山地塗成綠色，其範圍南起北緯二十四度北抵二十八度，東自恩梅開江，西迄印度阿薩密，後薛使力爭以大金沙江爲界而不可得，退而中分大金沙江東岸地亦不可得，竟割至瓦崙山薩伯坪愛路坪各山巔，北段如再交涉必然失敗，乃議定兩國邊界至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之尖高山爲止，由此以北，留待日後向西進展與英爭野人山地，此薛使昔日訂約之苦心也。

(二)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年)六月初十日，英使寶納樂照會總署(總理衙門)文末段云：『上年十二月間有華官帶兵二百名，進入恩買卡河(即恩梅開江)北境內請轉飭該處地方官，於恩買卡河與薩爾溫江(即潞江)中間之分水嶺(按即指高黎貢山而言)西境不得有干預地方官治理之舉』。是年十月十二日，英寶使復致函總署，

再申明前照會所言，詢問曾否轉行滇省？並謂南界既已分定，若循之而北，自以分水嶺爲暫時從權之界，兩國之兵，皆無或逾，否則必致交鬭等語，總署覆稱：『已於本年六月間據來文咨行雲貴總督在案』。此爲英人對尖高山以北滇緬界務含混東侵之始。

查恩梅開江北境浪速地，又名浪宋，以其僻居荒徼，政府多未注意。光緒十八年，其地之羊窩，喇亂，不奢（又名布施，一名布奢）不等各寨酋長，率衆願歸附六庫土司經營。光緒二十一年，六庫土千總段浩，率土兵數百，踰高黎貢山，經茶山地，渡小江撫綏浪速，復渡恩梅開江，經營里麻（即江心坡）土民歸服者數十寨，派人在江心坡境內行滇督再不照允，自無難另定暫權之界。惟彼時並未見有所異議，是以印督視此段暫權之界，爲貴署已經允定者，英兵舉動，在中國年半以來所允暫權邊界之西等語。四月十二日，總署照覆英使稱：查貴大臣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日兩次文函所敍，暫時從權之界一節，本衙門所以不立行辯駁者，因分水嶺東西地勢，與中國原有邊界，有無出入，尙未查有詳確情形，不能遽行作覆。諒貴國印度總督亦決不以中國並未復准之文作爲已經允定之據，望將此意轉達貴國政府及印度總督，查照本署三月十七日文，各守現管小江邊界勿相侵越，以免謬轄云云。交涉數年此案毫無結果，此爲英人以兵力侵入北段之始。

查英人無端挑釁遽行侵入騰越廳屬茨竹派賴各寨，殆欲證實以分水嶺爲界之議爲實行侵佔地步。彼時總署既不明滇省極西疆界至何處，亦不知分水嶺是否在界內，乃電詢滇督查覆，旋准電稱：此段現管之界，甚屬明晰，即將來劃分，亦應在滇緬交界處爲界。查茨竹土把總襲職自乾隆十年，載在冊籍，正月間，英兵鎗斃之土守備左孝臣，即係茨竹古守土弁所轄之地以滇緬交界處之小江爲界，即所謂窩澤窩米煮鹽銷售，稱瓦塊鹽。厥後年往經營，英方照會稱，華官帶兵二百名，進入恩賈卡河北境者，即指此也。

又光緒二十四年，騰越鎮劉萬勝，正與英員照約勘劃尖高山以南界線，英使照會前段所言，係南界爭執之事，末段則無端混入北界，總署與滇省，彼時均不知恩賈卡河所在，亦未詢明分水嶺係屬何山，究在何處，含糊擱置，英人遂藉口爲默許。

(三)光緒二十六年（西曆一九〇〇年）正月初旬，英兵數百，率蒲夷（即蒲蠻）千餘人，由界外侵入騰越廳屬茨竹、派賴等寨，該處撫夷土守備左孝臣，土千總楊體榮，以理阻之，不聽，並四索供應，十四日，英人遣通事巧言安

慰左、楊兩土弁，使其勿備，忽於夜間，發號開槍，將茨竹、派賴、滾馬、小江各寨燒殺一空，槍斃土守備左孝臣，擊斃土練士民一百十四名，傷者無算，未死餘生，強迫使順。三月十七日，總署電據滇督丁振鐸覆稱，照詰英使略謂：茨竹各寨，係中國世襲土弁管轄之地，以滇緬交界處之小江爲界，英兵不應過界燒殺，請飭仍守現管小江邊界，勿相侵越。四月初七日，英使竇納樂照覆，引二十四年六月文及十月函所敍，以恩賈卡河與薩爾溫江即潞江中間之分水嶺，爲暫時從權之界，當時若立行辯駁或咨現管交界也。英外部所謂分水嶺，其地在茨竹派賴之內，距小江滇緬交界處已百餘里。若從分水嶺橫截爲暫時從權之界，則茨竹派賴均藏在外，中國世襲土弁，將歸英屬，斷無是理，前次英兵突入茨竹等寨燒殺，其爲越界，顯然易見等語，總署乃於三月十七日據以照會英使。

又小江原出高黎貢山西板廠山，向南流，復向西，再北流入恩梅開江，位本山北部，橫跨我各撫夷舊管地，江內江外各夷寨，均歸我登埂段撫夷、大塘劉撫夷、茨竹左撫夷、明光楊撫夷所分轄，小江流域以北爲浪速、俅夷等地。緬甸居西南，離小江甚遠，英兵由密支那溯恩梅開江，渡之非河，越高良工山，自西南向東北來，侵略我各撫夷管地，非自北來，緬甸與小江，誠風馬牛之不相及，乃我照會一則曰：「以滇緬交界處之小江爲界，再則曰：各守現管小江邊界，勿相侵越。此照會不惟不足以服英人之心，且大錯鑄成，遺後來石道鴻韶誤勘隱患，此昔日我地學荒陋，不明山川形勢之所致也。」

(四)光緒廿八年(西曆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七日英使薩道義照會略稱：緬甸政府，在曾經劃定邊境北方一帶，詳細查勘，方知西流歸入小江諸河之分水嶺，不但爲已定邊境以北之天生極妙界限，並爲中國現時管轄之邊疆。此嶺以西並無華民居住，該處亦向無華人村落。廿九年(西曆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薩使又照會云：近三年來，英員於該處情形略悉梗概，查明最安易識之天然界線，乃係自東流入恩賈卡河，卽小江諸河之分水嶺，此界先視爲暫時從權之界，現奉本國政府訓條，轉致貴國政府，如不定妥，卽擬視爲滇緬確實之界，若不守此界，滇省派兵逾越，恐有與英兵相觸之禍云云。

(五)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九日，英使照會外部，請彼此派員由華境前往分水嶺會查情形，以便和平商結，是年冬，我派迤西道石鴻韶與駐騰英領烈敦，會同前往查勘，不意石道因遵守現管小江邊一語之誤，查勘時所擬界線，係由尖高山起，經狼牙山磨石河頭，歪頭山，過之非河，經張家坡登高良工山，抵九角塘河，順

小江邊上至小江源頭，抵板廠山爲界，並照會烈領，聲明小江以外各寨，久在化外，罵章、黃鐵、茅貢等處，亦早經英國辦過案件，不復管理。烈領所擬界線，則由尖高山起，過狼牙山，磨石河頭，搬瓦（又名班瓦）壠口、姊妹山、大壠口，茨竹壠口，分水嶺壠口，接高黎貢山嶺，循山嶺北上，至西康邊境爲界。凡水歸龍江瀘江者概歸滇，凡水歸金沙江者概歸緬。石道以照此劃分，則片馬、崗房、魚洞、茨竹、派賴各寨均歸緬有，因列舉某某土弁應管至某某寨，並調驗明光楊左兩撫夷，於清道光年間承襲之兵部劄符，以爲證據，力與辯爭，烈領允願由緬政府出印洋四千元，交與華官轉發各土弁，作爲補償，並謂緬政府願出印洋一千五百元，援照猛外三角地成案，永租該地，石道未敢擅專，允據以轉達政府。旋於會勘圖中，互相蓋印。並註明此次會勘，無劃定之權，雖經彼此蓋印，不過明此圖之眞偽，實不能爲議定之憑等語。

（云）雲南總督丁振鐸接石道鴻韶呈查報勘情形，並抄呈烈領事照會文後，即據以轉咨外務部。光緒四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外務部行雲督丁文略稱：本部復查北段界務，係與野人山交界，此次會勘，既經查明恩買卡河（即恩梅開江，在野人山地，英使屢執小江西即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作爲定界，即應照此和平議結。惟此次會印圖，不免有誤會之處，高黎貢山在騰越東，爲保山縣騰越廳東西交界之處），與金沙江（即厄勒瓦諦江，又名伊落瓦底江）無涉，潞江在保山縣境，中隔一廳，與野人山無涉，龍江在騰越東，其水西南入厄勒瓦諦江，與恩買卡河隔水甚多，亦與野人山無涉，另具節略聲明，至於大壠口以外，據烈領事照稱：由壠口到片馬，山路崎嶇，十分危險，昌銀溝中山魯必石拋四處，沿途一帶，鳥道崎嶇，異常陡險，視此危險，自便作爲租地。前南段定至尖高山爲止，野人山在尖高山以西，騰越在尖高山以東，則北段應向西北勘去。烈領事照稱：二月初在古勇（又名古永）會同貴道前往膽札、大寨等處起辦，因前次劃界僅到尖高山爲止，膽札在尖高山東，膽札之東有高山右狼牙山，山中有鑿西等河，河北領外有石我、獨木二河，向隸密支那府管轄等語。據此尖高山以東，膽札、狼牙山（一統志稱南牙山）等處，本屬內地，毋庸再勘。北段界務，自應從尖高山起，至石我、獨木二河之間，循恩買卡至小江西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爲止。查二十年訂約簽押之英文圖，茲譯出有恩買卡分水嶺之文，約在北緯二十六度十五分正，在小江西恩買卡河以東，與英使所稱天生極妙界限，適相符合，自應照此和平議結，以符原議，而昭公允。相應開具節略，咨復貴督查核，就近與英員磋商，並先行電復本部，以備與英使辯論可也。

照錄外部致滇督節略

北段界務，係騰越廳與野人山交界。茲舉野人山大略言之，大金沙江爲正幹，源出西藏之喀木，其上流爲麻里開江，即邁立開江（明德按邁立開江，源出西康南面之康藏山，並非出自西藏）係大金沙江之正源，其西爲更的宛江，即坦拉瓦底江（按坦拉瓦底江，又譯作厄勒瓦諦江，一名伊落瓦底江，亦即大金沙江，更的宛江僅爲其一支流，並非即坦拉瓦底江）其東爲恩梅開江，即恩買卡河，此三水南流，皆入野人山地，此野人山之大水也。疆域之大勢，南起八莫，北至麻里，按麻里又稱里麻，皆峨昌種人，西至孟養之地，東至恩買卡河與永昌府之騰越，接其南段，即由尖高山至八莫，此野人山疆域之大勢也。野人山之北爲俅夷之地，俅夷以俅江得名，俅江即曲江，其與雲南接者，爲大理府屬之浪宋趕馬撒等地，故峨昌種人，亦多雜處其間。浪宋一作狼宋一作狼衆，即浪速也。俅夷之北，皆怒夷之地，在麗江府以西，怒夷以怒江甸得名，怒江即潞江，亦稱怒子，亦稱怒人，又稱弩人。皇朝職貢圖云：怒人部落，在維西外者，過怒江十餘日，雍正八年歸附，流入麗江、鶴慶境內，隨二府土流管轄，以虎皮黃蠟麻衣等物，由維西充貢。怒夷之北有吐番蒙番之地，始接西藏界，此野人山以北，大理麗江二府以西之大勢也。烈領照稱：永昌志以西邊野人山爲界，滇省志以分水嶺爲界，光緒三十年，貴國外務部照會文內，亦稱並無恩買卡河之名等語。永昌府志以西邊野人山爲界，則騰越應在恩買卡河以西矣。滇省志以分水嶺爲界，查前雲貴總督阮雲南通志稿及近年前雲貴總督魏續修雲南通志稿，二書圖界，並無分水嶺之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恩買卡河係野人山界，雲南版圖並無恩買卡河，部文業經聲明，不得指版圖內地爲恩買卡河。會印圖載高黎共山，在老窩板廠山之間經片馬之東北，且註明高黎共大雪山，即潞江與金沙江之分水嶺。查新舊各圖，高黎共山在騰越以東，保山騰越東西交界之處，老窩板廠，在雲龍州屬之西南，片馬在保山縣屬之北，且此山之名分水嶺與金沙江無涉。金沙江即坦拉瓦底江，條約作厄勒瓦諦江係恩買卡河之南流。潞江之於野人山，其中隔騰越一廳，且潞江只與南段緬甸交界，不與野人山交界。總之，我版圖內治理之地，皆非野人山之地也。

(乙)英政府接烈領事查勘呈報後，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美國公使薩道義，即照會我外務部定期商議，

其照會略稱：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滇緬交界一事，本約第四款內載，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等語。今年二月，烈領事會同石道前往，於三四月間，將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迤北一段交界勘查，旋據烈領事將詳細情形，報經本國政府查核。本大臣並聞石道所報，已由雲督咨至貴國政府，合請貴部定准日期，以便與本大臣將此事和平商定等語。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外務部照覆稱：本部前已咨滇督詳細查明，茲適接滇督電稱：貴國烈領事因病出缺，乞照會貴大臣另行派員來滇勘辦等因。查該督既稱另行派員來滇勘辦，自應照覆貴大臣轉達貴國政府查照，另行派員勘辦等語。十一日旋准英薩使照稱：本大臣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文內聲明，派烈領事之意，乃係彼此據以各詳政府查照，並非就此劃定，並謂烈領已將詳細情形，報經本國政府查核，烈領事於出缺之前，即經完全報明本國，滇督所欲另派員勘辦一層，可勿庸議。合即再行備文，照請貴部查照，前文定期與本大臣將此事和平商定云云。

(八)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〇六年)二月十四日，外部接雲督丁電稱：讀前接文電，敬悉。英使謂烈領已將詳情完全報明英政府查核，毋庸另勘，請定期和商，事闢疆界，希將實在辦法，詳細電復等因。查石道與烈領事會勘，會聲明不作爲劃定之據，自應抱定薩使東流之恩買卡河卽小江諸江之分水嶺爲界，照此劃勘，以符原案，烈領所勘，直是分割滇境，斷無是理。援三角地成案，租大壩口外地，得不償失，勢難照允。石道所勘尖高山至九角塘河，於現管邊界，尙無出入，溯小江抵江源板廠山，將龍榜等寨劃出界外，係屬誤會。照鈎部指由尖高山起，至石我獨木二河之間，循恩買卡至小江西恩買卡以東之分水嶺爲界，偉簪極佩。惟在恩買卡下流之罵章等寨，緬久視爲屬地，恐難爭回，且慮其牽別項利益相抵。茲遵擬一公平之線，依測繪圖從尖高山起，過青草嶺、熊家寨，過狼牙山，之非河，登高良工山，抵九角塘河，沿小江西岸之浪漾大山，卽扒拉大山，接連他戛甲大山，爲分水嶺。卽格外讓步，則尖高山至九角塘河一段，或照石道原勘，小江只能以西北流直入恩買卡河之江流爲是，與各守現管小江邊界之案相符，此次專勘野人山界，應以北不踰他戛甲大山，東不越小江爲止境，倘英使催辦，卽據此電與議等語。

(九)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英使薩道義偕翻譯到外部商談此段界務，那瞿兩中堂及唐某接見，先各出會勘圖對界，薩云：以潞江卽薩爾溫江與大金沙江卽厄勒瓦諦江之分水嶺爲界，我方答以相隔太遠，薩又云：高黎貢山爲分水嶺。答云：高黎貢山在騰越以東，或是高良工山，因音近誤會，遂出界線節略及界務節略各一扣交閱，薩亦出

漢洋文節略各一。告以此事關係土地，不能照定，薩云：可以彼此再斟酌，另行定期會晤等語。

我方提出節略

一、騰越野人山界線節略

此次界務，係騰越與野人山交界。茲擬一公平之線，從尖高山起，至石我、獨木二河之間，循恩買卡至小江西恩買卡以東之分水嶺為止。其大略從尖高山起，過青草嶺，至熊家寨，由狼牙山之西北，地名杜濫，其狼牙山在界內，杜濫在界外，過之非河，循高良工山山腳之西，班峨罵章茅貢黃鐵等寨，抵九角塘河，其高良工在界內，班峨罵章等寨在界外，順九角塘河沿小江西岸之浪漾大山，即扒拉大山，接連他戛甲大山之分水嶺為界。此段界線，係與野人山交界，北不踰他戛甲大山，東不越小江為止境，最為公平。

二、騰越野人山界務節略

一、光緒二十年附約英文圖恩梅開江分水嶺，其部位正在小江以西恩梅開江以東，可據。

一、光緒二十八年薩大臣照稱：以恩梅開河以東之分水嶺作為定界可據。

一、光緒三十年薩大臣照稱：聲明本大臣前文所敍恩梅開河，即係厄勒瓦諦江之北流，該北流即大金沙江之東流可據。

一、騰越廳大壠口以外，不能作為租地。據烈領照稱：由大陡口到片馬，山路危險，昌銀溝、中山、魯必、石拋四處，異常危險，烈領既言危險，自不便作為租地。

一、恩梅開江，向南流入大金沙江，即厄勒瓦諦江。小江自東流折而西北，流入恩梅開江，是小江與恩梅開江，判然二水、烈領照稱：明光小江二河之分水嶺，接潞金二大江之分水嶺，不可據。

一、潞江流入大金沙江（按潞江並未流入大金沙江）只與緬甸交界，不與野人山交界，烈領照稱：潞金二大江

之分水嶺不可據。

一、明光寨卽明光山，有明光河，在騰越廳馬面關之南，龍江發源於明光南，流入大金沙江，只與緬甸交界，不與野人山交界，烈領照稱：明光河爲龍江之正源，明光西北之山，卽恩買卡與龍江之分水嶺，不可據。

一、高黎貢雪山，爲保山縣騰越廳東西交界之處，與野人山無涉。（高良工山另有一山）

一、總之，此界以恩梅開江以東，小江以西之分水嶺分界與條約圖俱合，最爲公道，雲南版圖所管之地，不能混作野人山地。

英薩使面交節略

中英滇緬界務專條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卽華曆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中英劃定約款第四條內載：今議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等語。今中英政府議定滇緬邊界北緯二十二分之北一段，應循薩爾溫江（卽潞江）及厄勒瓦諦江（卽大金沙江）之分水嶺脊順至西藏邊界之處。

查我外務部致滇督節略，及交英方之界線節略與界務節略，對於此段未定界之山脈河流與高黎貢山位置，頗不明瞭。竊英方主張之界線，或云以恩買卡河與薩爾溫江卽潞江中間之分水嶺爲界，或云天然界線係自東流入恩買卡河卽小江諸河之分水嶺，則英方所指之分水嶺與天然界線確爲高黎貢山，外務部旣知此段界務係騰越與野人山交界，此高黎貢山之西，尙有我騰越廳保山縣所轄各撫夷管地，及大理麗江所屬浪速、俅夷等地，英方提議以恩買卡河與潞江中間之分水嶺爲界，我應嚴辭駁拒另向西提出一適合之界線，以資折衝，乃計不出此，竟遷就英人之分水嶺之說，主循恩梅開河至小江西，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扒拉大山他戛甲大山爲界，且誤引光緒二十年附約英文圖有恩梅開江分水嶺字樣，以坐實其地位卽扒拉大山。查光緒二十年訂約簽押之英文圖，係由尖高山起，於潞江與恩梅開江之間，迤邐向北，以紅墨水畫一虛線，約至北緯二十七度，於其旁註有恩梅開江分水嶺七字，其部位卽大致與英人所指之恩買卡河與潞江之分水嶺相合。但條約第四款旣有北緯二

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之規定，縱圖有分水嶺字樣，與此段界務無干也，英人尙且不引以爲證，我何必牽引附會。當時外務部與滇省政府，對於此段界務之模糊，可想而知，故所擬界線節略，一面須與我方小江邊爲界之案相符，一面又須與英人所指分水嶺爲界之意無抵觸，用心良苦，但對於此段界務，則已大錯鑄成，予今後交涉以極大困難。

(+)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英使薩道義偕參贊嘉乃績，翻譯甘伯樂，復到外部商談，那瞿兩中堂及聯侍郎接見。薩云：雲南界務，貴部所交節略兩件，與英員勘繪之圖不相符合，按照我們地圖，係由流入潞江與大金沙江之分水山脊。僉以所佔地段太寬，不能如此辦理。薩云：潞江與大金沙江有一天然分水嶺，決無錯誤。答以據烈領事與石道會勘地圖分水嶺係有兩處，以彼易此，礙難據以劃界，此皆由於地音相近，致易牽混，即如高黎貢山與高良工山相距甚遠，烈領誤以高良工山爲高黎共山，遂多爭執，又如恩梅開專恩買卡實係一水，而又誤作二名，是以分水嶺，亦涉誤會。薩云：此處地理，我們極熟，却要如此定界，務請貴部照允。答以我們與薩大人均未親歷其地，滇督寄來案卷甚多，惟有查照來文，據以分晰講解，若如薩大人所說，則茨竹派賴各土司之地均包在內，本部何能擅允。且滇督迭次文函，爭之甚力，未與該督商妥，決難照辦。薩云：政府應有權允許。不能悉由滇督作主。答以該督有守土之責，職分所在，理有固然。薩云：土司並非該處土著。答以有兵部所給遠年襲職之劄據爲憑，並有二十三年命案(「查命案係二十六年」)可資查考。薩云：土司每年所貢禮物，甚屬微細，我們政府，可以備還。答以所爭不在貢物，專關疆土，無論土人不願，即國民耳目，亦甚注意。薩云：英政府看此事甚重。答以彼此均視爲緊要之事。薩云：現奉本國訓條在此，旋出節略一件云，須照此照復，允不允均請說明，以便呈報本國，務請迅速辦理。答以仍應與滇督詳細酌核，不能甚快，可惜烈領事已經出缺，滇督前請再派一員照石道商辦最好。薩云：毋庸另行派員，已照復貴部矣。

英薩使面交節略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即華曆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中英劃定約款第四條內載：今議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等語。今中英政府議定滇緬邊界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應循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及龍江之分水嶺脊，至過龍江上游各溪，再循薩爾溫江（即潞江）及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之分水嶺脊順至西藏邊界之處。

(乙)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北京外務部准英陸使照會略稱：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滇緬交界一事，曾於二月十五日三月十六日與貴部那瞿兩中堂暨聯侍郎在貴部面談，並交節略，應循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及龍江之分水嶺脊，至過龍江上游各溪，再循薩爾溫江（即潞江）及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之分水嶺脊，順至西藏邊界之處等因。爾時並代印度政府聲明，登便、明光等處之撫夷，向來收受所擬交界以西夷野頭目禮物崗銀等項，印度政府情願補償，欲將歷年懸擋之案了結，貴部毫未應允，不免可惜。旋經本大臣將此兩次會晤各情，報明本國政府去後，茲准外部大臣咨，以本國政府擬將專案底稿所指之分水嶺脊為交界，中國若竟不願按照所擬各節允諾，則本國仍令緬甸政府駐守該處，治理一切，無需再行商議等語，囑向貴國政府陳明云云。

是年六月十九日，外部收雲督丁振鐸函稱：滇省熟察地勢邊情，妥籌辦法，失尺疆寸壤，胥隸戎索，非守土者所敢擅議，懇大力主持，以小江西北流直入恩買卡河匯流處為界，果能做到尚不吃虧。茲特飭另繪詳圖，分為五線，以示區別，其藍色者，乃鈞部所指之界，總署原案，則作紅色線，石道所勘，則作綠色線，二月元電所擬，則作黃色線，烈領所勘，則作紫色線，然此線應截至片馬壩口為止，不得再上高黎貢山山頂，北往西藏，以杜其侵入雲龍維西土司各屬。並附五色線圖一張，其說明如次（參閱後列地圖）：

北段五色線圖說明

甲、藍色線 係外務部原定之線，從尖高山起，至石我（又名石峨河）獨木二河之間，循恩買卡河至小江西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為止。

乙、黃色線 係雲南洋務局擬退讓之線，從尖高山起，過狼牙山，渡之非河，登高良工山，接連扒拉大山山脊

爲界。

丙、紅色線 係總署原案各守現管小江邊之線，從尖高山起，過狼牙山、亞頭山、張家坡，登高良工山，至九角塘河西小江轉北之處，順小江北去，直至入恩賈卡河之處爲界。

丁、綠色線 係石道原勘線，從尖高山起，過狼牙山、亞頭山、張家坡，登高良工山，抵九角塘河順小江東行至小江源板廠爲界。

戊、紫色線 係烈領事勘指線，從尖高山起，過狼牙山、磨石河頭、搬瓦壠口（又名班瓦壠口）姊妹山、大壠口、茨竹壠口、分水嶺壠口、片馬壠口，接高黎貢山嶺。

查五色線圖，所擬界線，除烈領所勘指之紫色線爲英國一貫主張，以高黎貢山爲界外，其餘我擬四線，均不澈底。石道勘擬之綠色，已上至高黎貢山旁之板廠山，其失固無論矣，而外務部所定之藍色線，雲南洋務局所擬之黃色線，總署所指之小江邊紅色線，均止於小江匯入恩梅開江處。由此以北，界線如何劃分，向東乎？抑向西乎？則東西並無適當山川橫列爲界，抑止此而不再向北劃分乎？則小江口以北之地屬滇乎？抑歸緬乎？此我昔日不明史實，不諳輿地之誤也。

因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北京外務部照復英署使嘉文內開，查此段界線，貴國但憑河流所入，即爲界限所在，故以龍淵二江及大金沙江之分水嶺爲界，而於中國土司治理之地，如茨竹派賴等寨，均包括在內，則所擬界線，仍多未合。貴國政府，竟謂中國不照所擬允諾，擬令緬甸政府駐守該處治理一切等語，本部視此辦法殊非公允，曾請貴署大臣，轉達貴國政府，查照滇緬條約第四款所載，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再行詳細查明該處情形，彼此持平商辦，俾得早日訂定等因，於四月十六日照復貴大臣在案，茲准滇督查復，本部復加查核，此段界線，應從尖高山起北過之非河，至高良工山腳（不是高黎貢山）之西，循九角塘河，至扒拉大山嶺脊爲止，貴國薩大臣擬稿言順至西藏邊界，查騰越之於西藏，中隔大理麗江二府，有烈領事所勘之地圖及會印圖所繪只及騰越，確然可據，則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應以騰越交界爲止云云。

(2)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保山縣屬登埂土司，赴片馬各寨收杉板稅，與頭人伍嘉原徐麟祥等相衝突，燒燬民房，伍徐等遞稟投緬，謂片馬各寨在高黎貢分水嶺西，應歸緬甸管轄，英駐騰越委領事，遂親至片馬勘查，經滇督

飭保山縣將伍徐等緝獲監禁，並電請外部照會英使，謂滇屬土司與土民衝突之事，應由中國地方官辦理，英人不得過問，並聲明以扒拉大山嶺爲界。英使照覆，仍堅執高黎貢分水嶺爲界，英使朱爾典，並於十一月十六日照稱：如貴國政府不肯按照薩前大臣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照會內聲明之界線，作爲根據，本國政府，無論接到何項會勘問題，均不核奪，至所擬交界以西所收之禮物貢銀等項、本國政府、永願會商補償之辦法等語。是年冬英兵遂佔片馬各寨，沿途屯營，威脅土民投降，宣言高黎貢山以西，均爲英領。此爲英人派兵强行進佔北界之始。

時滇督李經羲極爲憤懣，內外滇人，紛起呼籲，至爲激昂，並在雲南諮詢局組織保安會，要求英人撤兵。李督派陸軍講武堂總辦李根源，於是年冬，率帶測繪員生，密往查勘，相機辦理。李總辦喬裝土人，親歷小江流域，查明一切，電呈李督報京，轉令駐英公使劉玉麟，與英外部交涉，先退兵，後勘界。英外部以本非佔領，斷無撤兵之理由，嚴辭拒絕。李督復電請自與英人劃界，英人均不承認。

(圖)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外務部致英朱使照會略云：滇緬北段界務，據本國政府調查，該處實以高良工一帶爲天然界限，其中土司各部，本歸中國管轄，必仍屬中國，方爲正理。貴國竟在未經中國允讓之界內，擅自派兵駐紮，本國政府，難以通融辦到，仍請貴國政府，先將派隊撤退，彼此各派大員，前往就地詳細考查，報明兩國政府，核定界線，其向北未勘之地，即於此時一併查明。英朱使於三月十三日(外務部十六日收到)照復略稱：查中國所謂薩爾溫江(即潞江)及厄勒瓦蹄江(即大金沙江)之分水嶺迤西各村莊，係屬中國屬地之說，英政府確信除片馬康方(即崗房)古浪三處各寨外，其餘毫不能承認。貴部高良工山一帶，作爲邊界根據之間題，本國政府毫不謂然，定無庸議，所有登埂土司向來收受所擬交界以西夷野頭目禮物貢銀等項，若以銀錢相抵，則英國政府，對中國政府所欲者，最爲公允且囑本大臣了結云云。

是年三月十六日，英朱使至外部面談，片馬交涉大略，朱云：英國所注重者並不在於土地，實因查得高黎貢山爲天然界線，應以此作爲滇緬界線。外部答云：貴國所查，不過一面之詞，中國亦須查明，方能明定界線，朱不允。外部要求中國自行派員往查。朱云：此節決不認可，現英國兵隊巡警，均駐在邊界，英政府已決意治理所提之各地方，如中國派員前往，必起衝突，若自量其力，足以逐出英人，則不妨派員前往。外部答以照此情形，與強佔何異，且地方既未查明，豈可強行治理，致起衝突。朱云：中國不允所請，致起衝突，中國應任其咎。告以滇督查明

高良工山，確係滇緬界線。朱云：高良工山，係一小山，且係東西方向，不能作為界線，惟有大分水嶺，係由南至北，天然界線，若中國允認以此為界，英國方肯商議派員往查。問此山通至何處。長若千里。朱云：此山高約千丈，長九百餘里，通至西藏。告以此事今日不能答復，容俟研究，再行備文照會。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外務部准雲南都督電，據騰越北段界務，未經中英兩國議定，英員越界裁樁，殊屬非是，相應照會轉電口）裁立界樁，照會英朱使略云：查騰越北段界務，未經中英兩國議定，英員越界裁樁，殊屬非是，相應照會轉電，即將樁撤去，勿相侵越，以重邦交。英朱使於十二月廿一日照覆略稱：查一千九百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即宣統三年三月十三日覆文）曾以界務一事，備文達知，本國政府，不得不於該文內所要求者，劃明界限，並管界內屬地云云。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七月二日，外務部照會英朱使略謂：轉據維西縣知事電告，三月下旬，有英人三名，從人六十名，來至拉打閣，將附近伙頭松樁擒去，英人索獲漢官所給各伙頭執照委札，始放回家，並言六月再來收錢糧，又說你們是我英人百姓，非漢人百姓等語。查拉打閣地方，向屬維西管轄，為中國領土，英人何得擒伙頭，索獲執照委札，為此達知貴公使，轉電緬撫查明，將英人在拉打閣所獲伙頭執照委札，即行交回，並飭屬不得再有此等行為。英朱使於七月八日照覆略稱：拉達閣地方，在厄勒瓦諦江潞江分水嶺脊之西，既在滇緬交界緬境之內，來節略不特未表明本國侵犯交界之情，反係貴國私越疆界之證，應就此警告，恐啓邊衅等語。英使此項照會，直反客為主，強辭奪理之言。

是年七月十四日，外務部再照會英朱使略謂：滇緬邊界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界線，至今並未經雙方同意劃定，英人於未經劃界之地，擒去向歸中國管轄之伙頭，索獲華官頒給之執照，殊非敦睦之道，本政府意謂此項界務，非照中英滇緬條約辦理，永無解決之日，仍望於界務未定之先，不相侵越，以篤邦交而免輕觸。

（民國十一年八月，外交部據駐仰光領事報稱：緬政府已將片馬改縣設治。外交部轉電雲南政府，迅速飭查明妥辦。雲南政府電，據騰越道尹查稱：緬政府先年在距片馬約三十英里，向歸中國明光土司所管之拖角，又名他戛地方，設立廳治，管理片馬一帶，征收戶稅，滇省政府除電請外交部向英公使提出交涉外，並於十一年十二月廿二月照會駐滇英總領事云：查片馬一帶，在扒拉大山即高良工山之東，原係中國領土，向隸騰衝所屬之明光茨竹派賴

，保山所屬之登便各土司管轄，前清光緒三十一年，雲南迤西道石鴻韶與駐騰英領烈敦會勘，烈領已承認片馬各寨，確爲中國領土，議照猛卯三角地成案，每年交中國官印洋一千五百元，作爲永租該地之費，中國政府並未允許，宣統三年三月十六日，駐北京英公使朱照會中國外交文內，亦明認片馬等寨爲中國屬地，請作補償辦理。經外部據理辨駁，不允照辦，從此即成懸案。茲據騰越道尹報稱：緬政府先年在距片馬約三十英里，向歸中國明光土司所轄之拖角地方，設立拖角廳，管理片馬一帶，征收戶稅，平治道路，私立界樁，修建營壘，設兵駐守，實行強佔等情，查緬政府於此等久懸未結之重大界務，隨意侵佔，强行治理，證諸公法條約成案，殊有未合，本國政府，萬難承認。尖高山北段界務，曾經前清外務部於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照會貴國駐京署使嘉文內，聲明此段界線，應從尖高山起，北過之非河至高良工山腳之西，循九角塘河，至扒拉大山嶺脊爲止。又參考光緒二十年，中國薛使福成，與英外部訂約，簽印之英文圖，譯出有恩梅開江分水嶺之文，此嶺在小江以西，恩賈卡河以東，按其部位，即扒拉大山嶺，直抵小江，流入恩賈卡河之處爲止，實與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北京外交部照會貴國嘉署使所指兩國界線相符。即煩迅轉貴國政府暨緬甸政府，應將在拖角所設行政各官，並在片馬等處所置營壘軍隊，一概撤退，會商中國政府，簡派大員，按照條約地圖成案：指定界線，將尖高山以北，至扒拉大山嶺脊爲止之一段界務，會同勘劃定線，而重邦交。英總領事並無照覆。

當時國會議員紛紛質問交涉情形，各有督軍省長法團，亦紛紛電政府交涉，但外交部對此案，始終未向英使提出抗議或交涉，僅於十二年六月六日，密電駐英代辦朱兆華，密探英政府近來意旨，設法向政黨宣傳，對殖民地學者辯明，並審籌辦法，詳陳所見，以便正式提出交涉云云。

（民國十六年（西曆一九二七年）春，英兵三路侵略江心坡，土人不服，伏山中襲擊，死英軍官一人，士兵數人，英人大怒，除焚燒附近村寨洩憤外，並捕去土民十一人。土人以江心坡（明永樂年間，設置里麻長官司），自古歸屬漢朝，（土人稱中國曰漢朝）坡內人民，皆屬漢朝子孫，英人無端進佔，極爲憤怒，乃於十七年九月，公推代表董卡諾張早札二人，攜木刻信物到騰衝，向騰越道尹趙鍾奇呼籲，懇請援助，提出交涉制止英人進兵，並釋回據去山官人員，趙道尹據以轉函雲南交涉署，該署於十八年一月十六日，照會駐滇英總領事，略云：尖高山以北，如片馬拖角江心坡，以迄於怒夷俅夷各地，均爲滇緬未定界，必須將來中英兩國派出大員，會同勘定。在未勘界以

前，雙方均不能私立界樁，任意經營，從何方面私立界樁，仍歸無效，歷經聲明在案。乃迭准騰越道尹來函，謂貴緬甸政府，對於緬甸東北，向歸我管轄之地，銳意經營，自民國十五年冬，以迄於今，先後派兵進逼江心坡一帶，一面迫令各山頭人民，向緬政府輸誠，其不從者竟擄去十一人，現尙未放回，請嚴重交涉各等因。查江心坡一帶，向屬我國領土，當此滇緬界務，尙未勘定，片馬交涉，尙未解決之際，緬政府復派兵經營江心埔一帶，殊失中英親善之旨。准函前由，相應照會貴總領事查照，轉電緬甸政府，迅將派往江心坡之軍隊撤退，據去山官放回，並將所有尖高山以北各地之私樁一概撤去，靜候將來中英兩國派出大員會勘，以清轡轍。英總領事照復略謂：本國政府對於北緯廿五度卅五分之北一段之意見，本國駐京公使於一九〇六年五月一日（即光緒卅二年四月初八日）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及四月十日（即宣統三年三月十三日復文）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致貴國外交部公文所載，業已明白指述，查江心坡按照上項公文所述，係在滇緬邊界之西，顯係英屬領土，緬甸政府在該處有所動作時，他國政府豈能干預，惟本總領事，仍將貴特派員來文，轉達緬甸政府，暨本國駐京公使云云。

十八年春，騰衝界務研究會公舉劉紹和謝焜周從康代表赴京請願，報告英人侵略江心坡及土人被壓迫情形，懇請政府速向英政府抗議交涉，是時雲南交涉員張維翰，亦擬陳滇緬界務意見，請速照商英使派員會勘，確定疆界。

外交部以滇緬界務久懸未結，亦有即時與英交涉，早日解決之意，惟北界邊情，殊不明瞭。是年夏，乃於部中特設界務研究委員會，延聘專家，縝密研討，以資應付，會中各員，僉以昔日我方對此段界務，惟兢兢於恩梅開江及清乾隆時設置之各撫夷管地，並係葬浪速坎底野人山全部囊括以去，但我始終未同意，遂成懸案。今後交涉，應提合理界線，將我舊轄土地劃屬中國。研議經月，擬定兩線：一由尖高山起，向西經石我河而下，再沿恩梅開江行循該山而上，至西康邊境爲界，將高黎貢山西面，我明永樂設置之茶山（即小江流域）里麻（即江心坡）兩長官，及清乾隆時設置之各撫夷管地，並係葬浪速坎底野人山全部囊括以去，但我始終未同意，遂成懸案。今後交涉，應提合理界線，將我舊轄土地劃屬中國。研議經月，擬定兩線：一由尖高山起，向西經石我河而下，再沿恩梅開江行循該山而上，至西康邊境爲界，將高黎貢山西面，我明永樂設置之茶山（即小江流域）里麻（即江心坡）兩長官，及清乾隆時設置之各撫夷管地，並係葬浪速坎底野人山全部囊括以去，但我始終未同意，遂成懸案。今後交涉，應

內政外交兩部會派專員，尹明德，率同測勘人員，密往勘察，俟詳細情形明瞭，即提向英政府交涉，明德等喬裝小販，分組履勘，將英人先後侵佔經營詳情，編纂報告，繪具詳圖，呈諸政府。並以枯門嶺西之戶拱區域，原為孟養土司所屬，並非緬甸領土，我亦有爭執理由，乃將由尖高山至枯門嶺南端之界線，再向西延展，至印度巴特開山邊境為滇緬未定界線位置，嗣因瀋陽事變發生，政府對此事遂不暇過問，外交部呈准之兩線，亦始終未向英方提出。

(甲)三十年六月，滇緬南界解決後，外交部欲乘此提議交涉此段界務，郭部長泰祺，乃於八月十八日，致函英大使卡爾云：查滇緬南段邊界問題，業經圓滿解決，中國政府極願立與英國政府以友好和洽精神，將北段邊界，予以勘定，所有細節，一俟英國政府表示願意商討此事，即當提出，應請將上項提議，轉陳貴政府予以善意之考慮云云。十一月十七日，英大使卡爾復函云：八月十八日，為滇緬北段未定界事大函，遲未作覆，良用為歉，茲特奉告，來函內容，業經分轉英緬政府查核，一俟英國政府表示願意商討此事，即當提出，應請將上項提議，轉陳貴國政府，予以善意之考慮云云。十一月十七日，英大使卡爾復函云：八月十八日為滇緬北段未定界事大函，遲未作覆，良用為歉，茲特奉告，來函內容，業經分轉英緬政府查核一俟復到，即當續聞等語。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英方卒無復文。

(乙)英印官方出版有關中緬邊界地圖，對此段未定界有局部或全部畫為已定界者。如印度測量總局一九二三年印行之中緬地圖 International No. G-470 與 No. 92 K Tengchung 及一九三六年印行之 No. 92 J Hpinaw 等圖，均係由尖高山起，至高黎貢山之塞洋壠口 (Sajiyang Pass) 一段，繪成已定界線。又卅一年駐華英大使館新聞處繪印之緬甸地圖，對於尖高山以北一段未定界，亦沿高黎貢山繪成已定界，外交部於卅一年五月一日，致節略於英大使館，並請轉達印緬政府，注意改正等語。英大使館於五月八日及八月十四日先後復文略稱：地圖錯誤之結果，深以為歉，將來出版時，當予以改正云云。

中國宣傳部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刊行之中國與遠東日寇侵略之戰時地圖，其線向西畫至阿薩密邊境，將拖角三角地（即江心坡）葡萄、戶拱、河谷及片馬一帶，均包括在中國境內，英大使館奉命，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六日，致

節略於我外交部，請將該地圖予以改正，經外交部轉准中宣部略復英大使館云：「尖高山以北一段邊界，確係未定界，誤爲已定界，自應修正，並停止發行等語。」

(三)軍事委員會以國內出版圖籍，對於滇緬北段未定界線位置，多有錯誤，竟有以尖高山沿高黎貢山北上爲未定界線者，乃根據尹明德等查勘之滇緬界務北段地圖，調製中英緬滇北段未定界線位置圖，即由尖高山中緬已定界之第三十九號界樁起，向西經石我河恩梅開江，至與邁立開江交會處，再向西經戶拱南端，直至印屬拿曼部落交界巴特開山處，爲此段未定界線位置，於三十一年十月，及三十一年三月，先後檢其附圖，代電各機關，轉令所屬參照，準此修正。

(四)民國三十三年(西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英首相邱吉爾私人代表魏亞特(A. Carton de Wiart)上蔣委員長函謂：「本日奉到東南亞盟軍總司令十一月十一日電一通，謹錄呈於後。(一)請陳明 委座緬北戰場之情勢，現已稍有變動，在伊洛瓦底江東，沿恩梅開蘭(Nawiang)至撈找班(Hsachaw Bnm 即尖高山)一線以北之地區，劃定爲交通線區，此次北戰場之北界限，業已獨得索爾登之同意，爲維持治安計，余以盟軍總司令及緬甸行政長官之資格，擬將此區及以東至緬未定界一區域中之行政權，交付該軍區司令赫爾茲(Fort Herfz 即葡萄)區指揮官，(二)據報該區有若干非正式之中國隊伍，請轉詢該隊是否聽委座管轄，若然，應向 委座請求將該隊撤回，因其無裨作戰，且易生糾紛也」。此函經軍令部及外交部會商，呈准以軍令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名義覆函魏亞特謂：「奉 委員長蔣交下閣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大函敬悉，根據目前緬境盟敵之態勢，閣下所建議設立緬北交通線區一節，事實上已無必要，該區因屬中緬未定界區域，其行政主權，自應俟中英雙方以外交方式解決，故目前中英雙方，皆不得在該區內駐留軍隊，該區內民政官員，亦應由中英雙方共同派遣。右二項即請查照爲荷」。上函經於民國卅四年(西曆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送出。迄未得覆。

關於北段未定界地區之共同派遣民政官員，既已通知英方，我國即選定尹明德爲該區行政官，準備進入，並於同年十月三日，再致備忘錄於魏亞特，以作日後交涉之根據。其備忘錄如下：「本年七月一日，曾奉 委員長蔣命，函覆閣下。關於(一)滇緬未定界設立交通線區一節，因戰局推移已無必要。(二)該區因屬中緬未定界區，其行政主權

，自應俟中英雙方以外交方式解決，故日下中英雙方，皆不得在該區駐留軍隊，該區內民政官員，亦應由中英雙方共同派遣，右兩項諒已蒙貴方同意，茲據報貴國情報人員，仍在片馬等地活動，並積極組訓當地居民等情，查中緬未定界，自應由中英雙方以外交方式解決，至於貴國情報人員，仍在該地區活動與組訓居民一節，相應函請查照，停止為荷」。此項備忘錄去後，英方仍默無作覆。

查魏亞特上 蔣委員長函，其主要目的，即（一）將我派往高黎貢山西面之濱康緬游擊隊撤回。（二）尖高山以北恩梅開江以東至高黎貢山一帶地區之行政權，交英人所設之葡萄行政區官員管理，我方迭次去文聲明，中英兩國均不應在該區駐留軍隊，並共同派遣行政官員，英方始終擋置不復，此為英人一貫狡黠之作風，意在拖延，使我擋置遺忘，不動聲色，任其繼續管理，造成事實上之佔有。

（三）三十六年十一月廿五日，各報披露內政部方域司司長傅角今，關於此段未定界之談話，主張將高黎貢山之西，巴特開山之東，如江心坡野人山及更的宛河上游戶拱河各地，劃歸中國，方為合理，此項談話發出後，頗引起緬甸朝野人士之反應。廿八日緬政府發言人宣稱：傅角今氏所要求之領土，原為英屬緬甸之一部份，明年一月四日後，該地將成為緬甸聯邦之一部，十二月一日，外交部發言人闡述此段未定界與條約之關係，及昔日交涉經過，並聲明相信中國與獨立之緬甸，一本兩國友好和睦之精神及條約上之規定，不難循正當之外交途徑，求得合理合法與滿意之解決，此時任何片面之言論或行動，自不能強使對方認為有效也云云。

查此段界務，英人高瞻遠矚，堅主以高黎貢山為界，其意不僅囊括未定界各地，且欲北侵康藏，乃於清宣統二年，深入小江流域，並進佔高黎貢山西麓之片馬，使國人視線，咸集於此，然後於民國元二年間，分頭略取野人山坎底及浪速僥夷各地，十三四年間，侵略戶拱，十五六年間，進據江心坡，並先後設立葡萄孫布拉蚌拖角等廳署，分別治理坎底野人山江心坡及片馬山江流域一帶，戶拱區域則歸加邁（又名甘板）廳署管理，英人略取坎底野人山戶拱等地，我均默無一言，進佔片馬江心坡等地，亦僅有書面上之抗議，並未作進一步之措施，此北界之所以始終案懸不結也。今局勢轉變，英人已將此段未定界與緬甸一併移交緬人，繼續管理，為我提議交涉之極好機會，如再擱置不問，後將愈感棘手。（附略圖一幅）原稿無

雲南同鄉會會務報告

一、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六十週年紀念暨本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於六十四年十二月廿五日上午十時在郵政總局會議室舉行，閱五日（即農曆十一月廿九日）為鄉長張純老九十大慶，前經理監事會商定於是合併祝賀，並由同鄉聯名致送壽序冊頁會後聚餐暖壽，到會同鄉二百餘人，為歷年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純老以健朗之身親臨參加接受此一獻禮，氣氛歡恰熱烈。是日大會同時選出第四屆理監事大多聯蟬，並一致通過恭請張維翰及李宗黃、段克昌三考為本會名義理事長及名義副理事長，後經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亦一致互選簡爾康連任本屆理事長，常務理監事亦連任。（本會第四屆理監事名錄附後）。

二、六十四年春節團拜仍於農曆正月初二日上午十時在實踐堂舉行，到會同鄉甚為踴躍，除相互拜賀外並向尊長同鄉拜年，氣氛熱烈歡恰。

三、本年暑期我大專同學繼續出版「雲南青年」，簡理事長仍為代覓廣告三千元以資補助。

四、本年十月慶典我旅泰同鄉由呂連陞鄉長率團回國祝賀，因在臺日程甚為緊密，而返泰日期亦甚為僉促，僅由簡理事長招待在紅寶石早餐。

五、故同鄉張培光夫婦所捐贈本會臺北內湖房屋業已二年餘糾紛迄未解決，本會亦無法過戶，緣以自張培光夫人逝世之後有羅張英女士聲稱為張培光先生之女對該房屋有合法承繼權，向臺北地方法院控訴本會竊佔，經法院判決不起訴處分，經本會到臺中稅捐稽征處辦理過戶手續仍未得其要領。本會仍為顧惜鄉誼曾多方託人從中疏導期能圓滿解，不致走上司法途徑，而去年春間張故培光先生在美之生女張琳女士偕夫婿趙國晝先生來臺認為張故代表在臺之遺產渠為唯一之合法承繼人，並經委託律師進行訴訟，致使此事之紛爭更形複雜，經張琳女士曾經向本會表示，渠之訴訟不僅是臺北內湖房屋之爭，主與係張故代表在臺中之房屋遺產，致臺北房屋如何處分須俟訴訟承繼確定後再為合理解決。

六、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五日雲南起義推翻洪憲帝制，再造共和，其輝煌事蹟實可與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後先媲美。有關雲南起義的史實雖鄉長張蘊老、李伯老自「雲南文獻」發行以來每期均提供不少寶貴資料，彌足珍貴。十餘年前蘊老旅日歸來在日本東京友人處借得民國五年雲南圖書總館發行之「雲南起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一書，該書對於雲南起義史實之紀述甚為完整，實為第一手之寶貴資料。時蘊老曾影印五百本分贈各方，但大多同鄉仍未得閱，近接各同鄉來函請求再予翻印分發以資珍藏。惟該書計分上下二冊共五百餘頁，插圖一百多幅，如由本會印贈，實非財力所能負擔，茲為符合各鄉長願望，兼顧本會經費情形，決定以預約價購方式供同鄉需用，定於本年十二月廿五日雲南起義擁護共和六十一週年出書，預約辦法：經已書面各鄉長查照，該書可影印一千二百冊，希望同鄉多多訂購。另外前旅臺同鄉聯誼會幹事會，亦曾影印雲南部份縣市方誌，如同鄉需要，可向會洽辦。

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同鄉自由樂捐共計捐得一萬零二百元（徵信錄附後）
八、本會六十四年決算書附後。

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六十四年決算書

項
收
入
之
部
金
額
備

基金四萬元累積永久會費三、四〇〇全年利息收入

廣自永常利上
由久年年
告樂會會餘
費捐費費息存

自本年起永久會費改收爲四〇〇元計八人繳交計收如上數但永久會費規定併入基金不列入常收
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當場樂捐徵信錄附後

房 祝 合 會

壽

溢

款

租

支

出

之

部

二四、〇〇〇・〇〇

六、四五〇・〇〇

六〇、一四〇・〇〇

內湖房屋全年租金

恭祝龍老九十華誕計收入四〇、八〇、〇元付壽冊五、六〇〇元餐雜三、五二〇元煙酒一、〇七二元雜支

三、一五八元尙餘如上數

永久會費三、二〇〇元另援列基金不計入本項

六

十

四

年

春

三

八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第

四

屆

第

一

次

會

員

大

會

費

印

製

費

第五

期

雲

南

文

獻

印

製

費

款

款

款

款

款

救

全

助

屋

年

助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房

房

房

房

房

房

房

房

房

房

房

房

房

合

合

合

合

合

合

合

合

合

合

合

合

合

餘

總

結

存

一〇、八二六・〇〇

本會第四屆理監事名錄

名義理事長
名義副理事長

李宗黃
殷克昌
張維翰

理 事 長
常務理事
候補理事
監事會常務監事
候補監事

楊家麟 周爾新 張邦珍 蔣公亮 狄文光 申慶璧
陶鎔 丁中江 羅衡 丁懋時 李文中 龍繩武 裴存藩 邱開基
后希鑑 李先庚 馬崇寬 宋漱石 龍美鑒 郭東暘 葉品煥
李懷民

魯道源 段克武 陳玉科 李拂一
劉香谷 蘇令德

本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自由樂捐徵信錄

張維翰一、〇〇〇元
張邦珍五〇〇元
和茂才五〇〇元
陳玉科二〇〇元
楊日葵二〇〇元
盧子鉅一〇〇元
熊秉權一〇〇元
熊秀娟一〇〇元

李宗黃一、〇〇〇元
羅衡五〇〇元
狄文光五〇〇元
劉亞泉二〇〇元
黃其瓊二〇〇元
周璧光一〇〇元
楊德貴一〇〇元
李子幹一〇〇元

楊家麟一、〇〇〇元
陶鎔五〇〇元
楊燦東三〇〇元
董陳碧漪二〇〇元
朱鴻圖二〇〇元
禹泰文一〇〇元
唐書璘一〇〇元
王文五〇元

簡爾康一、〇〇〇元
李拂一五〇〇元
邵旭三〇〇元
譚家祿一〇〇元
段克武一〇〇元
鄒光祖一〇〇元
吳子清一〇〇元

以上合計 一〇、一〇〇元

項克恭

念爾佑

邱開基

裴存藩

申慶璧

張邦珍

周爾新

理 事 長

雲南旅臺同鄉會獎學金幹事會報告

狄文光

雲南旅臺同鄉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收支詳情表：

收 入 部 份

壹：捐款部份

李家行女士代其叔李故子幹先生捐助新臺幣參萬元正。

宋委員漱石代安故委員法則新臺幣貳千元正。

林永虎先生捐助新臺幣貳千元正。

貳：利息收入部份

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計新臺幣貳萬七千四百四十六元正。

參：去（六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結存新臺幣十七萬一千五百零一元五角五分。

以上共計新臺幣二十三萬二千九百四十七元五角五分。

支 出 部 份

壹：發放獎學金部份

一、大學及獨立學院者七名

楊 援二千元（男，昆明人高雄醫學院醫學系六年級上、下）

楊 傑二千元（男，昆明人輔仁大學法律系四年級上、下）

楊 莉二千元（女，昆明人臺大公共衛生系四年級上、下）

彭臺鳳二千元（女，蒙自人東吳大學歷史系四年級上、下）

桑環英二千元（女，保山人師大夜間部國文系五年級上、下）

張蘭二千元（女，華寧人東吳大學法律系三年級上、下）

鄒國麓二千元（女，文山人政大東方語系阿拉伯文組三年級上、下）

二、專科者一名

楊培蓓一千八百元（女，鶴慶人藝專夜間部舞蹈科二年級上、下）

三、高（商）中者四名

木淑娟一千二百元（女，麗江人嘉義高商三年級上、下）

楊德榮一千二百元（男，騰衝人中壢高中二年級上、下）

木鳳娟一千二百元（女，麗江人中山女中高一上、下）

張富美一千二百元（女，龍陵人中山女中高一上、下）

以上共計支付新臺幣二萬零六百元正。

貳。郵匯紙張及雜費等支出三百六十元正。

以上壹、貳兩項共計支付新臺幣二萬零九百六十元正。

上開收支兩抵尙結存新臺幣二十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七元五角五分正。

雲南旅臺同鄉助學貸金收支詳情表：

壹。利息收入新臺幣五千零四十五元八角五分（自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至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貳。本年度沒有申請者。

參。助學貸金基金三萬三千六百三十九元一角正。

以上共計結存新臺幣三萬八千六百八十四元九角五分正。

本（六十五）年度申請獎學金評審合格學生名單。

一、大學及獨立學院者六名

楊援二千元（男，昆明人高雄醫學院醫學系七年級上、下）

張蘭二千元（女，華寧人東吳大學法律系四年級上、下）

范淑文二千元（女，平彝人輔仁大學夜間部東方語文系五年級上、下）

范淑芬二千元（女，平彝人師大夜間部國文系三年級上、下）

張愛鳳二千元（女，龍陵人輔仁大學夜間部經濟系三年級上、下）

柴寧二千元（女，順寧人臺灣大學外語系一年級上、下）

二、高（商）中者二名

唐燕珠一千二百元（女，呈貢人高雄樹德女中高三上、下）

楊蔚榮一千二百元（男，騰衝人臺北建國中學高一上、下）

以上共應支付新臺幣一萬四千四百元正。

肆。本會第十九次會議議決自明（六十六）年起將獎學金金額請整提高計大學及獨立學院者自每年二千元提高為一千五百元，專科學校者自每年一千八百元提高為二千元，高（商、職）中者自每年一千三百元提高為一千五百元。

伍。為獎勵學業特優而品行又佳之學生本會第十九次會議議決自明（六十六）年起增設大專特優學生獎學金，名額二名，獎學金金額每年新臺幣五千元，學業及操行成績八十五分以上，並決定在獎學金辦法中，增加「優秀學生獎學金」條文為「本獎學金為獎勵雲南籍大專院校品學兼優學生而設，獎學金額五千元，凡學業及操行成績均在八十五分以上者皆可申請，名額二名，學業成績相同者依操行成績與自傳評分決定之。申請時免交清寒證明，餘與清寒優秀獎學金應備條件同。」本獎學金於本年十二月廿五日慶祝雲南起義護國紀念大會中提出報告。自六十六年起實行。

巨無霸/JUMBO/ST 系列

閃電 100

嶄新的 Jumbo 閃電 100

加速快，馬力大，地形征服力強



嶄新的 Jumbo 閃電 100 機車，是屬於年輕人的機車。外型瀟洒，帥勁十足；起動迅速便捷，具備耐衝擊，耐高熱的強力引擎，加速快，馬力大；能跋山涉水，征服任何地形；設計新穎，省油耐用。Jumbo 閃電 100，任您百般挑剔，無懈可擊，讓您百分之百滿意！



東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永安路五號(中山堂前)
電話總機：361-7261～8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桃園工廠

產品精良 保證品質

1. 生產歐美及中國古式彫刻鑲貝等高級家具。
2. 生產團體制服、工作服及帆布製品加工等。

廠 址：桃園縣中壢市篤行里25之20號

電 話：(034) 422146 • (034) 422147

臺北辦事處：臺北市松江路16巷1號(二樓)

電 話：5510440 • 5711940

學生桌椅

- * 桌椅高度自由調整——桌面只要調點兩側調整旋鈕，即可調整自如。
- * 合乎人體工學——特殊造形設計，可折合及30°迴轉，寡座舒適，承重優勢。
- * 書架裝置——特殊設計的活動隔板裝置，可隨意調整書架寬度。
- * 日光燈裝置——柔和穩定的照明設備，絕不傷眼睛。
- * 電源插座裝置——可適用600 W以下之電器用品。
- 學生桌 高535mm~735mm
DS-100型 寬1,000mm 深600mm
書架高度 395mm 抽屜 4個
- 學生椅
TB-120A型
面盤400mm x 400mm
坐面425mm~340mm
全高300mm~770mm



創造利潤・分享顧客



大同公司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廿二號
電話：5225252 (40線) • 5963422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塑膠工廠 (R. S. P.)

主要產品：

- (1) 各種塑膠容器、漁箱、可樂箱、菜菜箱、酒箱、炮彈筒。
- (2) P.E. 重包裝袋、輕包裝袋、寬幅 P.E. 膜、收縮包裝膜。
- (3)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製品：FRP郵筒(箱)、公用電話亭、浪板、FRP垃圾箱、鈔票箱、快艇等。

廠址：高雄楠梓加昌路五一三號 TEL. 07364316-8

營業處：臺北市貴陽街一段三七號 TEL. 3713592・37164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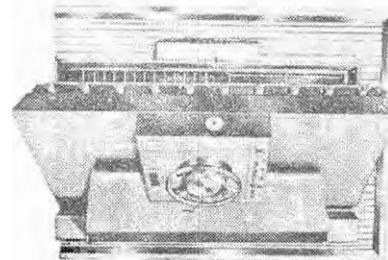


請採用永久安全——

XW 安全門

營業項目：金屬門／書庫門／保管箱／不銹鋼金屬
各種不鏽鋼製品／電器開關箱／鋼／床
機器製造一體作業

永安金庫。歷史悠久。以
一鎖行天下。力量主義。
萬能堅固。全體第一級
精良。購買者請到取品質保證書
此乃所當。



(中日技術合作)

X

新安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正路123號
電話：(02) 2222-1234
傳真：(02) 2222-1234
郵政信箱：123456
E-mail: info@xw.com.tw

最能表現男士魄力的西裝料



在台灣沒有比臺灣歷史再久的工廠。也沒有比臺灣產品更重的的男裝料。



易益紗織
TEL: 02-2711281
FAX: 02-2711282

郵政國際陸空聯運包裹業務

中美——從臺北空運到舊金山

洛杉磯

(寄夏威夷包裹可直接空運到檀香山)

再利用水陸路轉運至寄達地

中加——從臺北空運到舊金山

中歐——從臺北空運到阿姆斯特丹

寄達地及發費：

郵 費 低廉		65年7月1日起實施												法 國		英 北 德		西 西 希		冰 爾		愛 瑪		盧 森		馬 蘭		荷 挪		瑞 斯		梵 蘭					
寄達地		美 國		加 拿 大		奧 地 利		比 丹		芬 蘭		法 國		英 北 德		西 西 希		冰 爾		愛 瑪		盧 森		馬 蘭		荷 挪		瑞 斯		梵 蘭							
資 金 額 每公斤	不 逾 1公斤	115	105	130	125	120	120	145	145	215	110	185	145	115	115	140	130	155	160	150	125	140	130	155	160	150	125	140	130	155	160	150	125				
總 重 量 每公斤	90	80	105	75	65	75	75	80	70	100	65	95	85	75	70	70	80	65	70	80	75	85	70	80	65	70	80	75	85	70	80	65	70	80	75	85	
迅 速 運 司 公 司																																					

重量限度：除加拿大、愛爾蘭、馬爾他、葡萄牙為10公斤外，餘均20公斤。

保價限額：所有地區一律500金法郎。

整車原裝進口

TOYOTA

歡迎參觀選購

結構堅固・用途廣泛!!

LAND
CRUISER



豐田“克路司”
LAND CRUISER

- 強勁有力的新型2F汽油引擎140馬力
- 電磁控制式四輪傳動
- 軸距2,950公厘
- 最小迴轉半徑6.5公尺
- 車輛總重量3,000公斤

豐田原裝

6人座客貨兩用車

- 馬力：90馬力
- 油箱容量：55公升
- 最小迴轉半徑：5.4公尺
- 軸距：2,340公厘
- 全長：4,310公厘
- 車輛總重量：2,245公斤



TOYOTA

和泰
HO-TAI

豐田是世界三大汽車製造廠之一——

豐田汽車

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127號

電話：5612121（24線）

新莊工廠 台北縣新莊鎮明中街10號

電話：9719971~5（5線）

台中分公司 電話：251161~5（5線）

台中服務工廠

高雄分公司 電話：278171-4（4線）

高雄服務工廠 電話：231470 • 223482

桃園營業所 電話：324465 • 342903

新竹營業所 電話：224835 • 221343

員林營業所 電話：321639

嘉義營業所 電話：24301 • 22708

台南營業所 電話：20151~3（3線）

基隆連絡處 電話：20636

斗六連絡處 電話：23415

新營連絡處 電話：23521

羅東連絡處 電話：543472

花蓮連絡處 電話：323657 • 328330

屏東連絡處 電話：26533

台東連絡處 電話：24561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雲 南 文 獻 第 六 期

編 輯 者：雲南旅臺同鄉會文獻小組

出 版 者：雲 南 旅 臺 同 鄉 會

印 刷 者：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長沙街二段六〇號

電 話：3313429 3313276 3313707